乌克兰恩仇录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东斯拉夫的“长安”、“新疆”与“盲流”：乌克兰恩仇记（一）》

秦晖　2022.02.08

大家晚上好，春节假期结束，我们的讲座活动现在恢复了。大家知道现在换了个场所，讲些什么呢？我原来征求过一下大家的意见，因为这些天，乌克兰问题炒得很热。大家就建议我讲一下乌克兰吧。

乌克兰当然也是我跟金雁都比较关注的。金雁当年曾经多次去过乌克兰。在乌克兰的两次所谓的颜色革命时期，我们也都写过文章，就是2004年的那一次，第一次颜色革命，当时等于是俄罗斯栽了大跟斗。但是他也承认了，当时俄罗斯并没有完全来硬的。十年以后2014年，乌克兰又发生了第二次橙色革命。这一次革命本来俄罗斯是输得更惨的，应该说比第一次橙色革命，俄罗斯要更不得人心，但是这一次，俄罗斯就来硬的，就是出兵，先是抢占了克里米亚，后来又策动顿巴斯（乌克兰石炭纪煤田，简称顿巴斯，位于乌克兰共和国东部）的两个省（顿涅茨克州及卢甘斯克州）独立。这个事情就一直延续到现在，从2014年到现在，乌克兰东部其实一直就没有真正的和平过。

现在有人说，俄乌是不是要重新开战，其实在我看来，俄乌不存在重新开战的问题，因为在从2014年以来，顿巴斯战争（顿巴斯战争指的是2014年2月起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战争，由俄罗斯控制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俄语地区的亲俄势力与乌克兰政府军交战。）就没有真正停下来过。区别只是说，俄罗斯会不会这一次大打，或者说全面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我最后要谈谈对未来的一些判断了。

我觉得，俄乌关系发展到现在，他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缘政治问题，甚至我觉得主要都不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因为俄乌关系实际上跟转型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谈到俄乌关系，它涉及到的话题是挺多的。而且这些话题不仅事实上比较错综复杂，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也很多。比如说，他就涉及到一个多民族国家怎么治理的问题。因为不仅原来的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也都是多民族国家。大家知道，原来的苏联，俄罗斯人要占总人口的比例大概60%不到，（在）苏联解体时候。后来这些加盟共和国独立了以后。当然了，在加盟共和国大部分都是非俄罗斯人。他们独立出去以后，俄罗斯人的比重就增加了，但是现在也只不过就是百分之七八十。而且俄罗斯民族非常之多，相比之下，乌克兰人占乌克兰现在国家的人口比重，其实和俄罗斯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少。但是，乌克兰的少数民族问题就比俄罗斯要简单得多，讲得简单点，就是俄罗斯人。因为乌克兰境内，除了多数的乌克兰人和少数俄罗斯人以外，其他的民族应该是很少的。

但是，这种多民族国家的治理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乌克兰本身，当年的苏联乃至现在的俄罗斯其实都包括在内，这个问题，其实也很有现实性。因为我们看到多民族国家在前苏联那种模式下，本来就是有很多问题的。包括苏联、捷克、南斯拉夫后来都解体了。多民族国家，尤其是联邦制的多民族国家怎么治理，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转型危机问题。民族矛盾原来就有，但是在转型时期，在一定条件下，它会变得更加尖锐。这个问题当然大家也都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涉及到乌克兰、俄罗斯，也涉及到我们。

因为大家知道，从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就有人说，中国千万不能搞民主。不能搞民主的原因就是：一搞民主，那些少数民族就要闹独立。你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都解体了。中国如果要搞民主，搞不好也会发生国家解体，这个问题就大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这三个国家真的出了问题。但是，转型国家中也有一些是多民族国家，也搞了民主化的。像我以前曾经提到过的，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都是有民族问题的，也都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他们就没有解体。这个转型或者说转型危机，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包括中国也是一个转型国家嘛，虽然政治上没有转型，但经济上是转得很明显的。乌克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提供一个教训，乌克兰可以说是转型失败的一个典型了。我们当然也要分析一下。

另外就是有一件事，现在最近这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就是所谓的颜色革命。颜色革命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早在2014年，那个时候就兴起一种，说是要防范颜色革命。颜色革命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当时我记得王占扬先生就提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他说，颜色革命是什么？颜色是不是也包括红色革命，红色革命算不上颜色革命之一呢？红色也是一种颜色，何况你还别说，其实，前苏联国家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其实大部分都是--如果讲意识形态--带有自由主义背景或者民族分离主义背景，有的甚至有一定穆斯林背景。但是，也有几次颜色革命，是这些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人在推波助澜的。讲得简单点就是，的确这个颜色革命就有点红色，包括现在已经平息下去了的--前不久，大概在一个月以前突然间发生的哈萨克的那件事。如果大家认真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左右派的表态，就会发现，那个俄罗斯当时出兵帮助镇压，但是俄罗斯境内的左派，俄罗斯国内的左派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包括普京扶植的那个官方左派--反对党，实际上就是“小骂大帮忙”的反对党了，叫做公正俄罗斯党，以及包括俄罗斯的工会，反而是俄罗斯左翼曝光的社会民主党--都是反对俄罗斯参与镇压的。因为他们认为哈萨克当时发生的这一场工潮，是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就是说，在哈萨克发生的这次事件是带有左派背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你也可以说带有一定的红色的色彩。还有上次的，在几年以前的白俄罗斯，反对卢卡申科的那场革命也有白俄罗斯

共产党人在里头起了很大作用，包括那个摩尔多瓦，在大概十年以前，一度跟俄罗斯也是闹得不可开交。因为摩尔多瓦和俄罗斯还真的是有领土问题。虽然摩尔多瓦和俄罗斯并不接壤，可是摩尔多瓦境内有一块俄罗斯人占多数的飞地，就是所谓的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这块飞地是俄罗斯军队驻扎的，而且从90年代初就闹独立，一直到现在都实际上是在俄罗斯控制之下。当时摩尔多瓦也发生了--因为俄罗斯的欺负--就发生了那些针对俄罗斯的政治变动。但是这个政治变动的当时的发动者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共产党，就叫做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准确地翻译，应该说是共产主义者党。这个党虽然是左派的，但是它也反俄。所以这场革命，其实那个共产党人党刚刚执政的时候，俄共曾经欢欣鼓舞，说是，终于有一个东欧国家，共产党人重新掌权了，副标题是：不是前共产党人，而是现共产党人。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东欧国家现代的左派都有共产党的传统，或者说都是原来共产党的后继党。但是他们现在都变成了社会民主党，都改名易帜了。都已经不再说自己是共产党，而在说自己是社会民主党，是现代左派、民主左派。但是摩尔多瓦执政的那个共产主义者党还是打的共产主义的旗号，所以当时的俄罗斯共产党非常欢欣鼓舞。说摩尔多瓦现在新上台的不是前共产党人，而是现共产党人，直到现在都是东欧唯一的一个。但是，就是这个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上台执政以后，他因为德涅斯特河的问题跟俄罗斯闹崩了。我们的参考消息登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被我们骂成颜色革命-----这就很可笑了---共产党闹起的一件事情，怎么也成了所谓的西方的阴谋，所谓的颜色革命了。

我们也的确要谈谈，俄乌关系中革命的重要性、革命的作用。当然，这个话也要从俄国革命开始讲，因为乌克兰独立包括他两次独立，其实都是和这个有关的。大家知道历史上乌克兰曾经在1918年第一次独立，那直接就是因为俄国革命引起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都加剧了乌克兰的独立。第二次当然就是苏联解体，也被叫做天鹅绒革命嘛。这些所谓的颜色革命包括红色革命，等等，对这些国家、包括这些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其实单独谈的话，就已经是内容足够多了。所以我觉得乌克兰问题，现在和这么多的理论问题有关，所以的确是值得好好分析一下。但是我们一次演讲可能也讲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就想我们可以分几次谈。

分几次，大致上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把俄乌关系或者乌克兰问题的由来分成三段。每一段大概都包括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内容。**大致上这三段就是，我们第一次讲，是讲十月革命以前，或者说苏联以前的乌克兰问题，就是乌克兰怎么形成一个民族，怎么在沙俄时期就跟俄罗斯人产生一些矛盾，然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又是那个时候就兴起了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苏联时期的乌克兰问题。因为十月革命以后，那个随着列宁在俄罗斯掌**

权，乌克兰也就独立了，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的第一次独立，后来独立被镇压下去了。整个苏联时期，乌克兰经历了很多事件，一直到苏联解体，乌克兰又再次独立。乌克兰的第一次独立，是苏联建立；乌克兰第二次独立是苏联解体。因此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也是值得我们专门讲一通。第三节，就是那个苏联解体以后，现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就是从1991年到现在，他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都是赞成民主的，都是赞成宪政的。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也不需要简单的所谓站队，就是说普京民主倒退了，所以我们就说，在这次的冲突中，俄罗斯是错的，乌克兰是对的，这么简单的站队。实际上当然应该说，这一次俄罗斯完全是主动的，咄咄逼人的，不讲别的，就是讲那个侵略与反侵略而言，那他当然也是侵略者。

不过话又说回来，包括乌克兰，也包括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处理不当的地方。以至于事情闹成这个样子，也不能说，他们就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而且从我们旁观者来讲，这些反思都不仅仅事关他们。

———————————————————————————————————————

我现在就要讲第一个专题。第一个专题，我觉得可以用三个概念，来理解乌克兰是怎么一回事？我演讲的题目叫做：《东斯拉夫人的长安、新疆和盲流》。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如果要讲东斯拉夫人，从古代到近代的演变。当然我们第一，大家可能知道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古代的一个最主要的国家，就是所谓的基辅罗斯。**基辅罗斯就是建立在基辅，实际上就是乌克兰。所以乌克兰是基辅罗斯文明**，或者也可以说是东斯拉夫人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大概在三四百年的时间内，一直是它的文明中心。基辅这个城市，自从公元882年建立了基辅罗斯，时间应该说是862年。然后880年，**它的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是俄罗斯一个古老的城市，建城于859年。诺夫哥罗德州的首府）**迁到基辅，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237年，蒙古人把基辅罗斯灭掉。这300多年时间，基辅罗斯这个国家，它的主体其实是在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人也以此很骄傲，认为实际上他们才是东斯拉夫文明的正中，而且现在甚至有语言学家认为，今天的乌克兰语与古代的罗斯语就是基辅罗斯。这里我要讲，东斯拉夫人从基辅罗斯时代，其实一直是叫做罗斯的。后来在16世纪以后，从东北罗斯就是俄罗斯那边的方言中有一个吸气音，这个吸气音后来被我们中国人翻译成“俄”，就是俄罗斯雅，那个本来就是罗斯雅，后来前面加上一个“俄”。俄罗斯其实就是罗斯。但是，当年的罗斯其实主要是乌克兰。而且现在也有很多语言学家说，今天的乌克兰语相比今天的俄罗斯语而言，更接近于当年的古罗斯语。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我是不懂乌克兰语的。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不过我似乎好像也没有看到俄罗斯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反驳乌克兰人，或者反

驳持这种观点的语言学家。因为如果从历史上讲，基辅和莫斯科的历史，那是相差很远了。基辅在公元九世纪就是一个东斯拉夫的首都。但是，莫斯科建于--历史记载是在12世纪--才能够进入记载的。苏联时期曾经庆祝过莫斯科建国800周年。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建成800周年的时候发过一篇很有名的演讲的。但是如果要讲基辅罗斯的话，那基辅罗斯建成就1200年了，因此基辅罗斯是古代罗斯文明的核心，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长安。不过这里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当时的基辅罗斯文明和今天的俄罗斯其实差别是非常之大的。我不能说他跟乌克兰的差别就小一点。但是，显然与今天的俄罗斯差别就更大。所以我们简单地说，乌克兰就是古罗斯的继承者，可能也不完全确切。

为什么又提到新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俄语中甚至斯拉夫语中的“乌克拉尼雅”那个词，今天俄语把它叫做“乌克拉尼雅”。乌克兰语把它叫“乌克兰那”。“乌克兰那”这个词，在斯拉夫语中的实意就是边疆。乌克兰这个地方在18世纪曾经被叫做--新俄罗斯--所谓新俄罗斯，就是俄罗斯新开拓的边疆。为什么当年的长安变成边疆了呢？那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十四、十五世纪以后，东北罗斯，原来的蛮荒之地--东北罗斯--他崛起了。然后向西边扩张，然后进入了乌克兰，现在的乌克兰地区，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小俄罗斯、新俄罗斯”以及“罗斯边疆”这样的用语。**“乌克兰或者乌克兰那”，这个词就是斯拉夫语的“边界、边疆、边境”，或者说边缘地带的意思。**不仅俄语是这样，大家可能不知记不记得，在1990年代，前南解体的时候，发生内战。大家可能都记得，当时波黑打得最厉害。除了波黑以外，克罗地亚也发生内战。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主要是克罗地亚人，但是他们当时塞尔维亚人也有很多--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闹独立，要求离开克罗地亚归并到塞尔维亚去。当时就建立了一个不被承认的政权，实际上就是反克罗地亚的政权，叫做克拉伊纳塞尔维亚共和国。我们把它叫做克罗地亚塞族武装。克罗地亚塞族武装，他的头头后来也成了海牙国际法庭的战犯了。克罗地亚塞族武装正式的名称叫克拉伊纳塞尔维亚共和国（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为什么将克拉伊纳呢？就是因为这块地方，当时在克罗地亚和波黑这两个国家的交界处。它是在克罗地亚的版图内，但是，是和波黑境内的塞族控制区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两边都是在边界的地方，就是在波黑和克罗地亚的交界处，所以他们把自己这个地方叫做：塞尔维亚人居住的边区。就是所谓的边区，也就是克拉伊纳。所以政权就叫克拉伊纳塞尔维亚共和国。其实南斯拉夫是讲南方斯拉夫语的，而乌克兰语、俄罗斯语都是东方斯拉夫语，他们比较接近，所以边疆在南斯拉夫叫克拉伊纳，在东斯拉夫叫“乌克兰尼亚，乌克兰伊那”。“乌克兰尼亚”和“克兰伊那”，只是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前缀，就是一个很小的发音“乌-”。“乌克兰尼娅”是边区，“克拉伊纳”同样也是边区。所以我们说，这

个时候的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的新疆。因为它又叫做新俄罗斯，又叫做“乌克兰伊那”，就是所谓的边疆。实际上也是当时俄罗斯新近才扩展到那个地方的，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就乌克兰人本身而言，我们知道乌克兰人这个概念是挺复杂的，与乌克兰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恐怕就更复杂了。这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叫做哥萨克。大家知道哥萨克在沙俄时期被认为是很能打仗的，到了**列宁建立苏俄以后的一段时间发生内战，红军和白军中都有哥萨克人，而且都是很能打仗的。**那么以后，哥萨克又经历了非常苦难的过程。大家如果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会知道，《静静的顿河》就是讲哥萨克人的一部史诗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俄国在17世纪以后就曾经发生过几次内战，这几次内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都被称为农民战争。但实际上所谓的农民战争并不是真正俄罗斯农民或者是农奴发动的。他们是谁发动的呢？几乎清一色都是哥萨克人发动的。从最早的布拉文、斯基潘·拉辛、普加乔夫、波罗特尼科夫等等，俄罗斯的四次所谓的农民战争，其实都是哥萨克在造反。哥萨克又是什么人呢，**有人说哥萨克是个民族，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哥萨克人既有俄罗斯人，也有乌克兰人，甚至还有波兰人。讲的语言也不一样，所以它不是一个种族，或者语言族群的概念。**又有人说，哥萨克是一个阶级。的确，在前苏联时期，当时的政策是要消灭哥萨克的，列宁多次讲过。因此前苏联时期的很多宣传，都把哥萨克和富农划在一起，说是哥萨克就是富农，然后消灭富农阶级。集体化的时候，等于把哥萨克也整得很厉害，导致哥萨克这个群体在前苏联时期，等于是被消灭的一个群体。但是，如果要说哥萨克就是富农，好像也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哥萨克他是有穷有富的，他也不是一个阶级。哥萨克这个词它的来源，其实是突厥语。实际上就是自由自在、流浪汉到处跑，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哥萨克指的是一种生存状态**。当然，这种生存状态逐渐后来成为一种人群的统称了。这种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实际上就是在俄罗斯15世纪以后、逐渐进入农奴化和中央极权的时代，俄罗斯人被管得越来越厉害，主人管他们，他们就是农奴。中央极权国家管他们，他们就是所谓的国家农民。这种管辖是非常严酷的，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受管辖就跑出来。跑出来，到处流浪，也有打家劫舍的，所谓的农民起义和这点有关。大家知道，其实很多哥萨克根本就不是农民，实际上就是绿林好汉。大家如果看过苏里科夫的一幅名画，叫做《斯捷潘·拉辛》（斯切潘·拉辛 约1630—1671，俄国农民战争中的起义军领袖），就是讲我前面已经讲到的俄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哥萨克起义领袖。那幅画里头的斯捷潘·拉辛就是一个海盗的模样，根本就不是农民。当然严格地说，不是海盗了，他是坐船的，是在伏尔加河上，不是在海里头，应该说叫河道吧。整个斯捷潘·拉辛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坐着船，在伏尔加河上跑来跑去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哥萨克就是乌克兰人。但是从15世纪以后

，俄罗斯开始有哥萨克这个词以来，哥萨克人流浪的方向，或者说盲流的方向，始终第一就是乌克兰，也就是所谓的新疆。我们基本上可以讲，哥萨克并不等于乌克兰人。但是今天的乌克兰人的主体，的确是哥萨克，就是莫斯科公国逐渐中央极权化，越来越专制，越来越农奴化的那个时期，从老俄罗斯流浪出来的一些人，他们就成了盲流。当然，盲流的方向有多种多样了，大家知道，其中有一些就跑到了黑龙江上。去年曾经和一些朋友去过东北，在瑷珲，我们就看到那个尼布楚条约那个时候，一些跑到那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人，他们也是哥萨克。他们也是所谓的盲流，从欧俄一直盲流到黑龙江。当然，盲流到黑龙江的哥萨克在哥萨克人中其实数量是很小的，哥萨克主要的盲流方向就是乌克兰。大半的哥萨克其实都进入了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在很大程度上，乌克兰人和哥萨克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就是所谓的乌克兰人就是盲流到新疆去的那些俄罗斯人的后代。或者也可以说，从俄罗斯中央极权国家，农奴制国家中逃出来的那些人，他们向东西南逃，没有向北逃的。因为俄罗斯的北边就是北冰洋，那是没办法住人的地方。他们向东南西三个方向逃，其中最主要的方向就是西南方向，也就是向乌克兰逃。所以这些人，所谓的盲流或者所谓的哥萨克，对乌克兰的民族性格，对乌克兰后来跟俄罗斯的关系都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把握了这三个概念，也就可以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还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矛盾，以及乌克兰这个国家，他的建国历程，他的那个民族发展史，又经历了多么多的曲折。

第一个，我就从长安开始讲，大家知道东斯拉夫人，或者说俄罗斯人，或者说罗斯人。这里我要讲，俄罗斯并不等于东斯拉夫，但是罗斯基本上就等于东斯拉夫。当时的东斯拉夫各部，其实后面都加罗斯的--比如说，就有所谓的诺夫哥罗德罗斯、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等等。实际上就相当于基辅的东斯拉夫人，莫斯科的东斯拉夫人，诺夫哥罗德的东斯拉夫人这种概念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罗斯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在历史语言学上一直是没有搞得清楚，而且占主流的一种说法是，罗斯这个词并不是斯拉夫语，而是诺曼语，讲得简单点就是瑞典语。为什么呢？因为基辅罗斯这个国家，虽然它的主体民族显然是东斯拉夫人，但是它的建立者却是所谓的诺曼人。这个问题，是俄罗斯历史上，是整个从沙俄到苏俄、到现在的后苏联时代，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按照历史的记载，那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东斯拉夫人，原来是一片原始部落。他们部落之间打打杀杀也没有国家，处在很那个蛮荒的状态。到了九世纪，东斯拉夫人之间有些矛盾解决不了。当时的北方就是瑞典、芬兰这些地方，当时的日耳曼人也就是所谓的诺曼人。那个地方的诺曼人又有另外一个称呼，叫瓦良格人，或者以前中文要把它译成叫瓦兰吉亚人，瓦兰吉亚和瓦良格都是一个词了，指的就是这些瑞典人。我们中国的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实际上也是要纪念罗斯国家的开创者，或者

说开创罗斯的那个族群。瓦良格人，包括瓦兰吉亚这个词和罗斯这个词，和瓦良格人的族群，其实最早并不是罗斯人，而是瑞典人，当然也有人说是芬兰人。总而言之，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仍然是属于日耳曼人，但是他们同时又是日耳曼人的北边，所以又叫做诺曼人，就是North man。如果转化成英语，因为英语也是日耳曼语吗，英语也是拉丁语系日耳曼语族的嘛。

所以今天英语中的“North man”就是古日耳曼语中的诺曼。诺曼人，大家知道，他们在中世纪曾经缘着海岸到处征服，征服过英国，就所谓的诺曼征服了。还征服过法国的诺曼底，甚至从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占领过西西里岛，占领过马耳他等等。其中也有一部分诺曼人，或者说，这一部分诺曼人叫瓦良格人，这一部分诺曼人他也是沿着水路征服的，但是他们走的不是海，而是河。当时的诺曼人是一个航海民族，也可以把它叫海盗民族，当然也可以把它叫海商民族。因为他们是通商的，但是通商的过程也是抢劫了。因为早期的海上民族都是贸易和抢劫兼有的，这部分人也是一样。这部分人在西边，他们就是在大海上，从北海、比斯开湾、地中海，经过直布罗陀一直跑到地中海，征服了西欧、南欧远海的很多地方。在东边，他们也是这样。东边没有海，但是有河。他们当时是从今天波罗的海三国的涅瓦河，到嘎瓦河，或者说叫做西德维纳河。从波罗的海进入这些河，然后向南走，向南走以后走到船不能通过的地方，就碰到一片分水岭。那个分水岭是很低矮的，当时他们就有个陆地行舟，就是把船从河拖上岸，拖上岸只要走几十公里，就进入了向南流动的一条河流，这条河流是什么呢？这条河流就是乌克兰的母亲河--得聂伯河。得聂伯河在汉语中又有的时候译成叫做：第聂伯河。第聂伯河是流入黑海的，于是他们就又把船放进得聂伯河，然后顺着河就一直就可以流进黑海。流进黑海以后，他们就在黑海上，就可以到达拜占庭。所以这个就成了东方一条很著名的商道，叫做瓦希之路。什么叫瓦希之路，就是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瓦良格人就是北欧的，大家知道，（希腊）其实指的就是拜占庭。这条商路其实很早就有，但是在七世纪、八世纪以后，就突然重要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穆斯林在今天的近东，今天的中近东开始兴起了。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关系是很坏的，穆斯林兴起以后，就把通过地中海在航道给截断了。以后，欧洲的贸易就不能通过地中海进行。于是很多人就改道走这条所谓的瓦希之路。因此诺曼人就开始经营这条瓦希之路。从北边到南边，出现了一连串的缘着这两条水路：就是流经波罗的海的西德维纳河，流经黑海的第聂伯河，缘着这个航道建立了很多殖民城邦。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瓦兰吉亚人的据点。这里我要讲，瓦兰吉亚人数量很少，所以他不可能在面上铺开。瓦兰吉亚人对当时东斯拉夫地区的经营都是以殖民据点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后来有人又套了一个希腊的概念，把它们都叫做城邦。这个时候，

瓦兰吉亚人就逐渐和当地的东斯拉夫人融合到一起。融合的方式，当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他们征服了东斯拉夫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瓦兰吉亚人就像所谓的维京人一样吧，的确是到处征服。就像英国也有诺曼征服嘛，征服者威廉一世建立的诺曼王朝，就是诺曼人在英国建立的。当然，他们在东欧也是比当地的土著人要厉害。所以说他们征服了，也是可以的。但是沙皇时期，由于大国崛起，他们的历史学也受到民族主义的渗透，就是要宣传大俄罗斯主义。于是他们就说，斯拉夫人本身还是很能干的，这个国家也是他们自己建立了，而这些瓦良格人只是他们聘请的雇佣军。讲得简单点就是，实际上他们认为，东斯拉夫人是主，瓦良格人是客。但是**按照俄国的传统的说法，按照自古以来传统的说法，实际上瓦良格人，或者说北欧人是主，东斯拉夫人是被他们征服的。**这个就形成了俄国早期历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俄乌两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争论的。这就是所谓的俄罗斯国家的诺曼起源说。因为根据俄罗斯的早期的材料，都众口一词地说，最早的俄罗斯国家是诺曼人从北向南建立的。一开始，862年他们到了诺夫哥罗德，后来到了880年，他们又到了基辅。基辅的三兄弟，瓦良格人的首领是所谓的留里克三兄弟。留里克三兄弟在第聂伯河上坐船到基辅上岸，这个地方现在还立了一个很有名的雕像，就是留里克三兄弟的雕像。这个雕像现在还是基辅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景观。自从俄罗斯开始有历史学以来，都是说，俄罗斯是留里克率领他们的那帮，这个王朝叫留里克王朝嘛。留里克王朝，其实一直延伸到、而一直延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延续到16世纪。而且，留里克王朝最后灭亡也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末代的王公是绝嗣，他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找了一个近亲，就找了一个近枝来接替。这个近枝建立的王朝叫罗曼诺夫王朝。其实，罗曼诺夫王朝和留里克王朝是亲戚关系，等于王统是没有中断的。整个俄罗斯从公元九世纪一直到二月革命王朝倾覆为止，1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王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一直就是诺曼征服以后形成的王统。这个和英国是一样的。因为英国今天的伊丽莎白女王，其实她的血缘、按父系和母系向上也一直都是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的。我曾经讲过就是，中国的王朝更迭和他们的那个dynasty完全不是一回事。在俄罗斯也是这样的。正因为这样，普遍认为当时诺曼人要比东斯拉夫人更文明，他们的武器更好，他们的商业也更先进。所以他们是殖民者，也是文明的创立者。俄罗斯的很多东西都是诺曼人带来的。**整个说法叫诺曼起源说。**这个说法就有点像清末民初，当时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一样。因为中国文化有很多东西--比如说种植小麦，比如说炼铜、炼铁，还有用马拉车--在晚清和民国年间，也有很多人说，都是从西方经过新疆传进中原的。比如说，以小麦为例，中国最早出现的小麦遗址，那的确是从西向东发展的。最早的小麦在新疆，后来在甘肃，再后就是到了陕西。而且大家也知道，中国在先秦时代，主要是种小米的，就是所谓的

黍。但是到了秦汉以后，北方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就变成小麦了。包括我刚才讲的这几项东西，很多人都说是从西方来的，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但是中国文化西来说，跟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兴起以后，就发生冲突了。于是，就开始批判中国文化西来说。以至于一刀切，说什么东西都是我们本土有的，什么东西都不是西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所谓的西来说并不一定都对，有些东西也不一定就是西来的，但是肯定有西来的，这一点也不能回避。俄罗斯也是一样，只不过我们是西来说，而他们就是北来说，就是诺曼人。这个俄罗斯文明的诺曼起源说，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知道俄罗斯，早期是比较落后的，比较蛮荒，也没有什么历史学可言。早年的编年史是用古罗斯语写的，后来也都中断了。后来，再次兴起历史科学，是在彼得大帝学习西方以后。彼得大帝学习西方，于是在俄国建立了科学院。当时俄国科学院里头的那些学者基本上都是德国人或者西欧的人，他们在科学院里头讲的都是德语。最早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是德裔的，彼得大帝当时跟德国的关系的确很好。后来的叶卡捷琳娜女王本身就是德国公主，嫁到俄罗斯来的。那个时期，从17世纪到18世纪，当时的俄罗斯是以诺曼起源说为正宗的。可是到了18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开始强大起来，民族主义开始上升。**这个时候，以罗蒙诺索夫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义、大俄罗斯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的人，就开始批判诺曼起源说，就开始说：建立基辅罗斯的是东斯拉夫人，不是诺曼人。**不过我们后来又知道，因为俄国的现代化，它是一种西化的过程，其实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一样，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从西欧传入俄罗斯的。正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从西方传来的，是一样的道理。传来之初，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是反传统的。就像我们五四时期的，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后来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当时都是一些西化的激进派，当时都是反中国传统，反孔孟之道的。俄罗斯也是一样。所以俄罗斯在十月革命前后，不管是自由主义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赞成诺曼说的。因为他们要批判传统嘛，他们要评判那个俄罗斯本身的传统，批判沙皇。所以也总是说：他们是很落后的，先进的东西都是从西边传来。当然，表面上讲的是诺曼，实际上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了。甚至到十月革命结束以后，苏联早期十多年间，诺曼起源说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当时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鼻祖叫做波克罗夫斯基，这个人跟列宁关系很好。波克罗夫斯基在苏联史学中的地位，相当于郭沫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一样，都是泰斗。波克罗夫斯基就是个典型的诺曼起源说。按照他的说法，东斯拉夫什么都没有，一切建国都是诺曼人建立的。**后来，就变成一个现象：就是俄国凡是主张改革，凡是主张西化，凡是主张自由的，都是持诺曼起源说的；凡是主张专制的，凡是主张维护传统的**

，凡是比较保守的，就要反对诺曼起源说。甚至到了苏联解体以后都是这样。在苏联，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初期是相信诺曼起源说的，但是到了斯大林时代，为了那个宣扬大俄罗斯主义，当时俄罗斯是越来越强大了，就是越来越以彼得大帝、伊凡雷帝为他们的偶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批判诺曼起源说。尤其是基辅罗斯研究，在苏联时代最有名的大权威，第一号大权威，就像中国古史中的郭沫若一样，在苏联叫做格列科夫。格列科夫这个人就是专门批判诺曼起源说的。后来到了是斯大林时代，还把主张诺曼起源说的人杀了很多，把苏联的史学界搞肃反、搞大清洗也搞得很厉害的。从此以后，反诺曼起源说就占了绝对优势。你要持诺曼起源说，就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是要倒大霉的。但是，到了苏联晚期，随着思想解放，随着公开性，俄罗斯当时也出现了西化嘛，就是狂热的欢迎西方、学习西方。到了这个时候，诺曼起源说又一次兴起，一直到普京。普京上台以后，在普京的第一个任期，他虽然一方面要宣传俄罗斯思想，当时所谓的俄罗斯的本国的东西。普京第一个任期，他的国师，就是他主要器重的历史学家，就是苏联时期曾经被迫害过的利加乔夫，利加乔夫的俄罗斯思想后来也译成了中文。利加乔夫虽然是宣传俄罗斯传统多么伟大的，但是当利加乔夫分析俄罗斯传统的来源的时候，他也仍然是持诺曼起源说的。也就是说，俄罗斯为什么伟大呢，伟大就伟大在他很早就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的东西。比如就是诺曼起源说的那些东西。后来莫斯科罗斯受到影响更大的是蒙古征服以后带来的结果，就是金帐汗国带来的结果。但是，利加乔夫对金帐汗国的评价是很坏的。大家知道，就所谓的黄祸论了，认为蒙古人什么好事都没办，就是那利加乔夫也是持这种观点。后来，普京的第二、第三个任期，他越来越反西方，越来越鼓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个时候，俄国又开始批判诺曼起源说了。

与俄罗斯相比，乌克兰的历史学家一直对诺曼起源说是比较欢迎的。因为他们非常讨厌莫斯科罗斯，就是后来我要讲的东北罗斯。他们认为东北罗斯主要是受着蒙古人的影响，就是，**东北罗斯是一个鞑靼化的罗斯，鞑靼化其实就是蒙古化了**。他们认为莫斯科人是受蒙古影响的，而他们是受西方影响的。所谓西方影响，当然就是指定诺曼人了，所以乌克兰的史学家，包括乌克兰第一次独立的时候，他们的总统，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总统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叫格鲁雪夫斯基。**从格鲁雪夫斯基一直到今天乌克兰的（历史学家），他们还是更倾向于诺曼说，就是认为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是完全不同的，莫斯科罗斯是基辅罗斯灭亡以后，由蒙古人扶植起来的一个很野蛮的国家。**而他们是很早的时候，从九世纪就是接受西方影响的，就是更接近于西方的一个国家。这是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对历史学的一种影响了。我们当然不必去在问题上去站队，不过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就是不管基辅罗斯的文明是来自诺曼人，还是来自东斯拉夫人自己，他最后形成的文明和以莫斯科为代表的东北罗斯的

文明，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讲得简单点就是--当然在苏联时期，为了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曾经说基辅罗斯是一个封建国家---我前面提到的格列科夫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到了改革时期，就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其中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叫做弗罗亚诺夫，这个人后来在转型时期曾经是很活跃的。现在这个人成了共产党人，就是俄共。这里我要讲，俄共是反对普京的，他和我们设想的那种俄共一定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一定是反西方的，反西方，你就会投靠普京，那是完全不同的。弗罗亚诺夫，他在苏联后期、从70年代开始，他就反对格列科夫的主张。他就认为基辅罗斯根本就不是和后来的莫斯科那个样子的，他们（格列科夫等）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弗罗亚诺夫他说基辅罗斯是一个古典社会，按照他的说法，好像更接近于希腊--包括后来中世纪的汉萨同盟--那样的城邦。他说，当时的东斯拉夫，不是一个农业国家，而是一个以商业为主的国家。这点也是对的。我前面给大家讲过瓦希之路，的确是一个当时贸易通道。瓦兰吉亚人建立国家，就是在贸易通道缘线建立的一系列的军事、商业据点，从中扩展开来的。当时主要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农业，而是收集源头的土特产，然后卖到拜占庭去。瓦兰吉亚人的那些武装，就是商人或者说是海盗也行，主要就是到周边各部落去征集，或者说是抢夺这些东西，然后用来经营商业。因此新形成的都是商业城邦。这个商业城邦，人基本上都是自由的，他们不是农奴。我们知道按照格列科夫的说法，俄国农奴化是很早的。就是按照他们的说法，一旦有了国家，就是所谓的封建制，人人都是农奴，但是弗罗亚诺夫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基辅罗斯是一个自由人组成国家，没有农奴，有奴隶但是奴隶很少，主要还是自由人，在自由人是以一个一个的城邦的方式存在的。和后来的莫斯科罗斯，那种农业国，那种农业大帝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基辅罗斯受到汉莎同盟的影响很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基辅罗斯一开始建立的首都，到基辅之前的首都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就是一个商业共和国。它不仅商业很发达，而且跟波罗的海地区的文明更加先进的那些中世纪的商业城邦联系非常密切--比如说汉堡、鲁比克、但泽（德国称但泽）了，就是现在波兰的格但斯克，还有斯德哥尔摩--（跟）这些地方往来比较多，它是属于波罗的海商业圈的。大家知道，波罗的海商业圈，当时有一个很多城邦组成的一个同盟叫汉莎同盟。汉莎同盟主要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也有一个东正教国家，那就是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和当时的很多汉莎同盟国家一样，商人的势力很大，所以它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商业共和国，或者说叫商人共和国。

在蒙古征服以后，诺夫哥罗德曾经是整个罗斯地区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因为其他地方都被蒙古人给破坏了。而**诺夫哥罗德是唯一没有被蒙古人占领，没有屈服于金帐汉国的唯一的罗斯国家。**这个罗斯国家跟西方的交往又比较密切，商业也比较发达，而且有民主传统。但

诺夫哥罗德是没有王公的，王公有的时候也有，但是不掌权的，真正掌权的是议会，所谓的议会用俄语叫做“维策”了，国家是“维策”掌权的。这个共和国后来发展壮大，成为和莫斯科争霸的很重要的对手。莫斯科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的精力就是用来对付诺夫哥罗德，一直到1487年。当时的莫斯科越来越鞑靼化，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中央极权的国家。中央极权在这个时候--这里我要讲好像真的是--中央极权国家比领主制国家和共和制国家好像都有一些优势。结果后来，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冲突，最后终于灭掉了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按照很多乌克兰史学家的话，包括弗罗亚诺夫这些俄国史学家的话，从此就斩断了俄罗斯人通往汉莎同盟，通往共和民主道路，使得俄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后来像沙皇帝国那样的一个中央极权的专制国家。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是个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俄国有很多绘画，尤其是19世纪以后，向往宪政、向往改革，向往自由的那些俄国进步人士，俄国进步的美术家，包括所谓的循环画派，有大量的绘画，都是反映诺夫哥罗德的沦陷。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被沦陷了，“维策”被解散了。“维策”的成员，就是贵族，都被流放到莫斯科**。“维策”的大钟也被卸下来，用雪橇拉到了莫斯科。“维策”的大钟被拉走，是一个带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莫斯科，或者说后来的沙俄的崛起，和原来的基辅罗斯的传统，冲突是很大的**。当然了，这里讲的基辅罗斯的传统，到了后期，主要是体现在诺夫哥罗德上。诺夫哥罗德现在也是属于俄罗斯的，并不是属于乌克兰的。但是如果就他和莫斯科罗斯的冲突而言，现在的乌克兰人是同情诺夫哥罗德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无论是基辅，还是诺夫哥罗德都是基辅罗斯，都是受到诺曼人影响的一种比较倾向于西方的一种文明。跟莫斯科是不一样的，而莫斯科是怎么产生的？其实这里我就又要说了。从事实来讲，它的确跟基辅罗斯有很大的区别。莫斯科这个地方，我前面已经讲过，他本来是个很蛮荒的地方，也比较冷，而且不挨着大河，这个地方原来是籍籍无名的，在古代碑刻上面第一次出现莫斯科的名字，也要到了12世纪了，是很晚的时候。它兴起是在蒙古人征服了基辅罗斯以后。蒙古人征服了基辅罗斯，使得变成一片废墟。这些历史又从头开始。这个时候，**蒙古人在罗斯地区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一个俄罗斯的汪精卫，也可以这样说--这个政权就是莫斯科大公。当时的莫斯科大公，实际上它是仗着蒙古人的势力开始兴起的，**因为罗斯地方很大。大家知道东斯拉夫，现在的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当时的蒙古人征服这个地方以后，他们很难直接管理这些地方。他们后来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首都，就是钦察汗国（一般称金帐汗国）的首都萨莱。但是对于欧洲的俄罗斯这一部分地方，他们是没有办法直接统治的。于是**他们扶植了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莫斯科大公**。在蒙古人的扶植下，莫斯科大公不断的壮大。对于蒙古人来讲，他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蒙古人委托他们

向整个罗斯境内的所有公国征税，去养活这些蒙古人。因此莫斯科大公等于是蒙古人、蒙古征服者的一个管家，替蒙古人掠夺所有的罗斯国家，仗着蒙古人的势力，等于是横行霸道，就是欺负各个国家--尤其是那个时候的罗斯唯一没有屈服于蒙古人的，还就是像诺夫哥罗德、平斯克（白俄罗斯重要的河港城市），很小的这几个国家---那经常是莫斯科用兵的对象。而且在早期，金帐汗国的实力还很大的时候，莫斯科那个时候的实力还很小。他总是跟别的国家打仗，跟别的罗斯国家打仗，如果打不过，它就向蒙古人告状说--你看这些人造反了，蒙古老爸，你赶快帮我吧--结果蒙古人就出兵帮他去打仗。那个时候蒙古人还相当可以，还相当厉害，而莫斯科那个时候还比较弱小，所以它仗着蒙古人的支持，就是帮他们征税。

这里我要讲，**原来的斯拉夫人是没有中央极权的传统的。基辅罗斯时代也不是一个中央极权的国家**。我前面讲到，如果按照弗罗亚诺夫的说法，它实际上是一系列城邦的一个联盟。当然和希腊不一样的，就是这些城邦都有血缘关系，也有点像中国的西周吧，也都有一些血缘关系。但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一个中央极权的一个中心。后来，诺夫哥罗德后来还变成共和国了，那就更没有（一个中央极权的中心）。但是莫斯科罗斯就不一样。**莫斯科罗斯后来又叫东北罗斯，后来就变成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是一个鞑靼化的罗斯国家，就是受到蒙古征服得很大的影响。**蒙古人，虽然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并不是个什么先进的民族。相反，是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印象中好像是很落后。但是，对于当时的东斯拉夫人而言，蒙古人还是给他们带来很多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军事化的帝国。讲得简单点就是，蒙古帝国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所谓的蒙古的部落制度，其实就跟八旗一样，是全民皆兵、令行禁止的一种军事化的体系。后来，蒙古在征服中国、征服金、征服宋的过程中，又把东方的农业帝国的那一套东西也学来了。后来，在征服罗斯的时候，这一套也就通过蒙古人传到了罗斯。莫斯科罗斯在蒙古人征服的那一段时间，就学会了搞户口调查，他们叫八思哈制度。八思哈本身就是蒙古语，实际上就是户口。（“八思哈”在突厥语中“镇守官”的意思）当然了，蒙古人的户口其实也是从金朝或者也是从汉地学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他总是蒙古人传过去的，所以当时也被叫鞑靼化，实际上就是中央极权化，就是**中央极权的专制国家，实际上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就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建立了梭哈税制度。基辅罗斯原来也是不收税的。基辅罗斯的收入主要，就是从各民族中搜刮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个土特产，然后把它卖到拜占庭去，然后去赚取商业利润。他尤其是没有正规的农业税，但是蒙古人就教莫斯科罗斯开始征税，就是在人口调查的基础上，一开始是征户口税。户口税是按照烟囱来征的，就是一家人有一个烟囱，就收一个烟囱税。后来，又按照犁来收。当时俄国的用来耕作森林土壤的犁叫索哈（犁税，16—17世纪俄国的一种国家土地税。确立于16世

纪中叶，以“索哈”为征收单位，索哈原意为“耕田用的木犁”）。于是，这种税叫做索哈税。这个征税制度、户口调查制度、驿站制度，以及在驿站征税和户口调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极权的国家体制，基本上都是蒙古人带去的。以至于在彼得大帝之前，莫斯科罗斯的王公穿的宫廷服装都是完全鞑靼化的，和当时的蒙古人穿着服装是差不多的。大家如果看看历代沙皇的现在的画片，你就会发现，彼得大帝以后那全是西方君主的打扮了。彼得大帝是西化的嘛，要学习西方。但是彼得大帝以前，甚至包括伊凡三四、伊凡四世全是带着毡帽，那种鞑靼服装。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就是一开始，基辅罗斯建立的时候，今天的乌克兰是基辅罗斯文明中心，但是这个时候的基辅罗斯文明和后来的俄罗斯文明，尤其是鞑靼化了以后的俄罗斯文明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而莫斯科罗斯兴起以后，他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要比受到诺曼人的影响更多。由此建立的中央极权的这样一个俄罗斯帝国，它是和原来的基辅罗斯的传统是有相当大的冲突的。在这个时期，它当然也对原来基辅罗斯地区的那些居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这就是我讲的乌克兰变成新疆的过程。

在蒙古征服以后这一段时间，我刚才已经讲过，原来的基辅罗斯地区就衰落了，可以说文明被蒙古人摧毁了。这个时候，人口已经变得很少，城市也都出现了荒废。后来蒙古人的势力衰落以后，继之而起就是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这两个地方。应该说，诺夫哥罗德，就是我后面讲的，成了一个商人共和国，他是更多地体现了基辅罗斯文明的延续。而莫斯科罗斯，他就是一个蒙古化的中央极权国家。但是，那个时候的基辅，那个时候的乌克兰呢？乌克兰那个时候，又回到了很荒凉的那个状态。原来基辅罗斯地区现在还比较发达的，已经是诺夫哥罗德了，而不是基辅了。当时一方面是，15世纪以后莫斯科罗斯，或者说俄罗斯在东北方向崛起；另一方面，它的北方，原来是诺夫哥罗德，后来也被莫斯科夺取了；而他的西北方，当时兴起了中世纪欧洲的强国之一，就是波兰和立陶宛。波兰和立陶宛原来是两个国家，波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立陶宛是个异教徒的国家。但是在15世纪，波兰的小公主海德维希嫁给了立陶宛的大公，实际上不是嫁给，而是立陶宛大公到克拉科夫去入赘了。于是，这两个国家就合并了。波立合并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国家。长期以来，跟俄罗斯的关系就一直是成了东欧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轴了，这两边老是打来打去。当时的波兰立陶宛二元王国，势力扩展得很快。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他基本上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了现在的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乌克兰的中部西部。就是现在乌克兰民族情绪最高的那些地方，当年都是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占领的。黑海缘岸当时又受到土耳其人的影响--因为大家知道15世纪，土耳其人占领了拜占庭，就开始向欧洲推进，当然主要是在南欧了--在东欧，他也占领了一块地方就是克里米亚。所以克里米亚也成了土耳其的土地。这些人也对乌克兰人发生了影响。

这片地区当时就成为波兰立陶宛、土耳其和新兴莫斯科罗斯三方争夺的一个地方。由于这个地方当时蒙古征服以后人口就很少，所以也成了外地来的盲流所聚集的地方。俄罗斯这个时候，我前面已经讲过，他正在中央极权。我们现在讲的不愿意受奴役的人，不愿意服沙俄的官吏和农奴主管辖的那些人，就纷纷到人比较少的地方，形成一些部落组织，形成一些共同体。这些人就成了今天乌克兰人的祖先，他们主要是从罗斯地区来的，所以讲的是罗斯语言。但是，他们跑到乌克兰来，就是作为盲流，要逃避俄罗斯的那种中央极权专制体系的，所以他们当然一开始就跟俄罗斯人有一定在矛盾。这些人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在今天的第聂伯河的中游建立了扎波罗热营地。**（15世纪扎波罗热建立了乌克兰的哥萨克营地，成为哥萨克的政治中心）**所谓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后来就被今天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看作是乌克兰建国的开始，扎波罗热哥萨克也就是最早的乌克兰人，实际上它是独立的。他无论对波兰人，对俄罗斯人还是对土耳其人，都持一种抗争的立场。但实际上，因为他们很弱小，所以这种抗争从来不可能是平衡的，就是我对所有的周边各大国都抵抗，这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往往是要依靠一个大国去对抗另一个大国，或者依靠波兰队对付俄罗斯，或者依靠土耳其对付俄罗斯，或者依靠波兰队对付土耳其，等等。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1647年，当时属于波属乌克兰的一个哥萨克首领叫做赫麦尔尼茨基，为了对抗波兰，就开始跟俄罗斯结盟。跟俄罗斯结盟以后，他的军队和俄罗斯的军队联手就打败了波兰的军队。后来俄罗斯的历史，就把这个事情解释为俄乌合并，签订了一个条约叫做佩列亚斯拉夫协定，这个佩列亚斯拉夫协定就被认为是俄乌的合并。赫麦尔尼茨基后来也被认为是乌克兰人的解放者，所谓的解放者，就是解放到了俄罗斯去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签订的那一年就是1654年。1654年被认为是俄乌合并之年，到了300年以后的1954年，当时苏联执政的赫鲁晓夫为了纪念俄乌合并，就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给了乌克兰，成为现在的克里米亚问题的一个起点。克里米亚原来是俄罗斯的土地，到了1954年，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在当苏联领导人之前，他是乌克兰的领导人，所以他对乌克兰是有一种好感的。不过我要说，现在有些说法，说赫鲁晓夫当年是从乌克兰起家的，他是乌克兰人，这是不对的。赫鲁晓夫是俄罗斯人，但是他曾经在乌克兰当过领导人，当过第一书记。乌克兰等于是他起家的本钱，所以他执政以后采取了一些优惠乌克兰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出来，给了乌克兰。以至于后来这个地方，到了2014年就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后话要讲了。

总而言之，这个时候的乌克兰，或者说所谓的乌克兰人，就是当年的哥萨克。它基本上是处于几大势力之中，而且在这几大势力之间等于是很艰难地寻求一种自立。实际上，从今天的历史看，所谓的俄乌合并，几乎是一个神话。**赫麦尔尼茨基当时跟俄罗斯签订的只是一**

个同盟条约。也就是说，我们共同对付波兰人，我接受你的援助，**其实并没有说他就是要加入俄国。**而且当时赫麦尔尼茨基所控制的乌克兰土地也只是第聂伯河以东的不大的一部分，实际上远远没有包括整个乌克兰。而且当时哥萨克人的头头叫做盖特曼--盖特曼制度对乌克兰后来的影响很大--也就是哥萨克头人制度。盖特曼是一个很有趣的体制。盖特曼制度和今天乌克兰的民主制度也带来了很多影响，其中包括有好有坏的影响，我后面也会提到。盖特曼制度讲得简单点，他是民选的，而且不是世袭的。当时乌克兰的头人，就是哥萨克的头人，所谓的盖特曼他是民选的，而且不世袭。从这点来讲，它天然好像就是民主的。但是，它这个民主和现代民主不一样，就是它这个民主非常强调整体一致，也就是说，乌克兰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共同体。他强调部落要一致行动，所以它是不太尊重个性的，他所有的表决都是要一致通过的，如果你是少数派，他就要施加压力，使你和多数一样。他不太允许少数派的存在。从这点上讲，你也可以说，传统的乌克兰或者说传统的哥萨克人，他们实行的是一种有民主、但没有自由的制度。也就是说，他们那个共同体是不太尊重个性的。但是他们共同体的代表就是盖特曼，的确不是世袭的专制皇帝，而是民主选举的，而且是经常换人的。赫麦尔尼茨基以后，历任的乌克兰的盖特曼也是实行同样的政策，有的是比较亲俄反波，有的是比较轻俄反土，有的是比较亲土反俄，有的是比较亲波反俄。但是，多数的盖特曼都是反俄的。赫麦尔尼茨基其实晚年就想要造反，但是他不久就死了。他死以后的几任盖特曼，包括马泽帕，包括维盖尔斯基，包括叫做劳斯克罗帕斯基。**这几任盖特曼其实都是反俄的。**他们都是联合波兰反对俄罗斯，或者是联合土耳其反对俄罗斯。其实就是俄乌合并的赫麦尔尼茨基，他最早也不是要联俄，他最早其实是要联土耳其。他是要联合土耳其反对波兰人，但是土耳其人后来背叛了他，土耳其人后来背叛了他，后来才靠上了俄罗斯。但是他去世前不久，他就已经开始想反俄罗斯了。他去世以后连续几任盖特曼，其实都是和俄罗斯的关系搞得不好的。一直到了17世纪，在俄罗斯和波兰的斗争中，俄罗斯逐渐占了优势，越来越挤压波兰。最后在18世纪末，大概是1795年，最后大家可能知道，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家瓜分了波兰。瓜分了波兰，波兰的灭亡，也就造成了受波兰影响的那一部分乌克兰土地也就被沙俄所占有了。而且这个时候，沙俄就开始改变了政策，不再允许盖特曼存在，开始在那里派大量的军队，开始实行直接的军事治理，就逐渐把乌克兰变成了沙俄帝国的一部分。这个一部分，就他们当地的人来讲，就是被叫做“乌克兰伊那”，就是边疆。就俄罗斯自己来讲，最早的时候，把他们叫做小俄罗斯。这个“小俄罗斯”有人认为是一种贱称，就是以大俄罗斯自称，就是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附庸。其实现在有一些学者说，其实不是这样的，一开始小俄罗斯这个称呼是拜占庭人的称呼。拜占庭人之所以称为小，是一种昵称，也就是

一种亲近的意思，就和小张小王小李一样，他并不是一种蔑视的意思。但是后来，就被俄罗斯人接过去，那就真的成了一个比较贱的称呼了--就是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是大俄罗斯，把乌克兰当做小俄罗斯对待。这个时候，乌克兰人也就开始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我刚才已经讲的这个特点，就导致了这种民族主义比较复杂，因为他在几个强国之间生存，所以他不但反俄，他有的时候也反波，也反普。跟周边的几个国家其实都有过比较多的冲突。这也就使得乌克兰问题，变成了当时的国际政治中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到了沙俄晚期，他就和俄国革命直接发生了关系。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俄乌关系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下次再讲的内容了。谢谢大家。

《彼得留拉、“保尔”和第一共和：乌克兰恩仇记（二）》

秦晖 2022.02.15

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开始了。这个讲座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我本来是在香港教书的，但是香港最近疫情突然严重，而且现在搞得两头不到岸。（疫情）要实行清零嘛，又没有内地的那种铁腕，要向西方放开嘛，中央又不让，所以现在等于是要封城。学校都停课了，大学都改上网课。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留在那种要封城的地方。所以也是经过一些波折，又跑回来了，现在处在隔离状态。隔离嘛，还是可以上课的，所以我现在在隔离中跟大家进行交流，也是一个机会。

那么，今天我们先把我上次讲座以后，群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先解答一下。本来应该在之后的两三天就应该回答。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香港情况非常之多变，而且又要核酸又要疫苗了，又要筹备撤离了，一下子上网课，一下子又不上，搞得人心惶惶，所以事情也比较多。那么，现在我先回答一下上次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展开今天晚上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今天我们可能安排两个小时的时间。

问题一：想请教秦老师，有关改革转型的问题。改革开放给了当时一代年轻人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其命运的机会。这批人也正是时下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人，而放眼当下，当代年轻人，九五后、零零后就业困难，内卷严重。对未来的期许，个人努力越来越不值钱，出身背景权重更大，但是改革不就是要改出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吗？为什么感觉改到现在，在机会公平上，甚至不如以前了，哪怕就连所谓的自由，如果不是建立在权力和金钱的家庭基础上，也是空谈。秦老师认为，当下年轻人内卷是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还是从改革本身出了问题、乃至错误呢？

（秦晖）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讲，其实这些年哪怕就是到了最近，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公平竞争这个问题--自由公平的竞争--这个环境当然是远远没有达到，但是比起改革前，我觉得肯定是更好的，或者说，改革前的情况是更加严重的。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可能没有（了解）改革以前是个什么样子，左派朋友就说，那个时代好像什么都是有保障的。有些右派朋友们也觉得那个时候，出身贫寒的人好像是通过党内斗争、好像很容易上去。有很多火箭干部嘛，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有问题的。改革以前时代一方面出身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是个狗崽子，老实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参加高考，升学就业都是受到限制的。那个时候的知青，就是文革以前的知青，很多都是由于家庭出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城里就根本不允许居住的。那个时候又有户口制度，出身成分黑五类、红五类的。就是同样不是出身不

好的人，城里人和农民之间界限也是非常之深的。当时为了农转非，什么代价都可以复出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说要凭本事竞争，那是根本谈不上的。当时有一个竞争很激烈，那就是靠权力斗争，算告密，靠那种把别人整下去。那的确，像这种黑箱权力竞争也的确使一些底层的人上去了，可是这种上去，对一般的底层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像我另外一个话题中谈到的。我说，秦制下的法家就提倡布衣卿相呀。问题是，这个布衣卿相对一般的布衣比贵族还要凶得多。就是我在公众号里头讲的，商鞅和赵高，不就是那个例子么。你不要说，科举考试使一些人，使一些底层的人能够上去，那就是比科举流动性更大的，就是太监、三代贫农、九代乞丐的人一旦晋升为奴，受到皇上的宠幸，一下子就可以骑在朝官的头上作威作福。你说这些人，一个三代贫农、九代乞丐的人通过当太监掌了大权，对一般的贫农有好处吗？那肯定是更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肯定是最糟的。改革以后，曾经一度是改变了这种状况。所以，80年代时候，人们的心情是最乐观的，像我们这些人也是在80年代、90年代，这个时候改变了命运的。当然，到了现在，情况越来越让人失望。让人失望，道理很简单，一方面就是，改革现在停滞了。大家知道，前些年，不是有人就已经讲了嘛。就是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话，经济改革也会受到阻碍。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垄断、关系，这些东西越来越厉害，而且权钱结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当然会使很多人都感到失望，尤其是，如果不了解改革以前中国状况的人，甚至有一些人会认为还不如改革以前，包括现在很多人对毛主席时代产生很多浪漫的想象，我觉得也是因为既失望于现在，又对过去没有深刻地了解。我们现在也不许反思那个时代带来的一种误解。我觉得，改革在走向--我这里仅仅是讲走向，并没有说已经到达了--就是在走向一个机会公平、公平竞争的时代，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不少的进步。当然，最近这些年是倒退，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只有继续想办法推进改革。倒退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东西也并不是所谓的改革转型所必经历的阵痛，如果要说阵痛的话，在改革进行中才能叫阵痛，如果改革本身都在倒退，就不能叫阵痛了。东欧是曾经经历过阵痛的，中国在90年代国企改革的那一阵子也可以叫做阵痛，几千万人下岗。但是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过去了。国企改革非常不公平，但是它毕竟还是在搞市场化。现在应该说是倒回去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都不能叫做阵痛。用一句传统的话，用改革前的一句传统的话讲，这倒有点所谓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味道。要改变这种状况，当然还是要走改革的路了。这个当然很不容易。

下一个群友说，他说头一节课讲到这个蒙古，就是罗斯的鞑靼化问题。这个群友说，蒙古给西方代替了东方专制主义。亚洲北部的游牧民族社会专制色彩并不是很浓重，可是蒙古作为一个当时新兴崛起的草原势力迅速向西占领了亚洲、欧洲的大片土地，并使用东方的专

制统治当地。这种专制思想是从何来的呢？是蒙古人文化基因里自带的，还是当时的中原王朝，向宋辽金等学来的呢？另外，这个鞑靼利亚，这个蒙古大帝国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而在后世，又被刻意掩盖在了历史中呢？

（秦晖）答：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文化基因，这个说法我是从来都不赞成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历史之前和之后之间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以前的历史当然对以后会有影响。游牧民族应该说，他的专制色彩，和那些像中原的文明民族相比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是，因为游牧民族是从事征服的。所以他们的专制，他们的不平等，其实主要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不平等，而在征服者内部，因为他们人很少，相对而言，往往是整个民族都处于特权状态，像清代的旗人。元朝的蒙古人也（一样），蒙古人很少，所以他们本身整个族群都是特权者。实际上要说专制，还是很专制的，包括满族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大家知道，那个当然不见得比汉族更温和。所以你要说它专制不专制，我可以说，也许在他们族群内部并不专制。可是你说，金帐汗国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那当然还是专制的。当然，金帐汗国也从辽金元学去了农业文明中的一些东西，因为金帐汗国的蒙古人本身，你可以说它是游牧出身的，但是基辅罗斯，尤其是东北罗斯那一带地方，应该说还是有农业文明的。所以，他们也是从蒙古帝国本身在统治农业地区以后，也有一套从农业地区来的，包括驿站，包括户口统计，包括收税。那么这一套东西，当然也是他们带到那边去的。我觉得很难说是基因吧。总而言之，人是需要学习的吗？你即使原来没有这个基因，你也可以学嘛。至于所谓的鞑靼利亚，其实就是我们指的蒙古大帝国。蒙古大帝国当然是有的，世界上好像没有人说不存在嘛。只是这个大帝国，在后来分成四大汗国以后，实际上就等于是越来越只是一个名字了。因为，整个蒙古帝国是有大汗的，而且蒙古大汗的位子，名义上始终是由元代的皇帝来继承的。可是大家知道，在元代建立的过程中，所谓的西北诸王，这个还不是其他三个汗国的，就是属于蒙哥那一支的。西北汗王本身就是不太认可忽必烈，就是有分离的倾向。那么，四大汗国当然就更是这样了，钦察汗国、伊尔汗国，后来基本上就是和元帝国是没有太密切的关系的，甚至他们的文化走向也不一样。大家知道，西边的那几个汗国，后来基本上都伊斯兰化了。元朝确实从西藏接受了喇嘛教。所以，这个帝国肯定是存在过，也没有人说它不存在。但是应该是存在的时间很短就逐渐解体了。当然，解体以后也仍然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下，作为一个符号也还有这个称呼，但是实际上当然已经不起作用了。

又一个群友说，从秦老师所讲的历史发展看，乌克兰既有民主共和或任何一种实行宪政的现代民主体制的诉求。他大概指的就是历史上有的所谓的哥萨克民主，就盖特曼似的选举

的传统，那么，到了近代也有民族独立或者救亡的诉求，因为在历史上夹在大国之间被抢来抢去，俄罗斯、波兰、土耳其都曾经要征服他们。他说，很像中国20世纪初期，两种诉求并存的局面。这句话，这个群友大概就是受到以前我们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经常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李泽厚先生很强调这一点，而且影响也很大。以至于后来，他就把宪政的失败，归纳为救亡压倒了启蒙。说实话，这个说法，我是不同意的。我在15年《走出帝制》那本书的后面三章基本上就是在反驳这个东西。我觉得，救亡要求的启蒙，和而启蒙本身要求的启蒙，在个人解放问题上其实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如果说真正有问题，是个性解放这种启蒙也的确是搞了，但是，它变成了主要是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体解放。那么，在中国这个秦制的背景下，它往往会变成了，重复以前的秦制的一个悲剧，就是大共同体借助一种所谓的伪个人主义，把小共同体摧毁了以后，反而对个性导致了更严重的压抑。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启蒙的一种异化嘛。那么在乌克兰实际上也是一样，他无论是救亡还是启蒙，其实都是要求自由民主的。但是这个自由民主在哥萨克的传统上，其实有很多弊病。这个我后面要讲的，乌克兰第一共和和第二共和的时候，都存在的这种问题了。当然，周边的大国也不允许他有这个东西。尤其是，如果说中国的启蒙的异化，主要是因为内部原因，因为中国本身的专制就是有很深厚的传统嘛。但是，乌克兰本身是没有中央极权专制这种传统的。但是他周边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那都是中央极权的专制国家。所以他们的专制可能是外来输入的成分就更大一点。外来输入的成分更大，加上他们本国盖特曼民主那种内斗的传统叠加的话，就使他们的宪政道路比较坎坷。

下一个朋友说，至18世纪，彼得大帝到现在俄国的精英分子一直是心心念念的，想走进欧洲。但实际结果却是越来越远，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如果秦老师不同意越来越远，可以改为“始终没有走进”。

（秦晖）答：其实我说，如果就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言，显然，你的确可以说他们是想要走进欧洲的，因为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确都是从欧洲传来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至少在中国，五四前后的自由主义者像胡适，至少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像陈独秀，都是激进的西化派，都是激进的反传统派。但是如果就俄罗斯而言，恐怕就不能这么推导到彼得大帝去。因为彼得大帝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恰恰相反，彼得大帝，一直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是俄罗斯专制不断强化，以及农奴制不断加深的过程，是把俄罗斯农奴制的危机。这是指的经济了，以及政治上逐渐有宪政的因素，这都是叶卡捷琳娜以后，就是启蒙以后才产生的现象。彼得大帝是在18世纪，学习西方其实有点像中国的洋务运动，

主要是造枪老炮，学习海军、扩大征服力量。但是在政治上，彼得大帝其实走的是强化专制的路子，而不是--我们知道17世纪英国已经有了光荣革命。那么，美国革命也是在18世纪开始有了。但是，俄国从彼得大第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应该说是专制制度不断巩固，中央极权的程度不断提高，从贵族制逐渐变成官僚制。在这一点上，俄国这个时期有点像中国的周秦之际。当然，我们可以说，欧洲各国也曾经经历过王权增加、把贵族压下去那么个阶段，像路易十四时期。沙皇在这个时期，第一，是它比同时期的西方要更专制；第二，西方的专制是所谓的--我曾经多次讲过，很多人理解为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市民与王权联合起来，市民利用王权先把贵族给压下去。然后，市民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市民力量壮大了，以后再把王权也给压下去。但是，俄国就不是这样。因为俄国当时市民的就没有什么发展，而且尤其是--我上面讲的，如果俄国历史上有市民传统，有中世纪的市民传统的话，那基本上典型的还是体现在诺夫哥罗德，可是诺夫哥罗德被莫斯科罗斯征服以后，实际上就大大的倒退了。所以俄国的彼得大帝以后，从西方学了一些技术，学了一些所谓的军火什么之类的。但是，从政治体制来讲，本来从彼得大帝就是越走越远的。不是他一开始是心心念念地想，想搞宪政、想搞西方式的政治，后来就搞不成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应该说从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后，尤其是十二月党人以后，俄国才真正在制度上产生了很强的学习西方的动力。当然了，这个过程是非常坎坷。在最近的一次努力，当然，大家都知道，那就是1989年以后，就是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这两代，出现了改革，出现的民主化，出现的市场化。可以说，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其实已经是非常接近欧洲。但是终于又擦肩而过，好像是越来越远。不过这个越来越远，你如果你说普京时代是这样；如果你说，彼得大帝以后一直是越来越远，那显然还是不对的。如果彼得大帝以后一直越来越远，那就不可能有1905年的俄国沙皇立宪，1917年2月的共和制，乃至1989年到1991年的巨变了。

应该说，他这个过程是一波三折的。而且我后面要提到，即使今天，俄罗斯普京是很专制了，民主倒退了。不过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俄罗斯用西方的眼光看，那是民主倒退得很厉害。从俄国本土的角度讲，那的确也是在倒退。不过如果横向比较，或者说和斯大林时代相比较，那么我觉得还是--就是像储安平讲的那样--自由在现在的俄罗斯是多少的问题，可是在斯大林以及中国改革以前的状况，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了。即使是我们针对最近乌克兰和哈萨克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俄罗斯的议政空间，虽然现在比叶利钦实在是大大地压缩了，真正能够挑战统治者的反对派是很弱的，基本上是不成气候。但是至少言论的空间还是比一些极权国家要大得多，包括最近，不是网上都在流传吗，这也的确是的，就是俄国有一大批退役军官，起来抗议俄国对乌克兰的政策，要求普京辞职。这个事情当然

是有的，而且在俄国影响也是很大。所以其实在2014年，俄罗斯干涉乌克兰的时候，俄国都出现了几万人的反对派游行，就是声援乌克兰的。像这样的事，在那些真正的极权国家都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说是越来越远，这显然不是事实了。但是，俄罗斯现在从普京的第二任期开始，应该说它是越来越远。将来会走到哪一步，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但是现在当然是很不乐观了。

现在有人提到说，哥萨克跟托洛茨基组建的第一支红军是什么关系？金雁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哥萨克在红军中的地位。这里我要讲，金雁提到在内战时期，骑兵是非常之重要的。苏联红军的骑兵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一支哥萨克骑兵，就是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这个名气很大，因为有很多文艺作品描写这支军队，包括《静静的顿河》、《第一骑兵军》，就是巴比尔的小说，还有很多电影。不过我这里要讲，在那个时代，在坦克出现以前，各国军队都很重视骑兵。俄国这样一个拥有草原文化，蒙古鞑靼化背景的这样的军事强国，当然一开始就很重视骑兵。俄国的哥萨克骑兵当然是很厉害，但是俄国的骑兵并不见得都是哥萨克骑兵。像俄国当年几个主要的骑兵将领，包括伏龙芝、包括伏罗希洛夫，其实他们都不是哥萨克。但是俄国的布琼尼。那是典型的红色哥萨克了。白军中的哥萨克战将也是很有名的，马蒙托夫、索卡罗，两边的骑兵都很有名，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骑兵和哥萨克混为一谈。非哥萨克骑兵在红军中也还是很多的。而且我觉得，至少在红军中，哥萨克骑兵的重要性可能还没有白军强。我们听得比较多的，当然就是，像第一奇兵军那样的传奇，带有传奇色彩的。

下面一个朋友提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他说：**普京把自己定性为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他挺川、批评拜登。他认为，西方的左派、自由派会毁了西方。和某国不同，普帝不是非黑即白。他和西方的保守主义惺惺相惜。普京在西方得到不少保守主义人士的认可，他也利用这种认可，不断地在向西方渗透。秦老师认可这种说法吗？**

（秦晖）答：其实我当然知道，在中国，尤其是川普和拜登交替期间，华人中，尤其是华人自由派中，因为川普和拜登之争，导致很大的撕裂。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的夸张是很厉害的。不仅夸张到川普，也夸张到普京，甚至还有人夸张到缅甸的军政府，认为缅甸军政府把昂山素季抓起来都是对的，说是选举舞弊就是该抓。我觉得这个就是太过分了。但是，这个见解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普京绝不是左派，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误解，尤其是国内的一些毛左朋友，基于意识形态的倾向，他认为只要反对民主的，那就是共产党。其实反对民主，又杀共产党，杀的比民主派要厉害得多的那些人，从古到今代不绝人，怎么能说：反对民主就一定是共产党呢？我这一点，我倒是替共产党不平了。在整个东欧，斯大林时代，苏共那当然是很极权的，但是在剧变以后，很多左派现

在号称已经改成社会民主党了，就是没有改成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共产党，至今在东欧没有长期掌权的，我上一堂课提到的，像摩尔多瓦的沃罗宁，就是共产党人党，他们掌权过一阵子，现在也下去了。那么，这些人，他们现在都是处在反对派的局面。而且他们跟普京矛盾也很大。从这个角度讲，普京是右派，普京是反共的。这一点，其实一点都不假。普京现在哪怕就在乌克兰问题上，在骂乌克兰的这个过程中，经常动不动就连苏共一起骂了。比如说，他就认为乌克兰就是苏联惯出来的，尤其是苏共把克里米亚出卖给了乌克兰，很厉害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最近，乌克兰正在打仗的，就是乌东地区，就是顿巴斯地区。顿巴斯地区当时反抗基辅政府，其中有极左和极右两派，极右就公开说自己是继承沙皇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或者说是极右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有这么个名词。那么，左派当然就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后来亲俄的那一派，在顿巴斯也有，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卢甘斯克的共产党。这些人当年在2014年的时候，都是反对基辅政府的，但是普京支持的这两个分离主义政府，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顿巴斯的亲俄势力，势力上台以后，他们上台从14年到现在也七年了吧，到今年就把很快就八年了，他们自己稳定以后，很快就排斥共产党。到现在，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撵出去了。所以现在这些地方的共产党，在俄罗斯的支持者就是俄罗斯共产党，都对此事痛心疾首的，包括普京对哈萨克的政策，我前面也给大家讲过，我在其他场合也给大家讲过，就是两个月以前，发生的哈萨克事件，俄罗斯的左派包括俄共都认为是哈萨克的工人在起来反抗纳扎尔巴耶夫搞得私有化，搞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就是劳资矛盾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工人跟老板，工人跟政府发生冲突，就一定是支持社会主义。正常的劳资谈判，在任何市场经济下都可能有。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普京扮演的绝不是什么左派的角色。如果说他是保守主义，那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我们要弄清楚保守主义这个话题，现在被大大地滥用了。很多人把撒切尔、里根、伯克这种支持宪政的保守主义和沙皇传统的那种保守主义、皇权主义混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对的。普京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是肯定的。普京也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普京也不能说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西方式的保守主义者。他和川普有什么相像？因为川普只执政了四年，而且美国这种体制下，也不是川普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至于川普自己想怎么干，我们谁都不知道。川普即使想做普京，他也没有这个条件。普京他现在当然就是为所欲为了，普京为所欲为，主要不是学苏共，主要是学沙皇，他自己在这个方面也并不讳言。

这里，我要讲今天的俄军，其实越来越像一只沙皇军队，包括他唱的军歌，什么斯拉夫勇士告别曲，什么乡愁进行曲，现在俄罗斯的军歌基本上都是以前白军的军歌，或者说是沙皇军队的军歌。普京肯定是在开民主的倒车，肯定是在倒退，肯定是在越来越专制。那么，

造成这样的原因，我后面也还会讲。但是，你说普京是不是变成共产党了，我觉得那肯定不是的。普京把自己定性为保守主义者。如果这个保守主义，其实我以前在一些场合中讲过，早在19世纪，西方的保守主义就有两种，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保守主义，就是像伯克那样的；还有一种人叫做拉丁保守主义者，就是法国大革命时候的王党，就是支持国王的那个王党，或者说保皇派，当时也被叫做保守主义，像迈斯特尔，迈斯特尔最近对中国也还是有影响。比如说，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像德国的施密特，被很多人引进，成为支持体制的一个动力，右边的动力。那么，其中也包括我刚才讲的法国的拉丁保守主义者迈斯特尔，我们有些年轻人，就是从他那里吸取经验来支持一种在我看来不好的倾向。所以这种东西，你当然不能说他们是左派了，至少他们不是自由保守主义，普京也是这样。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和我们今天讲的乌克兰问题有关的。

又一位朋友说，现如今美国西方已经开始从乌克兰撤离外交人员、侨民，并且声称俄军连血浆都运上了前线，即将大举入侵。但是俄国和中国网络的普遍认为，这只是一场闹剧，俄军根本没有全面进攻乌克兰的计划，不过是西方打算自己炒热此事，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吹嘘俄国怂了，吓退了独裁者普京之类。请问是不是这样？今天的乌克兰会不会又像1919年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一样，再次亡国呢？他说，现在的西方媒体好像都是俄军总参谋长一样，连俄军如何作战，都算得明明白白，如何攻占哈尔科夫，又伤亡多少夺下基辅。说中国的军迷大多认为这只是一种意淫。

（秦晖）答：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本身就是很矛盾的。假如你说俄国不想打乌克兰，那么就根本不存在着什么乌克兰会亡国的这样的命运。如果你说，现在的乌克兰会亡国，那你肯定就是假设俄国要打他们了吗。如果俄国不打他们，他们怎么可能亡国，难道西方会打乌克兰吗？所以我觉得这次很有意思的，俄国到底要不要打乌克兰，我觉得这个是俄国人肚子里头，或者说普京肚子里头的蛔虫才能知道的事。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至于所谓的西方媒体炒作，这里我要讲什么叫西方媒体，大家知道，西方也没有人民日报，也没有环球时报，.....炒得一塌糊涂之外，什么叫做西方媒体呢，他们怎么能够有组织地炒作一件事呢？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不管西方的左派右派有多少矛盾，也不管美国和欧洲有多少矛盾，他们现在对俄罗斯的形势都是忧心忡忡，而且他们都对普京越来越反感。这个恐怕和炒作也没什么关系。而且，现在看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实际上，民主国家内部以及民主国家之间从来都是矛盾重重，能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好像从古到今，都是极权主义的威胁。就像当年，不管是英国、法国、美国内部和外部有多少矛盾，希特勒一上来，那逼着他们不得不联手。最近，不管是针对哪一个这种体制，大家也知道，（虽然）他们现在在其他问题上

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也好像是意见越来越一致。当然，一致，不可能一切行动听指挥，矛盾还是有，但是比以前要小多了。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如果说西方开始抱团，那好像倒是普京的功劳了。正是因为普京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使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各种分歧放在一边，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强化了各方面的协调。现在俄罗斯的威胁，当然也不是什么舆论炒出来的。因为天上那么多的卫星在看着了吗，俄罗斯怎么调兵遣将，怎么部署重武器，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俄罗斯本身也并不掩人耳目，自己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卫星图片上他的军队集结、重武器集结是假的。对这种东西，他只是一句话，他说这是我们自己调动军队，不管你的事。但是，他并没有说他没有调动军队，或者说它调动了军队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就是这样。至于他到底怎么想，当然我们也可以猜，但是，其实这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秦老师，北约东扩，具体深层次的原因，是否只是这个防卫体系扩张的一种惯性，及东部新加入北约的成员国都希望更东边的国家成为缓冲地带？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德国海军司令斯恩巴赫前段时间所表述的那样，给予普京一些尊重呢？此外，美国为什么一直渲染战争的紧迫性和危机感，而乌克兰反而表现得很淡定？乌克兰总统也不断强调，俄国不会进攻，是否北约内部的真实想法是逼乌克兰就范，及自己因为种种内外部原因，不能开口满足普京的要求，便通过对战争危机的渲染施压乌克兰，希望乌克兰自己对俄罗斯妥协，而乌克兰则非常不喜欢北约这种仿佛出卖乌克兰事的态度。刚刚看到美国媒体报道，普京准备下周发起新进攻的新闻报道，而且还是很大规模的，这是否依旧是北约集团的渲染，对乌克兰的施压，还是普京真的下定决心要解决东部的安全问题？

（秦晖）答：关于这个问题，我这里要讲，普京也好，西方也好，其实当然是在这种国际政治，尤其是这种军事对峙的国际政治中，肯定都是有一定赌博的成分的。就是说，我要模拟的底线在哪里？这就像当年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当然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像加勒比海那么严重了。但是从趋势来讲，确实这样的。普京在赌西方会不会让步，西方也再赌普京会不会让步。那么，在这种赌博中，从历史上看，其实民主国家一向是比较弱势的，因为民主国家死不起人嘛。专制国家在这种豪赌中一般来讲，它是有优势，所以这个绥靖主义是一个非常...不仅仅是张伯伦、达拉第才有，包括你说，西欧当时是不愿意去惹希特勒，其实美国当时也是孤立主义非常厉害的。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就不可能出现举国一致支持太平洋战争的那个局面。所以甚至有一种传言，这种传言当然在我看来没有多少可信度。但是在逻辑上，有人就是凭这种逻辑的。他们认为，珍珠港事件实际上是罗斯福已经知道了，但是罗斯福故意不设防，让日本人痛打一通。这样的话，美国人就摆脱孤立主义了。我觉得像这种

状态，在政治中会不会出现，这个当然都很难说。但是你也不能说，由于这些原因，这些罪过就都是绥靖主义者造成的，而不是希特勒，或者说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首先扩张和侵略的主动方，当然现在就是俄罗斯。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至于西方应对是不是得当，我觉得西方应对，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不得当的地方。那么，今天的这个局面，其实他们也应该是反思的。那么，这一点我可能在第三次讲乌克兰的时候会提到。但是如果要借这种东西来为俄罗斯辩护，那我觉得就几乎是和当年借助张伯伦、达拉第的错误来为希特勒辩护是差不多的。我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普京就是希特勒，那还是差得很远。我前面已经讲了，不要说比希特勒了，就是比另外的一些国家，普京现在的自由还只是减少了，还不是没有了。但是，如果就国际政治中的主动方，就是说他主动威胁别人。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俄罗斯和当年的德国其实程度有所不同，但是扮演的角色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是威胁者，而且他们也的确是有可能发动侵略。这只是有可能，最后赌博的结果，谁也不知道。而且我这里讲，西方采取强硬措施以后，假如俄罗斯真的放弃了。那倒真的是有可能是所谓的西方的强硬吓退了俄罗斯。当然了，这样的话，普京脸上是很挂不住的。所以我倒有一种猜想，我觉得，西方目前这种口头上非常强硬，但是实际上做的事情又不太多的做法其实是不好的。这种做法，反而可能是普京原来不是真的非常想动手的，反而是搞得他要动手的可能就更大了。因为你不动手好像真的就是示弱了。普京现在经济、在内政方面焦头烂额，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牌可打的，外交牌是他唯一可以打的牌。如果他在这个方面示弱，那么恐怕就会很成问题。但是如果西方真的在实际部署上，表现得真的是非常强硬，使得俄罗斯自己感到、他肯定会打败仗。当然普京也不敢这么冒险。可是如果从西方咋咋呼呼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又不真正有足够威慑。我觉得，反而会把这个事情搞得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也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

------------------------------问答阶段结束，讲座正式开始------------------------------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开始讲我们的课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乌克兰第一次建国，就是1919年。1918年到1920年期间，乌克兰第一次独立前后，它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叫做它《彼得留拉和保尔》，就是当年苏联内战，包括一次大战，乌克兰都是战场嘛。大家都知道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很熟悉一首歌叫做乌克兰广阔的原野，在50年代就传唱，而且后来还收进了外国歌曲300首，是文革前很流行的一本，就是中国49年以后出的最流行的一本外国音乐书了。后来到了前几年，大家可能都知道，是90年代，还是新世纪的二零零几年又重拍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头又出现了这首歌，这首歌里头有一段唱词，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彼得留拉（彼得留拉 1879年—1926年，乌克兰政客，苏俄内战时期白军彼得留拉匪帮的头目

。原为乌克兰报纸编辑。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割据政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并自任领袖。失败后流亡法国，鼓吹 “乌克兰文化认同”。1926年为犹太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这首歌我们一直认为是苏联歌曲，后来有人考证说，根本就不是的。其实这是和苏联内战无关的。当然的确是苏联人谱曲的，但是它和内战有关的歌词实际上是中国人填进去的。这个填词者就是中国很有名的苏联培养的艺术家孙维世，孙维世可能大家都知道，在文革中是个很有名的人，她是周恩来的朋友也是中共早期的革命烈士的女儿。孙维世（的父亲）死了以后，她就（成了）周恩来的养女。这个人后来在苏联学习，艺术天赋很高，后来成为一个艺术家。曾经是演员，后来又当导演，而且人也长得很漂亮。但是后来文革的时候，她就惨死了。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唯一一次访苏的时候，她是陪着毛泽东的做翻译--因为她在苏联很长时间嘛--结果后来，据说江青就非常之嫉妒。后来文革的时候，就把她给整死了，死得很惨。而且不仅她死了，她的哥哥当时是人大（人民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孙泱好像也给整死了，而且据说逮捕孙维世就是她养父签发的命令。这个是后来很多人都议论的一件事。但是我这里要讲的是，实际上孙维世是当年在50年代就排演了那个戏剧，在中国演出了话剧《保尔》，话剧《保尔》后来又拍成电影，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先是黑白片，后来又拍了电视连续剧。这部片子的主题曲就是《乌克兰广阔的原野》。实际上，这个歌本身不是内战的歌曲，本身是二战的时候，在苏联红军和德国在乌克兰打仗的时候，有人写了一个以乌克兰战场为背景的歌，叫做《第聂伯河波涛汹涌》，这首歌本来没有这样的歌词，但是孙维世把它往里头填进了什么彼得留拉、什么保尔，就是和苏联内战，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打仗的内容。好像是和现在叫做第一次乌俄战争，就是好像是和乌俄战争有关的一件事情。因此彼得留拉在中国曾经有一度是家喻户晓，被认为是一个白军，是一个反革命，是一个凶恶的匪帮之类的。但是我们后来就知道，彼得留拉现在当然是乌克兰的民族英雄了。他后来失败以后，流亡西方，后来在法国巴黎，1926年被苏联派去的特工给暗杀在圣米歇尔广场。暗杀彼得留拉的那个咖啡馆，就是圣米歇尔广场旁边的一所咖啡馆，我们也去过。他死了以后，埋在巴黎蒙巴纳斯公墓。他的墓葬一年到头，都有乌克兰人在那里献花的，而且我们知道，乌克兰的移民非常多，因为乌克兰灾难深重嘛。在这一百多年来，大量的乌克兰人离开乌克兰，在世界各地，美国、法国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乌克兰人，有乌克兰的东正教堂，乌克兰队很多文化设施，所有的这些文化设施大部分都有彼得留拉的塑像，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

实际上还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当年说他是白军，说他是什么。但实际上，彼德留拉和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的领导层几乎全是左派，而且他们的构成和苏俄的构成其实

是差不多的，就是民主倾向不同。大家知道，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第一届政府，其实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是两个党的各一派联手发动的，针对这两个党的另外一派的，这样一场政变。当时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就是布尔什维克--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多数的意思---和社会革命党，就是俄国的革命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中的少数派，也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它们联起手来，颠覆了最后一届临时政府。而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是什么人组成的呢，实际上也是有左派组成的。临时政府最早成立的时候，就是二月革命以后，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那是自由派，就是立宪民主党占主导的。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局势的发展，战争的推动，温和的人逐渐就被排挤，整个社会其实是越来越左，临时政府本身换了五届，也是越来越左。那么到了最后一届临时政府的时候，实际上，那些自由派。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基本上都退出了。那么，最后一届临时政府的主流，其实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中的主流派，我们把它叫做中派或者右派，就是社会革命党的中派，在冬宫里面和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联手。然后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在冬宫外面和列宁--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联手，然后就是这么搞了一家伙。其实等于是一个左派之间的冲突。那么，当时的乌克兰也是这样。乌克兰在二月革命以后，他也出现了一届自由派的政府，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政府。但是很快，就在整个社会越来越激进的背景下，就是被搞下去了。搞下去以后，后来成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其实也是由这两个党组成的，就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总统就是格鲁雪夫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的。这个我这里要讲的，彼得留拉就是社会民主党的，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左派，而且他们都在沙皇时期都是革命者，都是参加过反沙皇革命斗争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布尔什维克其实在十月革命以前，主要擅长的是搞军队工作。讲了简单点就是，策划士兵反战，因为搞工会，他们是搞不过孟什维克的。**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讲过，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因为它比较激进，所以很多人就被流放了，或者坐了牢了。大部分的人，他的主要的领导层都是长期移居海外的，像列宁，在二月革命以前移民海外十几二十年，就是长期都是所谓的海外民运人士，就是不在俄罗斯。所以真正在俄罗斯搞工人运动的，还是孟什维克的人居多。俄国最大的几个工会，也是孟什维克搞的。那么，布尔什维克主要擅长什么，主要就是擅长，在一战的时候，因为当时军队都不愿意作战，就是搞反战，在军队内部发动士兵革命，那个枪毙军官、开小差，跟敌军联欢，甚至主张把敌军放进来，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而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这些都是列宁的口号了。当时的彼得留拉也正是在军队中也搞这个东西，所以当时，他能搞得几乎完全是一样的，当时彼得留拉也是在俄军中，所以后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也是由彼得留拉领导的，原因就是他本身也是一个

军人，本身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反战的。你要说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俄乌之间有民族矛盾，这是肯定的---但是要讲左右的话，其实他也是左派。布尔什维克也是左派，不过这里我要讲了。只要是专制者，不管你是同样是左派，还是同样是右派，一旦对立起来，那反而比左右之间，尤其是民主国家中左右之间，那要残忍得多、激烈得多。像列宁对托洛茨基、对布哈林，那不知道杀了多少人。那彼得留拉也是这样一种情况了。要说起乌克兰第一次独立这个事情，从我的第一次演讲，讲到的那些事情，是有关的。在我前面讲到，在所谓的乌俄合并，就是1648年的比利亚斯拉夫协定。这个比利亚斯拉夫协定，其实现在看起来，因为它的真正的在档案中的文本是在苏联剧变以后，叶利钦才把它交给当时乌克兰的总统克拉夫丘克的。在这以前，这个所谓比利亚斯拉夫协定到底讲的是什么，流传着好几个传说的文本，都是互相矛盾的。真正的比利亚斯拉夫协定深藏在沙皇的档案库里头，一直到苏联解体，叶利钦才把它的复印件交给了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这个附件就讲得很清楚，其实赫麦尔尼茨基当时只是想跟俄罗斯联手，而且他联手以后，到了晚年--我前面也讲过--他其实就后悔了，是想反俄的。只是他很快就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后面几任盖特曼，维特夫斯基、马泽帕是都是反俄的，而且后来彼得大帝也讲过，说乌克兰的那些盖特曼，除了赫麦尔尼茨基以外，其他都是叛徒。当时从赫麦尔尼茨基以后一共有十七任盖特曼。那么，如果按照彼得大帝的说法，其中十五任都是叛徒，叛徒就是反俄的。那么，后来在这个时期就差点有一次就是被现在认为是乌克兰建国的机会，就是在赫麦尔尼茨基的后任叫做维特夫斯基，那么，他上台以后就实行了和赫麦尔尼茨基相反的政策，赫麦尔尼茨基，他不是联俄反波嘛，那么，这个人就是联波反俄。当时他就打下了这片地盘以后，他就跟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签订了一个叫做嘎加奇协定，宣布把乌克兰哥萨克控制的那块地方，当时的那块地方叫罗塞尼亚。他宣布罗塞尼亚--这里我要讲，罗塞尼亚这个名词，后来在现代还在使用。主要指的是二战以前是属于捷克的，叫做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这块地方一直就叫做罗塞尼亚，后来还曾经在二战期间成立过一个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共和国，我在我们的公号中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还提到这个，一个很短暂的、很小的一个国家，那么，在维特夫斯基时代，罗塞尼亚等于是乌克兰哥萨克建立的一个政权。他跟波兰和立陶宛曾经达成过一个协定，先订过一个嘎加奇条约。这个嘎加奇条约就是要把波兰立陶宛二元王国变成波兰立陶宛罗塞尼亚三元王国。本来是波兰和立陶宛的联合，然后乌克兰要加进去，加进去了以后就变成三元的国家。这个三元的国家，按照嘎加奇协定和波兰立陶宛的联合，其实条件都差不多，也就是说保持着两个---因为波兰和立陶宛联合就是这样---保持着两个国家的高度的自治，只是在外交上、军事上是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各有各的军队，各有各的宪法，各有各的宗教，甚至各有各的国

库，财政也是分开的。那么，在乌克兰学者的说法，说这个三元王国如果存在，三元王国当然不能说是乌克兰独立，但是这个三元王国的每一元，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罗塞尼亚，都有很强的自主地位，这要比赫麦尔尼茨基和俄国联手自主性要强多了。所以现在也有人把这件事情理解为乌克兰的第一次建国。但是，这个当然也是三元的，还不能说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单独的国家其实严格地说起来，在二月革命以前，乌克兰是没有人能够设想到这一步的。但是，当时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当然是有了，我刚才讲的这几个人，格鲁雪夫斯基、彼得留拉，他们当年都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这里我要讲，在俄罗斯乌克兰民族主义，当时得到了当时的政府的反对派得大力的支持，其中一个最典型的就是列宁。我们可以讲，**列宁或者说以他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政策完全是变来变去的。当他们处在反对派地位的时候，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乌克兰不独。**所以他们对乌克兰独立的支持，甚至比格鲁雪夫斯基这些人更极端。二月革命以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当时整个沙皇政权就垮掉了。那沙皇政权垮了以后，各地的那些民主派就上台掌权，在乌克兰成立了中央拉达。这个拉达，大家知道，在俄国，议会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像诺夫哥罗德就叫维策，就是我前面已经讲过。沙皇俄国时期叫杜马，苏联时期叫苏维埃，蒙古就叫呼拉尔，其实就是原始中讲的忽里尔台，然后乌克兰就叫拉达，其实都是议会的意思。那么，乌克兰在沙俄时期，它也是有杜马的。革命以后，杜马在俄罗斯变成苏维埃，在乌克兰就变成拉达。当时二月革命以后的乌克兰拉达当时提出的，是希望高度自治，并没有提出要独立。但是当时的列宁就唯恐乌克兰不独，就不断地在那里鼓吹，说乌克兰就是有独立的权利，而且，列宁当时连历史上的俄乌合并都是否定的。我们知道，后来苏共认为，赫麦尔尼茨基是乌克兰的解放者，所谓解放者，就是把乌克兰解放给俄罗斯。但是列宁在革命以前，他对比利亚斯拉夫协定是骂得很厉害的，说别利亚斯拉夫协定是乌克兰文化遭到摧残。赫麦尔尼茨基实际上是出卖了乌克兰，说乌克兰人就是有权利进行独立。**这个时候，列宁的乌独立场甚至比中央拉达还要激进。**早在拉达发表自治宣言之前，列宁就在1917年6月7日的真理报上说，我们认为波兰、芬兰、乌克兰以及其他非大俄罗斯的土地都是沙皇俄国和资本家侵占的土地，他们都有权利独立。不久，中央拉达和彼得留拉为主席的乌克兰军人代表大会在几天以后，就像列宁讲的那样，发表了关于乌克兰自治的宣言。当时这个宣言受到俄国的，当时俄国的临时政府，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推翻了沙皇以后的民主派。当然，他们民主派也还是有，也还是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就是还是所谓的俄罗斯的爱国者，这里我要讲，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爱国者是一个至少在列宁那里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坏的。他们就是认为，只要是爱国的就是反对国际主义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大家知道，第三国际的加入条

例其中就有一条，说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要和爱国社会主义一刀两断，而且是必须是立即的，不容讨论的。爱国社会主义都要一刀两断，爱国自由主义就更不用说了。

当时的列宁，他就成为彼得留拉发表的自治宣言--这时候还不是独立宣言了--成为这个宣言在俄国最高调的喝彩者。当时俄国自由派的言论报还是批评的，说中央拉达擅自发表公然违法的宣言，应该受到制裁。然后列宁就大骂言论报，说批评乌克兰独立就是凶相毕露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他说，彼得留拉的宣言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主张无条件完全承认乌克兰的权利，包括自由分离的权利。其实这个时候，中央拉达还根本就没有要求这种权力。这个宣言只是自治宣言并不是独立宣言。所以在这个时期，整个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和彼得留拉是根本没有任何矛盾的。在左右上，他们都是左派。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当时也支持乌克兰独立，而且彼得留拉好像更激进，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还没有夺权，我就巴不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越来越解体，越解体越好。但是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对乌克兰的态度立即就变得暧昧起来。十月革命以后不久，中央拉达于1917年的11月20号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十月革命是7号发生的，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是20日发生的，大概只有13天。那么苏俄整整一个月就没有公开的反应。当时列宁的说法是这样的：说所有这个沙皇领土上的这些国家，都有权利独立。如果你不让他们独立，就是俄罗斯爱国主义，应该是反动的东西。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是只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讲什么民族之类的。当时这个列宁又有一个说法，他说你独立是可以，但是资产阶级不能掌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权，而这个无产阶级，还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代表无产阶级。他说你乌克兰是可以独立的，但是乌克兰独立以后，必须由乌克兰这布尔什维克掌权，连孟什维克都不行。那么，这个自由派当然就更不行。一直到12月18日，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个内容很矛盾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一方面，他正式宣布成立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他有权同俄国完全分离，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民族权力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但同时要求，拉达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必须要让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主持政府，而且他提出一个具体的要求，就是当时俄罗斯在跟德国谈判，并且对当时顿河哥萨克中支持旧德国、支持俄国临时政府的就是卡列金将军（**卡列金，沙俄骑兵将军。出身于顿河哥萨克军官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指挥骑兵师，后任军长和集团军司令。1918年，因反苏维埃政权暴乱失败后自杀**），卡列金将军当时是顿河哥萨克的一个，当然也可以说是乌克兰人了。他占有的地方是在乌克兰境内，那么，卡列金是敌视苏俄的。他同时也是敌视彼得留拉的。他是忠于原来的旧俄国的，然后苏俄当时说，卡列金在你们那里，我们就要打卡列金，因为它是反革命。说你们必须跟我们保持一致的立场，我们跟德国谈判，你们也要跟我们步调一

致，而且你们必须让布尔什维克，当然是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在你们那里掌权。这个时候，拉达还没有答应。苏俄就在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大家可能知道乌克兰后来被苏俄兼并以后，他的首都一直是设在哈尔科夫的。哈尔科夫是现在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从十月革命以后到1934年，一直都是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到了1935年才迁到基辅去的。列宁发表宣言不久，他就在哈尔科夫另立了一个乌克兰政府，就和拉达对立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派了人去跟中央拉达，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因为他当时也没有说，我就要跟你闹掰。他只是说，你应该跟我在哈尔科夫的那些同志联手。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就跟格鲁雪夫斯基进行谈判。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借口主要就是卡列金事件，可是卡列金事件对当时左派掌权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讲，其实并不是个什么问题。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很快就说，卡列金是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要把它给赶走。就在这个时候，卡列金后来在1918年1月29日就兵败自杀了。这个事情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和》这本书里头也提到过。但是卡列金自杀了，苏俄仍然没有改变敌视拉达的态度，不过按当时的条件，苏俄当时要征服乌克兰是力不从心的。而这个时候德国已经进来了....一心要跟德国达成妥协的列宁很快就同意了。德国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两个国家。那么，我们分别跟你们签订协定，然后签订协定了以后，我还要做中间人，让你们两个国家也签订协定。列宁也一口答应了，于是在布列斯特就签订了三个条约：一个条约，就是俄罗斯和德国的停战条约。俄罗斯割让了一半的领土给，当然所谓的一半，指的是人口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就已经超过一半了，就不是领土的一半，而是人口的一半，割让半壁江山为代价和德国妥协。那么，另一方面，德国还跟乌克兰签订了一个协议。在乌克兰那个时候，哥萨克人选择的盖特曼叫做斯克罗帕斯基。那么，斯克罗帕斯基的盖特曼政府也和德国签订了一个类似的协定。这两个协定都被两个国家的反德的那些人认为是卖国的。列宁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后来就成为俄国的白军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内的所谓的左翼反对派，包括布哈林这些人，都是反对的，认为这个是丧权辱国。后来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就成为俄国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人都说列宁卖国，把国家出卖给了德国。而大家知道，后来的白军基本上是协约国支持的。那么，白军认为俄国仍然是一个在协约国方面和德国对立的。那么当然，他们认为列宁是卖国的。而同样，在乌克兰也有人说，斯克罗帕斯基是德国人的傀儡，是德国的扶植起来的。那么，当时中央拉达的那些民主派斯克罗帕斯基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在沙皇时期的一个军官。当然，他也是哥萨克军官了，所以在哥萨克中影响很大的。

当时中央拉达也持反德的立场，当时中央拉达和彼得留拉都在反德国人和反斯克罗帕斯基。可是这个时候，列宁倒是跟斯克罗帕斯基和德国人达成了一致。在那个布列斯特和约上，一方面他单独跟德国签订了一个不包括乌克兰的停战协定，另外就是斯克罗帕斯基也跟德国人签订了这么一个协定，而且列宁就单独跟斯克罗帕斯基签订了一个双方互相承认的决定，而且还成立了委员会，准备划定边界。所以当时索尔仁尼琴后来在他的书中大骂列宁说，说列宁不仅支持乌克兰独立，甚至都不反对乌克兰独立以后变成一个亲德的盖特曼国家，就是君主国家。当然，盖特曼不能说是君主，但是肯定和现代的宪政政府还是有些区别的嘛。是也就是说，当时的列宁其实是非常之实用主义的，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所谓的爱国情绪。而且在这个时候，苏俄以及其他在乌克兰的支持者，就是当时苏联也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片地方，但是他们实行的政策就很糟糕，就是所谓的余粮收集制，把农民的粮食都抢走。就是我前面曾经讲过，实际上是粮食收集制，不是余粮收集制，就是把农民的口粮都抢走了，激起了普遍的反抗。因此可以说，当时的不仅苏俄在乌克兰不得人心，就是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当时也是不太得人心的。但是斯克罗帕斯基却废除了他们搞这套制度，所以当时列宁也显得无可奈何，在列宁的著作中就讲到，说乌克兰人民已经疲倦了，他们去做某种蠢事，甚至投靠斯克罗帕斯基，因为大多数人民是愚昧的，他们觉得斯克罗帕斯基更好。1918年7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五大上作的报告也讲，说乌克兰人民正乐得甚至投向斯克罗帕斯基，说是我们要吸取教训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列宁对乌政策的出发点完全是实利至上的，乌克兰政权是左还是右，是否得到人民的认同，甚至对外政策是不是与苏俄协调，这都是次要的。1918年11月，德国战败。盖特曼政府随即垮台。彼得留拉他们又发动了一次乌克兰革命，把那个亲德的盖特曼政府给推翻了。那么，等于是乌克兰再次出现了左派掌权。等于是原来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乌克兰同志，在德国人走了以后又回来了。但是，列宁可以承认斯克罗帕斯基的政权，在德国的威胁下。反而乌克兰成立了革命政府以后，他们原来都是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反而反目成仇。索尔仁尼琴以后就说，他说列宁在为了要讨好德国人，甚至连乌克兰的右派掌权，他都欣然接受。但是一旦德国战败了，他对乌克兰的左派也举起了屠刀。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德留拉的实力稍微大一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就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乌克兰兄弟们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向乌克兰发动进攻了。实际上，当时苏俄的敌人很多，也还不光是彼得留拉。那么，后来协约国支持的俄罗斯境内的其他军队，我们后来按照列宁的立场，把这些军队都叫做白军，其实现在看起来是很成问题的。这里我要讲，列宁之所以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其实当时的俄国并不存在的一个与红军对立的统一的白军势力。如果有这么一个和布尔

什维克对立的统一的白天势力，那红军肯定是打不过的。其实问题就在于当时内战的时候，是乱世英雄起四方，跟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有形形色色的力量，有反俄的，也有反共的，有反俄的左派，也有亲俄的右派。在乌克兰境内，当时也有支持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旧俄国政府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军队。像大家都知道的，南俄的白军，包括邓尼金，包括弗兰格尔，这些人他们都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活动，但是他们都是反对乌克兰独立的，他们都是要维护旧俄国的，这些人都认为苏俄、列宁和彼得留拉都是非法的，他们还是认为十月革命以前的临时政府是正统。

这里还要讲，当时的白军中真正希望恢复沙皇的几乎没有，几乎都是赞成共和的。正如最近的一个，在俄国最近很出名的叫做，我一下忘记了，一个极右布尔什维克，就是认为沙皇最专制的一些人和列宁其实都是很伟大的。而共产党内的比较温和的人和沙皇手下比较支持宪政改革的人都是坏的，讲得简单点，就是极左极右都是很好的，但是温和的左和右都是很坏的，这么个人。这个人就讲，当时乌克兰境内这一些白军，就是俄罗斯的白军，实际上也是英雄，为什么是英雄呢，因为他们虽然也反对列宁，但是他们都是要维护大俄罗斯的。那么，当时这些人曾经一度把列宁打得很厉害，当时苏联红军主要为了对抗他们。到了1919年，又一次跟彼得留拉政府言和，派出代表团进行谈判，因为南俄的那些俄罗斯白军，就是邓尼金和弗兰格尔都是得到协约国支持的，所以彼得留拉这个时候也反对协约国。这个时候，列宁就又说，我们现在不要跟彼得留拉作对，甚至他要求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也要暂时放弃与彼得留拉，但是一旦邓尼金这些人失败了，那么，俄国就又对乌克兰发动战争。那么，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就是彼得留拉这些人，当然实力还是不行，最后就是他们从乌克兰退到西边，当时西边还有一个就是由乌克兰右派民族主义者建立的政府叫做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里我要讲，乌克兰的东西之分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基本上是越往西边就越亲俄，越往西边就越右。彼得留拉在乌克兰内政中，它算是左派，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基本上也是个左派的共和国。但是同时当时在右边，当时在西边还有一个得到波兰支持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个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彼得留拉当时并没有发生冲突，但是都持各自独立的那种态度，但是**在苏俄进攻下，后来彼得留拉就跟西乌人民共和国就达成一致，两国就合并了。合并以后，而且也得到了波兰的同情。**但是后来波兰自己跟苏俄发生了战争，战争以后就签订了里加条约，里加条约以后，等于是乌克兰的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就划给了波兰，波兰也就要求彼得留拉不要再生事了，因为波兰说，我们已经跟列宁达成妥协。乌克兰大概3/4就被苏俄占领了，还剩下1/4和白俄罗斯在大概1/3，当时就归波兰。这里我要讲，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当然也长期归波兰。因为我前面讲过，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曾经势力很大，一直到黑海边

上。这些地方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波兰的领土，至少也是波兰的势力范围。后来是俄国灭亡波兰以后，才把这些地方拿走的。包括赫麦尔尼茨基在投向俄国之前，那个地方也曾经是属于波兰的嘛，所以等于是波兰复国，波兰在1918年在国家灭亡以后，在一战以后，德奥战败，沙俄也被推翻了。他又恢复了独立。恢复独立以后，他也要求继承原来的波兰土地，结果因此就跟列宁发生了战争，就是所谓的苏波战争。然后苏联军队一直打造华沙城下，然后被波兰军队打得大败，其中的主力就是哥萨克第一奇兵军。第一奇兵军在俄国内战中所向披靡，但是在进攻波兰的时候，在华沙城下和达莫西奇这两个地方都被打得大败，就逃走。后来就签订了里加条约，里加条约是一个对波兰相对有利的条约，就是不仅承认了波兰独立，而且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历史上属于波兰的这些地方也划给了波兰。

这个时候，波兰就要求彼得留拉不要在中间再生事了，算是出卖了彼得留拉。彼得留拉自己的力量也没有办法跟苏俄抗衡。而且在波兰做出这样的态度以后，如果他要继续抵抗，那他跟波兰也要闹翻了。他当然只好同意，于是他就成了流亡者。后来彼得留拉从波兰流亡到法国，最后在法国被暗杀。现在就成了乌克兰的民族英雄。

但是这里我要提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里头他讲的保尔，保尔就是一个乌克兰人，但是他是一个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在保尔的立场上，彼得溜拉这个乌克兰独立事业的支持者，当然就是所谓的匪帮了。这本小说里头对彼得留拉的很多攻击，当然都是基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但是有一个问题也的确存在的。这也是乌克兰在西方各国的心目中有顾虑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时期，以彼得留拉为代表的乌克兰政府有排犹倾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里头也讲到彼得留拉、凶恶的匪帮，杀害了很多犹太人。这个小说里头有这样的故事。在乌克兰哥萨克，我前面已经讲过，乌克兰本身就是那个哥萨克人组建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也知道乌克兰现在的国歌，也就是彼得留拉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里头也讲到，我们都是哥萨克人的子弟嘛。乌克兰的这个国歌，我会把它附在后面，大家也可以听一下，里头就有一句话是，我们都是哥萨克的兄弟。哥萨克跟犹太人之间是有很深的矛盾的。这个矛盾，其实金雁在我们的公号里头，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乌克兰人，大家知道他们原来是盲流，后来被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统治以后，他们处在底层。然后波兰的地主和贵族，他们有庄园，他们的庄园中有很多哥萨克或者说乌克兰人是农民，但是这些贵族本身都不直接管理庄园，管理庄园的具体的经营者，都是犹太人，所以等于是犹太人是直接跟乌克兰人是有矛盾的。当时的犹太人并不是庄园主，也不是地主。庄园主和地主，乌克兰人够不着，他们也不住在庄园里头。那么，真正在庄园里头管他们的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当然传统上是善于经商嘛，而且犹太人受到排斥，他们不能拥有土

地---这个大家知道，在当时的欧洲是个普遍现象。当时的基督徒都排斥犹太人，不管是东正教的，还是天主教的。因此说，他们是不能拥有土地的。不能拥有土地，他们只好做买卖，搞金融，包括替人家当管家。犹太人当管家嘛，当然也是很苛刻的。实事求是地讲，所谓的犹太人善于经商，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比较苛刻。这个不光是俄罗斯人有这个印象，包括连莎士比亚也有。大家可能都知道，莎士比亚小说里头的夏洛克，所谓吝啬、CP、苛刻那形象都是被描写成犹太人的。要说的话，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有很浓的反犹的特征。再加上彼得留拉也是所谓的左派，左派是代表穷人的嘛。所以因此也就有这样的事，的确这些事情都是有的。

不过这里我要讲，当时站在苏维埃立场的那一部分哥萨克，也同样是排犹的。关于这一点，其实大概十年以前，我们已经把巴别尔的很有名的小说《第一骑兵军》翻译成了中文，这个第一骑兵军里头描写的布琼尼的部队，就是站在苏俄一边的乌克兰人，或者说叫做红色哥萨克。红色哥萨克也是杀了很多犹太人，当时支持苏俄的哥萨克和要求独立的哥萨克跟犹太人都有矛盾。这是哥萨克的一个老问题了，一方面，哥萨克我前面讲到盖特曼政治，他就是有这个特点。第一，他看起来是有民主传统的，因为他从来也不专制。盖特曼他也不是世袭的，它都是选举的。但是问题是他不承认反对派，它是要求一致同意的。它好像是民主的，但是他却没有自由。它没有正常的反对派，如果你要反对，你就变成武装对抗了，所以乌克兰人往往会很容易出现内部的冲突。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跟周边的那些事例，往往都是，不管是俄罗斯，波兰，瑞典，土耳其，都是时好时坏，都是依靠一方打击另一方。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不管他对波兰也好，对俄罗斯也好，在西方很有影响。犹太人在整个欧洲都是弱小民族，但是二战以后，犹太人在西方是普遍得到同情的，再加上犹太人的确是经济能力各方面也比较擅长。犹太人的立场也影响到西方的立场，所以西方对乌克兰民族主义也是有些忌讳的，因为历史上他们的那个排犹现象。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所谓的排犹也不光是彼得留拉，哥萨克也都有这种景象。

乌克兰第一次独立，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很快失败了，昙花一现，从1917年10月就是十月革命--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讲，就是彼得溜拉和列宁两个人，一个是俄罗斯的左派，反对沙俄的，建立了苏维埃俄国，而彼得留拉也是反沙俄的左派，但他是乌克兰左派，他建立了拉达的乌克兰。一个是苏维埃俄罗斯，一个是拉达的乌克兰，最后是苏维埃俄罗斯灭掉了拉达的乌克兰。乌克兰的第一次独立，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共就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是这里头积累的矛盾就很大了。从1918年苏联开始在哈尔科夫，苏俄开始.......在这里我要讲，苏联，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成立于1924年，所以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

，我们不能就有了苏联。1917年到1924年，世界上只有苏俄，就是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当时还没有苏联的。苏联是到了1924年由四个加盟共和国，那是最初的四个加盟共和国，形成一个联盟，那才有了苏联。所谓的四个加盟共和国，就是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本身是个联邦，他又跟其他三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更大的联邦---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这四个国家成立了苏联，所谓的南高加索联邦，就是后来的外高加索三国，就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那么，1918年，当时的苏俄就建立了乌克兰的苏维埃政府，一开始他在哈尔科夫、管的地方很小，后来逐渐就打败了彼得留拉，打败了邓尼金，打败了弗兰格尔，就控制了乌克兰。然后一直到1924年，乌克兰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联手，和其他三个国家联手组成的苏联。那么，这个时期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乌克兰，从1918年一直到1991年。维持了70多年。这个时候的乌克兰，可以说是既灾难深重，同时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处，这应该实事求是地讲。为什么说深重灾难？那是因为，乌克兰不仅和俄罗斯有矛盾，而且在俄罗斯本身，它的社会主义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也经历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过渡，大家知道，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它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它是非常强烈反对爱国，非常强调国际统一、世界革命，把所有俄罗斯什么都是看作是反动的。当时的白军都是爱国者，至少在白军看来或者至少在协约国看来都是反俄的。他们对外扩张从来不用俄罗斯国家，或者说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这种说法。他们对外扩张从来都是后来的列宁式联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列宁式联邦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承认沙俄控制这些国家都是不对的，承认沙皇帝国应该解体，承认非俄---我前面引用的列宁的那段话嘛，就是非俄罗斯的那些地方都是沙皇侵略扩张得来的，包括乌克兰，包括波兰，包括芬兰，他们都完全有权利取得完全的独立，甚至这些民族本身只要求自治。列宁就开始说，你们应该要求独立了。但是他们真正独立以后，列宁又提出，我们要搞世界革命，我们俄罗斯不想兼并乌克兰，可是我们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有权利帮助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在乌克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或者说叫做苏维埃政权。所以当时苏俄的扩张是以世界革命为意识形态背景的，他并不以俄罗斯的名义，它是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既然是支部就是同志了。那么，同志有难么，我们就...然后你们夺取了政权以后，你们仍然是独立的。但是独立呢，我们党内又是同志。乌克兰共产党后来一直是乌克兰的唯一的执政党。在乌克兰，苏共在乌克兰的力量从来就不叫俄共，俄共一直到1990年才成立的，以前是没有俄共的，以前没有俄共，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一个单独的共产党。其实很搞笑的，只有俄罗斯是没有的。俄罗斯的共产党就是苏共，那么，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首先是本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比如说在乌克兰就是乌共，然后乌共再作为苏共的一部分再加入苏共

。可是乌克兰号称是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苏联共产党，或者说原来的叫做联共布---我们讲，这个党名字变过好几次的，最早叫做社会民主党。有的时候，又叫社会民主工党，其实这个工党在英文中是没有的。俄文中有社会民主工党这个词，也不只是俄国，在欧洲各国的共产党翻译成俄文，后面都有个“工”字，有一个工人字样。但是，在英文中都是叫社会民主党的。那么，后来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后，他就要跟社会民主党分手了。于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就改成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叫俄共布。成立苏联了以后，又搞了一个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就是联共布，然后到了1949年，那个时候，因为孟什维克早就没有了，所以就不保留布尔什维克这个名称了。然后一直到战后才改叫苏联共产党，它是这样。这个时候联共布，下面有一个乌克兰共产党布，就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这个算是乌克兰的执政党。可是这个时候的乌克兰，他的政治有个特点，就是极其不稳定。在1918年到1928年期间，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有的时候叫总书记，一共有十个之多。总共有13任，因为它同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有几个任期，而且经常调走了又调回来，所以从1918年到1928年，这十年时间他就有十个人当总书记，一共有13任，每一任，只有几个月。这个时候的乌克兰乌共第一书记像走马灯似地换得很频繁，为什么换得很频繁，就是当时俄共正在进行党内斗争，就是斯大林这一派跟托洛茨基、跟布哈林、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几派，再加上乌克兰人普遍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所以这十年期间乌克兰的这十个乌共的第一书记，其实只有一个是乌克兰人。而且这个乌克兰人在任的时间很短，就是曼努伊尔斯基。这个人在1921年当了乌共的第一书记，但是很快就被调到共产国际去做傀儡。他后来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但是大家知道，共产国际其实是列宁、斯大林这些人控制的，他到共产国际当主席，其实就是一个虚职。他原来的第一书记，其实只当了很短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乌克兰共产党的头头，既不是乌克兰人，同时往往也不是俄罗斯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通常都是波兰人、犹太人，当然也有乌克兰人，还有一些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主要就是波兰人和犹太人。为什么是波兰人和犹太人，因为道理很简单。第一，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主义者，最早其实主要是在三个民族中人特别多，就是**号称是当时沙皇俄国多民族国家中的三个共产主义民族，这三个民族中左派共产主义者特别多。这三个民族就是波兰、犹太和格鲁吉亚。**那么，当时俄罗斯人中在布尔什维克高层，在社会民主党的高层中，人数都是比较少的。那么，因此布尔什维克当时的这几个民族的人都很多，波兰、犹太人都很多。而且在1920年苏波战争的时候，苏俄是 向波兰进攻，结果后来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支持苏俄的波兰共产党人，在波兰都待不住了，于是就

都留在了苏俄。那么苏俄就利用他们去管理乌克兰人，所以这个时候的乌克兰主要是由一些波兰人和犹太人当共产党的领导人的。

那么，这些人尤其是波兰人，在乌克兰当--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讲，他们等于是背叛了波兰的祖国，然后到苏俄，然后他们在苏俄就表现得特别积极，尤其是在斯大林夺取政权，跟其他派别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这些人都是非常支持斯大林的。所以这个这些人执政的时期，尤其是一个叫做柯秀尔的人，这个人也是个波兰人。那么柯秀尔从1918到1928年这十年间，他曾经三次在乌共当第一书记。后来1928年以后，他又当第一书记，而且开始了一个任期很长的过程，从柯秀尔开始，他当第一书记就当了十年。后来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这些人当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到最后谢比尔斯基、谢列斯特这些人就比较长任。在柯秀尔之前基本上都是一年，甚至几个月就都换掉。那么柯秀尔从1928年到1938年，当了十年的总书记。这十年，他是把乌克兰人害苦了。他第一，他搞党内斗争，搞得很厉害。肃反搞了，杀了很多的人。第二，他还对乌克兰的农民态度是非常之不好。他是1928到1938年当乌克兰的第一把手。那么，乌克兰两大灾难，一个就是大饥荒，乌克兰的大饥荒饿死了--苏联时期说饿死了1/10的人。那么，乌克兰独立以后，当然就说得更邪乎了，有的说1/9的，有的说1/8的。现在乌克兰大饥荒，大量的饿死人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的，唯一的区别在于俄罗斯的普京认为这是共产党对苏联各族人民犯下的罪恶，不是一个族对另一个族的。而现在的乌克兰的主流舆论认为，这就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在2013年，当时乌克兰的执政的总统是个亲俄派，叫做亚努科维奇，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人在2014年的颜色革命中被推翻了，给大饥荒纪念碑。梅德韦杰夫作为俄罗斯总统，给大饥荒纪念碑献了花圈，而且好像我记得好像还是做出了很高的姿态，类似于勃兰特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那样，做了很高的姿态。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们是有分歧的，就是这个大饥荒，到底是共产党对各族人民的犯下的罪，还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犯下的罪。在这一点上，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其实包括亚努科维奇亲俄的人，当时都是持这个态度的，就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犯下了罪。但是，当时的梅德韦杰夫就已经表示：这个事情虽然是历史上一个非常可耻的事情，但是俄罗斯人本身也是受害者，这个事情不应该算在俄罗斯人的头上，应该算在斯大林主义的头上，斯大林主义是等于是造成了俄罗斯各国人民的共同灾难。不只是乌克兰人，但是，乌克兰的大饥荒，有没有对乌克兰人的一种种族的情绪呢？如果你要说没有，的确也有一个问题你是不能解释的。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期间，在柯秀尔执政之前，十年时间就换了十个人，这十个人中只有一个是乌克兰人。柯秀尔执政长达十年，就是从1928到1938年。但是他又是个波兰人，柯秀尔走了以后换了一个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他是乌克兰境内出生的，我前面曾经讲过：中国

有些人说他是乌克兰人，但是，他其实不是。他是在乌克兰境内出生的俄罗斯人。可以说一直到1949年，梅利尼科夫第一次作为乌克兰人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这之前有一个很短的，就是我前面讲的曼努尼尔斯基，他只当了一年。除了曼努尼尔斯基以外，从1918年一直到1949年、整整31年的时间，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从来就不是乌克兰人。难道这里头没有对乌克兰人的歧视吗？这当然可能是有的。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各自理解了。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了苏联时期，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一直都是很不满。但是应该说，到了赫鲁晓夫改革以后，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从梅利尼科夫开始，后来是基里琴科、谢列斯特、谢比尔斯基，乃至最后的伊瓦斯科，后面的这几任就全部都是乌克兰人了。但是，乌克兰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至于后来到了苏联剧变以后，再次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个单元要讲的问题了，也就是和现在的乌克兰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下次再说，谢谢大家。

《两次“革命”与乌俄战争：乌克兰恩仇记（三）》

秦晖 2022.02.21

大家好，我们关于乌克兰的第三次演讲开始了。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两次颜色革命和俄乌战争**。两次颜色革命，当然是和苏联时期的俄乌矛盾，以及苏联解体以后的俄乌关系有关的。上次我已经简单地讲了一下苏联时期的俄乌矛盾，但是我还得做一些总结。然后转入苏联解体以后的情况。在这之前，我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对上一次演讲的提问回答。上一次我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们给我发了两个问题汇编，我以为第二个是汇总了第一个的，所以只看了第二个，后来才发现在第一个汇总其实完全是另外的，所以这个汇总就加到了今天。加入到今天以后这个问题就特别多，所以我今天的回答，与这个课程本身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人提到中国农村，我就不回答了，我只挑和乌克兰问题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有关的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有人提出，说是雅典当年败于斯巴达，诺夫哥罗德又败于莫斯科。这些自由城邦败于更野蛮的对手。照理说，自由会带来更高的创造力和生产力。雅典和诺夫哥罗德当年有这种优势吗？因为有一种可能就是，诺夫哥罗德、雅典只是政治民主，但是经济上并不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秦答：这里我要讲，诺夫哥罗德是不是很强，我不知道。但是的确，雅典的经济、现在是有争论的。大家知道，关于古典经济从来就有原始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几十年的争论。但是有一点没有问题，雅典的经济是不是非常发达，是不是希腊城邦中最富的一个，或许有争论。但是斯巴达的经济是非常糟糕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斯巴达基本上是一个禁欲主义的国家，除了能打仗，其实别无所长。斯巴达人的生活是非常之粗陋的。所以，斯巴达式生活，现在在欧洲几乎就是个成语。就是说，这些人除了锻炼肌肉准备打仗以外，其实啥都没有享受。如果就人们的享受而言，斯巴达是最差的一个，但是它就是能够打胜。所以我觉得在战争中能不能胜败，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我们不能说，民主制度就一定打不过野蛮。那比如说希波战争就是嘛，很多人都用希腊打败波斯，来证明民主的优越。这里我要讲，斯巴达，按照希腊的标准，它不是民主国家。但是，也很少有人说他是专制国家。如果说雅典是民主国家，斯巴达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寡头制的国家或者贵族制的国家。斯巴达肯定不会像波斯那样，是一个帝制的，像秦始皇那样的，那肯定不是的。所以希波战争，希腊城邦跟波斯打。波斯是个专制国家，这边的希腊城邦，即使包括斯巴达在内，与波斯相比，也是民主的，或者说不专制的。

关于民主的定义问题就更复杂了，我就不想扯在这里。但是那次战争显然是更民主的国家取得胜利，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如果把问题简单化，就是假定有两个国家，其他的条件全都一样：技术水平、武器装备、战争实力，全都一样。只是一个专制、一个民主，或者说一个文明，一个野蛮。我认为野蛮国家要战胜文明国家的概率是很大的。因为道理很简单，野蛮国家可以不择手段，而文明国家是要择手段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条件下，文明国家就是比野蛮国家被动，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文明国家有个好处，就是文明有创造力啊。这里我讲的都不光是民主了，就是不民主的国家中也有文明与否的问题嘛。文明国家的创新，实际上，人类社会的进步主要就是靠创新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文明要值得追求。文明国家有创新，比如说，最近二百年来，自从工业革命以后这二百年，民主国家经常是得胜的。我这里要先讲清楚，所谓民主国家经常得胜，也不是说正义就一定得胜。因为民主国家的对外战争，也许从国家利益讲，他也有自私的一面。比如说，民主的列强也有也搞过侵略。这个我不想涉及到道义问题。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民主国家几乎是常胜的。那些专制国家，一个又一个老大帝国，包括中国在内，当然也包括沙俄，什么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都打得很糟糕的。的确是最近这二百年，民主国家或者说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是经常获胜的。这个获胜，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由于工业革命、由于民主国家的创新，他们在技术上始终是高。即使今天的美国，其实也是这样。但是，全球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技术的转移其实是挺快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因为哪怕那些不自由的国家，它是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但是，文明国家的创造，他很快就可以拿来用了。这个我是已经不止一次来讲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不过其实我们也不必看得太严重，因为在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就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都不光是文明与否。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所以不打算在这里再多讲。

在刚才我已经讲了，雅典的经济肯定要比斯巴达发达，这是毫无问题的。诺夫哥罗德在我看来，在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打仗的时候---比如说彼得大帝以后，他当然还是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在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打仗的时候，莫斯科发展程度要更低。这个大概也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发展程度高，不见得就能打胜。甚至这一点，专制国家、野蛮国家是不是人们更勇敢，这都不一定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民族中勇敢和胆小的人其实都是有的。而且，如果勇敢作为一种品质的话，他和智慧一样，基本上也是正态分布的，就是特别聪明的、特别笨的人，特别勇敢、特别胆小的人都是少数。但是专制国家有一个特点，是民主国家没有的，就是专制国家的人不见得比民主国家的更不怕死，但是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相比而言，更不怕

死人。这里我要讲，人不怕死和国家不怕死人是两回事的。民主国家，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很怕死人。这是国家怕死人，不是说他这个国家就没有勇士。但是专制国家经常就是不管你人死不死，反正统治者一声令下，你就给我打。你不打、你不上去，我就杀你，这没什么可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骇人听闻的，像希特勒，他就一直打到最后，一直到他自杀，他都不投降。一战的时候，德国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一战的时候，至少德国没有像希特勒专制。威廉帝国其实是一个半君主立宪的国家，它是有议会的，但是皇帝也有权力。应该说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德国，他不是民主国家，但是肯定没有纳粹那样专治。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很快就投降了。那个时候，战争都还没有打到他们国境内，在法国打了几次败仗，那就打不下去了。当然，他国内的反战是导致他战败的最重要原因。而国内反战，其实就是表明它还是比较民主的。在希特勒时代，谁敢反战。谁敢反战，马上就把你都杀光了。其实德国有人反战，就表明他那个时候并不是很专制的国家。他就是打了败仗，然后人民反战，他就打不下去了。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但是你要说，为什么人们文明还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也讲过，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第二，您对这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所出现的混乱状况有何看法？

秦答：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个假问题。因为什么叫颜色革命？虽然我早就讲过，红色算不算颜色之一。所有发生变化的国家，你都可以叫做颜色革命。这些变化有好有坏。有着变化带来了稳定，有的变化带来了混乱。我们如果具体谈的话，就谈乌克兰。我整堂课都是要谈这个事的。至于把它合在一起，说颜色革命的国家出现混乱，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的。定义什么叫混乱，什么叫颜色革命，都是搞不清楚的。我就不回答了。

第三个问题。说，秦老师以前说过，民主制是个好东西，可是在解决宗教民族冲突问题上显得无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是有宗教民族冲突背景吗？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虚张声势，要存在感，是杀鸡吓猴，演给俄罗斯民众（看）以提高统治的权威，其结果只能是引而不发。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秦答：其实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会不会打，我在上一次已经回答过了。至于我前面讲的，确切地讲过，我有个观点，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解决阶级冲突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解决身份政治往往是很困难的。身份政治当然就包括宗教，包括民族冲突。很明显，宗教民族这一类的身份政治，用民主制度来解决的确是难度比较大，要比解决左右的冲突，解决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的冲突，解决穷人富人的冲突，解决劳资冲突都要困难。因为经济冲突，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第一是它可以调和。第二，它可以用于讨价还价。第三，它比较理性，因为是

可以计算的嘛。不过我这个观点，不能解释为：用专治来解决这些冲突就是更好的。我这里只能说，民主制度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困难，但是你说专制制度解决这些问题，就更好吗？另外一个话题就很有意思，他们认为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地方是不能搞民主政治的。搞民主政治，必须是个橄榄形社会，就是中产阶级占多数。

关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我以前曾经讲过。这根本就是一个骗人的概念，用在中国就是个骗人的概念。实际上所谓的中产阶级根本就不是指的中等收入者。我这里指的是，在西方讨论宪政民主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他们说，宪政民主要产生，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一个middle class。他们这个时候讲的middle class，当然，很多人还把这个middle class用到发达国家现在的这个状况。比如说现在的美国是不是有middle class呢？有，就是中等收入的。收入从几美元到几美元，但是这个和什么民主的产生是没有关系的了，因为美国已经二百年了。现在讨论的美国的中产阶级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要讨论，为什么会发生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光荣革命啊，为什么中世纪会比被宪政所取代？如果你谈论这些问题，有些人也会谈middle class，但是这个意义上的middle class就根本就不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概念了。我前面讲过，他就是第三等级的概念，就是纳税人的概念，就是市民的概念。这个根本就是和我们现在讲的中等收入者不是一回事的。不过，假如有人说两极分化很严重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的地方，搞民主是有风险的。这点我当然是同意。矛盾搞得非常尖锐了以后，你不管搞什么，他都容易点燃火药桶、发生爆炸的。但是这个话，我认为简直就是废话。两极分化是什么情况下不危险呢？什么情况下都很危险。假如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古代就会发生农民战争，那也不是搞民主。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人口死掉一半的那些大冲突，那你可以说，都是因为两极分化严重。是不是因为两极分化了以后，又搞了民主，所以他就发生严重的冲突。那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两极分化非常严重，那对整个社会不管你搞什么制度都是很危险的嘛，你在这个时候启动民主，当然是很危险的。你在这个时候加强专制，它不同样的危险吗？所以两极分化本身很危险。那是一回事。把他扯到是不是能够搞民主，我觉得是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这个也就是我的回答。

有个问题，说是，乌克兰弃核的时候，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都对它的安全做了承诺，包括俄罗斯，而且这其中还包括对他的国界那个承诺。普京显然是出尔反尔。这个我觉得就不行了，是不是因为太轻信国际秩序？

秦答：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光是个国际秩序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在作出承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是诚心的，也没有说、已经计划好，什么时候就要违背诺言。历史的发展

总是不断地在变化的嘛。乌克兰在应付这些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很多了。我下面要讲，第二次颜色革命的时候，我会谈到。这里就不多讲了。

下一个问题，关于北约东扩，哪种说法是真实的？美国政府说，北约从来没有承诺不东扩。但有美国学者根据文件考据出，当时北约和俄罗斯有个模糊的协议，主要是为了让东欧国家尽快从俄罗斯控制下的华约组织中脱离出来，重点是让东西德尽快合并。你认为哪种观点正确？为什么乌克兰总统说，美欧不要火上加油，让乌俄问题激化。

秦答：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其实西方在北约东扩这个问题上，美国或者西方并没有说北约一定要东扩，或者就绝对不东扩。美国只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做出“我加入或者不加入”的决定，这是国家主权嘛。就北约而言，他也有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权利。现在俄罗斯要求他们不准提出加入北约，或者说北约不准接纳他们。那从最起码的国家主权来讲，这根本就是蛮横无理的要求。我加入不加入是一回事，你要我保证不加入，你凭什么？我也许就是不加入了，但是我也不能对你保证。我觉得现在北约是没有什么动力要吸收乌克兰。因为北约现在显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如果你说他要答应说，以后我坚决不接纳乌克兰，谁愿意做这种答应。从常识来讲都是这个样子的嘛。比如说，我现在就逼你做一个承诺：你在家里头不准吃西餐。也许我其实根本就不想吃西餐，但我凭什么要对你做这个承诺。我就不想吃肯德基，但是你说我要对你保证我不吃肯德基，哪有这种道理啊？我觉得，现在俄罗斯提出的这个要求，那的确是非常蛮横无理的。如果你真的不希望北约东扩，那你就表现得讲道理嘛。你从2008年欺负格鲁吉亚，2014年欺负乌克兰，你步步进逼，那不是把大家逼着越来越恐慌了嘛。如果你表现出很友好，那当然，加入不加入北约本身就没有什么必要。至于西方和俄罗斯在北约东扩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其实它有过多次的变化。你说什么承诺不承诺，其实那是一回事。但是，西方和俄罗斯在北约这个问题上是多次变化的。其实用不着美国学者的考证。官方文献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就是当年在东西德合并的时候，当时俄国和美国、俄国和西方的确是做了一些协议的，就是俄国做出一些让步，然后北约或者和西方说他们也会适可而止。但是，这些事情最后都被东德本身的事态给冲破了。因为当年戈尔巴乔夫就说，他说，东德可以民主化，我们不干涉，但是东德不要加入西德。其实还不是什么北约不北约的问题，他当时只是说，他同意东德民主化，但是不同意两德合并。但这个东西显然是不现实的嘛。你不民主也就罢了，你一民主了，那东德人都要求加入西德，那你镇压不镇压，你要是镇压还是民主嘛；你要是不镇压，那东德的人都愿意加入、西德的人都愿意接受，那你怎么能够防止它不加入呢。后来当然就不成立了。不成立以后，然后又说，东德是可以加入西德的，但是加入了以后就不要加入北约。那西德本来就在北约里头了，你加入了西

德，怎么可能不加入北约呢。到了后来，实际上随着冷战的双方态度都在不断的变化，到后来，到了叶利钦时代，甚至在普京执政之初，俄罗斯其实对西方是表现得相当的友好。当然了，你说是软弱也可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要民主化了嘛，民主化，那就融入你们了嘛。当时，叶利钦的确讲过说，既然华约都不存在了，俄国也不会再把西方当做敌人。那北约是不是就可以不存在了。但是后来北约说，那还是需要存在。比如说南斯拉夫问题。集体安全还是需要的。当时叶利钦和俄国的很多人说，如果存在，那我们干脆加入行不行？所以当时有一种可能，就是，俄罗斯民主化如果顺利，俄罗斯自己就可以加入北约。如果他加入了，那不就更没有什么东扩不东扩的问题了嘛。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当初谁都没有想到的情况，当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民主倒退了。

关于俄罗斯民主倒退的问题，我后面要讲。我觉得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两重错误的。一开始，他们对俄罗斯刚刚开始有一点民主倒退的时候，就大惊小怪得很厉害。好像俄罗斯马上就要100%的和他们一样才行。但是到了后来，它们一方面大惊小怪，另一方面对俄国的扩张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包括2008年从格鲁吉亚开始。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后面要谈到，我觉得这个问题反过来，就导致了俄国民主倒退得越来越厉害，这个问题是明显的。

现在中国有一种舆论说，俄乌矛盾是美欧挑起来的，甚至引了一些说法，说乌克兰人都怪美欧火上浇油。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荒唐的，而且对乌克兰人的抱怨呢，我觉得是完全是断章取义的。乌克兰人现在主流的就是说，你北约不帮我。我跟俄罗斯搞成这个样子，你北约不帮我。你北约不够强硬，他们最大的抱怨，其实就是这个东西。那所谓的强硬，当然就是火上浇油了。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抱怨呢？因为道理很简单嘛。你实际上没有那么强硬，但是，你要装出强硬来。那当然会把这个问题搞得很麻烦了，你实际上表现得很软弱，那俄罗斯它就更有恃无恐了。但是你自己表面上又要表现得很强硬，那你表现得很强硬，那不是让普京更容易说服他的那些俄罗斯人嘛。普京就会跟俄罗斯人说，你看西方现在很强硬，我们要如何如何。如果西方真的很强硬，那当然乌克兰他巴不得了。但是乌克兰就害怕西方口头上很强硬，但实际上并不强硬。那当然等于把乌克兰架在火上烤了。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很深奥的问题，从人之常情来讲，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的。

关于乌克兰东扩的问题，其实说穿了，就是俄罗斯越来越霸道，和俄罗斯接壤的那些国家，要么你就投降，要么你就需要保护。要他投降，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如果乌克兰主动对俄罗斯做出某些妥协，比如说，在俄罗斯人问题上什么什么，其实西欧不见得就不高兴，甚至我觉得他们是偷着乐的。因为这个可以免掉他们参加这场豪赌嘛。但是他们不能这样说，尤其是民主国家就更麻烦，因为民主国家它是要讲政治正确的嘛。所以民主国家往往出现的

一种现象，就是我经常讲的，叫做小饿大喊、大饿不管。小饿为什么要大喊呢，因为政治正确，民主国家的人都是道德情绪高涨，碰到一些他们见不惯的事情就要说话，你政府又不能控制言论。那大家不就说了。但是一旦问题发展到需要我出兵打仗了，那民主国家是怕死人的啦，我前面已经讲了，你让老百姓去死。那要做很多动员工作，那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所以一旦严重成这个样子，他们就反而不说了。那你这个不是有点扯吗。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所谓的绥靖主义，某种意义上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他的选择就变少了。民主国家都害怕死人。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了。

下一个问题说，既然俄乌两国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国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差异和历史恩怨，能不能说两国的冲突是两种政治走向的冲突，也是俄罗斯政治转型、走向终结、回归传统的信号。此外，俄乌不开战，其实对中国自由派长远是利好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为什么难？

秦答：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问题，这是一个专门可以讨论的。我其实在这个群里头里，去年讲过一次。大家可以收一下，大概就可以看到，但是我并不认为，俄乌两国的冲突是根源于两国不同的文化政治传统。

虽然我这个演讲从一开始是从基辅罗斯开始讲起的。但是我并没有认为基辅罗斯时代的那种状况就决定了今天俄乌两国会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是反对文化决定论的嘛。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只是把历史的因果链条一步一步地给大家讲清楚。俄乌矛盾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但是，我并没有打算把因果就延伸到那个时候。由于诺曼征服带来的一种传统和鞑靼征服带来的另一种传统，就会导致现在这种局面。你说要所导致是可以，但是因果链长达几十个环节，这样长的因果链、因果概率就几乎等于零了。俄乌真正发展到现在这种局面，与其说讲那个时候的事情，还不如讲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就是两次颜色革命，这个直接导致这件事的原因可能更为重要。

下一个问题。东欧剧变以后，是否靠近西欧的波兰、捷克转型比较顺利，靠近俄罗斯的乌克兰等就比较难，这其中是地缘政治的原因吗？

秦答：地缘政治当然是起到一定的作用，整个东欧世界，如果你说靠西边的转型比较好，靠东边比较差，大致上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个不能用地缘政治解释一切的。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和俄罗斯直接接壤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转型都是非常成功的，那他们就是直接跟俄罗斯接壤，和乌克兰是一样的情况嘛。所以我觉得，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乌克兰的问题有多种原因，其中既有乌克兰自己长久以来的原因，也有这个两次颜色革命造成的一些事情，我的演讲本身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听就是了。

这个下一个问题说，在暴力形成的政治政权格局瓦解以后，东欧各地区都是按照民族形成新的国家，为此甚至发生了残酷的战争。那么问题是俄罗斯族人，为什么不能回归俄罗斯呢？这不是双标政治吗？

秦答：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是说反了。所以如果一个帝国解体以后，或者说如果一个政治格局解体以后，你就不认原来的国界了，包括下一层次的界限，就是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界或者省界，你就开始打乱仗，那肯定就是流血成河了。俄罗斯族人为什么不能回归俄罗斯呢？当然可以回归呀。如果一概讲双标问题---双标问题当然是有的，我觉得在两种标准，比如说领土完整的标准和民族自决的标准，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因为这两种标准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很多国家，它往往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一种标准。在很多问题上都是这样。不过我要说，在科索沃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双标，姑且不论。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肯定是没有双标的。就是无论是按照民族自决的标准，还是按照领土完整的标准，俄罗斯直接吞并克里米亚都是说不通的。我后面会提到这一点。

下一位讲，我的讲座提到，诺曼和蒙古文化对俄乌两国的影响。现在这两个国家的民族性格上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差异？

秦答：这个话，我觉得既不能一概而论，说乌克兰的民族性格是什么？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又是什么。我是比较讨厌用民族性格这个说法，所谓的优根性、劣根性。人们在很多政治演变的过程中，人们的态度受到各种各样条件的制约。不是什么都可以归为民族性的。但是，俄乌矛盾的确是其来已久。我们从头讲起，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再一个问题说，这次俄乌问题，普京是讹诈欧美的成分大，还是真的要出兵侵略？

秦答：这种我前面已经讲了，这就是双方在赌嘛。如果对方都屈服了，那当然就不需要出兵了。如果达不到目的，那当然该怎么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是不是要破罐子破摔这个事情，我们谁也说不准。这也就是国际政治中很多那种擦枪走火的事，都不是事先就有这打算的，包括最明显的就是朝鲜战争。

土耳其对乌克兰有哪些影响？

秦答：在历史上，我已经讲了他的很多影响。在现实，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土耳其并不是今天的乌克兰事件的一个有意义的一方。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单纯从俄乌的历史渊源看，东斯拉夫群体是不是具有一个高度同质性的民族和文化共同体？这种历史文化的论述，是否能够构成东斯拉夫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

秦答：好像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叫做东斯拉夫政治共同体，从来没有这个东西。你可以说苏联是一个包括了东斯拉夫三个民族的一个联盟国家，但是它也包含了很多非斯拉夫民族。成立苏联的意识形态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什么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它考虑的根本不是东斯拉夫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存在的。

下一个问题。俄乌在语言和位置以及宗教信仰方面就有很多差异，在历史和现实原因，矛盾很多、冲突不断。俄乌冲突对哪些国家利益有变动？

秦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本身问题也不太清楚。我觉得俄乌冲突，是个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像南斯拉夫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后面主要是，要把它和转型结合在一起讲，他在语言、位置、宗教信仰这些差异，我觉得并不是直接导致这种冲突的。

如果俄乌开战，你觉得俄罗斯大概会选择在什么时候开打？会局限在乌东，还是会直捣基辅？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们这边会抓住这个机会去搞另一个战场。

秦答：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我既不是这两方的任何一方肚里的蛔虫。而且我前面也讲过。根据国际关系史的以往已经给出的经验，就是很多国际冲突，其实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像擦枪走火这种事，双方都在赌。后来擦枪走火了。这种事情其实是挺多的，所以这个事情完全不能预测。不过如果仅就现在的情况看，俄乌会不会打，根本就是个假问题。我上次也已经讲过了。因为顿巴斯，它的烈度会高一点或者会缓和一点，但是这个和打还是不打，这两个“一和零”的这两这种区别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2009年5月，北约宣布---他们还是扯北约东扩的这个问题---从2009年5月，北约宣布，乌克兰一年以后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这个恐怕是记错了，我认为北约从来也没有这么宣布过。北约只是说，和乌克兰正在谈判这件事，但是从来没有达成过一个确切的时间表。这个提法，我觉得是不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也不在于时间表。现在并没有说乌克兰要在什么时候，或者说什么时候之前，不能加入或者什么时候之前必须加入，从来没有这样的，双方也不是讨论这个问题。俄国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北约承诺不接纳，乌克兰承诺不加入。这个，当然他们不能承诺的。不能承诺、不见得就一定要加入。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十三年过去了，乌克兰至今还没进北约。请问，秦老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乌克兰会进入北约，俄罗斯能容忍吗？

秦答：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讲过。我觉得这些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其实真正导致的问题并不是乌克兰会不会进入北约，真正导致问题的是乌克兰会不会做出保证，或者说北约会不会做出保证。我可以断言地讲，是不会做这种保证的，因为作出保证，等于就是把国家主权让人了。至于两个人关在房里谈，也许我会说，你放心，我不会加入。也许会有这样的说法

，但那只能是默契了。你要让他们公开保证，那完全是不可能的。对不起，刚才网络出了一些问题。

下一个问题又比较大。有个朋友说，网上有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应民主。第二，技术进步，尤其是大数据下，未来世界可能是极权和民主体制共存、共同竞争。秦老师怎么看？

秦答：我觉得不是未来呀。这个世界二百年来一直是专制和民主体制共存、共同竞争嘛。这个话不等于是没有说嘛。至于你说哪种体制有优势？这个当然，我觉得就不能一概而论的。网上的理由，首先是国人不喜欢和不适应民主观念。你怎么知道？如果你要搞一个公投，说大家是不是喜欢民主。假如你真的进行这种公投，实际上已经有民主了嘛。假如我拿枪对准你说，你要民主还是要皇帝，你说那我只好要皇帝了。那你说，这真的是国人不喜欢吗？还是皇帝不喜欢呢。这个说民主在中国的动机不纯，只是作为工具。中国缺少平等观念，也就很难诞生民主理论。

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中国如何，中国如何？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伪问题。什么中国人如何，中国如何？谁是中国啊？谁是中国人呢？你指是皇帝，还是指向我们这样的人呢？还是指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呢？我觉得这种问题都是不存在的。说民主的起源，来自于基督教的平等观念，这个民主怎么会是来自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呢？古希腊就有民主，那个时候，古希腊信基督教吗？我觉得不是的。民主，如果仅仅就它的一些最常识的、朴素的愿望的话，那我们现在讲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其实就是民主，就是一种民主的观念。至于你说得人心者得天下需要有一种技术手段，或者说需要有一种制度安排、来落实。那这个当然是需要有很多创新的了，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这个创新都是不断摸索而形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摸索的过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摸索成功的。但是作为一个过程而言，这个摸索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说中国近代引入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因此一旦现在目的达到，不再坚持也就顺理成章。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我觉得这个大概教科书中有一些就可以延伸出这种结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你看近代人们讲，中国为什么要搞民主的理由，这个我在《走出帝制》这本书里头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民主符合孔孟之道，秦制就是严重败坏孔孟之道。讲的都是道德理由，讲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救亡。相反，很多人还说，为了救亡，我们就要搞专制，典型的就是那个杨度。杨度说，民主不好，说他就喜欢俾斯麦和斯巴达。只要野蛮、能打仗，我就选野蛮。他讲的就是为了救亡，而需要野蛮。就是为了救亡，所以不能搞民主，哪有什么搞民主就是为了救亡，这种说法根本就是不对的。

中国人的观念，从秦汉以来，权力来源认为，只要造福人民就有合法性，过去就是天命说，也就是人民的选择。所以中国的政权合法性一直就有问题。只要政权不能给人民以福祉，政权就理所应当被推翻。但那一套观念国人已经习惯了。

秦答：这不就是民主观念嘛。政权不能保证人民的福祉，政权就理所应当被推翻，就是美国宪法的观念呢。假如说中国人从来就有这种观念，那还有什么不能赞成民主呢。我觉得这整个问题，我觉得有点糊涂。

还有人说，土耳其几乎是伊斯兰国家中唯一一个完整西方体系的国家，而他一旦不再需要高度依赖西方，就立刻回归伊斯兰传统。而抛弃了凯末尔的遗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这个话，也是似是而非的。土耳其最近几年发生的变化，也不能说是就是“一旦不再需要高度依赖西方”，土耳其以前也没有高度依赖西方。大概只是说，在冷战的时候，面对苏联，所以他加入了北约。大概是可以这样。至于国际政治中的依赖不依赖，那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从来也没有人敢说，以后他就不依赖了。更何况现在的土耳其，说实在的，在埃尔多安的第二任期以后的土耳其其实不是比以前更强了，而是比以前更弱了。因为土耳其本来在过去的20年、甚至30年发展一直是不错的。但是，恰恰在最近这些年，大概是五六年以来，它一直是，包括经济都是在衰退之中。所以你说，他是不是现在就更不依赖西方了，以前就更依赖，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说的。

中国如果要求民主，过去是、未来也会是权宜之计。中国一旦恢复到古代的自信，他完全会说，不需要和不喜欢民主。

秦言：这里又是一个中国、中国，“他完全会说”，谁说呀？我觉得中国的皇上从来就不喜欢民主，不管权宜之计，他也不喜欢。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还有个（问题），古代技术条件下，谁的体制能够更大，集中最大限度集中优势，提高效率，谁就胜出，雅典和斯巴达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极权更有效率。

秦言：我前面已经讲了，不是极权更有效率，而是极权国家更不怕人死。它的确是有这个优势的。至于，这个是不是能够叫效率，就难说了。二战以后给人带来的教训，以战争作为解决手段不再可取，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技术的飞速发展。

这个话很长，所以讲得简单点，就是他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所以好像个人主义价值观造成的西方主流好像就行不通了。他讲的那个技术讲了一堆，我看一下。一开始他讲的是电气技术，后来又说是互联网通讯，后来又说是人工智能等等。他说，由于有了

这些东西，那极权主义就有了生命力。他说，现在的技术进步、就使得这个民主制度很难战胜极权制度，使得两种体制在新的起点上进行竞争。

秦言：其实，民主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是一定会战胜极权制度的。文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一定会赞成战胜野蛮的。不仅是现在，以前也是这样。至于现在的技术进步，其实这里头讲的人工智能、互联网电器，什么什么等等，你还可以在清单上再加上十项，这几项东西本身不都是在自由民主制度条件下产生的嘛。如果没有自由民主制度，这些条件根本就不存在的。这是不是说民主制度创造出了这些东西，就给自己掘了坟墓。当然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的。前面也已经讲了，一个不能不择手段的民主体制相比可以不择手段的专制体制，它需要技术上的优势。否则，如果没有技术上的优势，如果单纯比谁不怕死，那你民主国家肯定怕人死，不是说人怕死，民主国家肯定比专制国家怕人死。

所以，这个技术优势是需要有的。而民主国家的创造能力、他的创新机制也使它---其实是这种优势，是会源源不断的创造出来，一种东西是他新发明的，然后被人学去了。但是的确现在有一个，其实我前面也已经讲了，就是这个技术的学习过程是越来越快，而且一种新的技术，它的推行、有的时候也有一个择不择手段的问题。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说大数据监测，比如说大数据跟踪盯梢，这个东西在低人权国家就比较容易做，在高人权国家，你就很难做，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现在新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考虑的事。但是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本身就已经表明，自由民主制度的文明程度是要高于极权的。否则，这些所谓的技术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出来。是不是由于产生出来了，民主制度就不行了呢？这里我还要讲，如果仅仅就这两种体制进行竞争，那从来都不是个什么新的东西。大概从古代的希波战争开始，已经竞争了几千年，以后还可能继续竞争下去。所谓的历史终结，从来我就不认为是一个存在过的事情。但是你要说，假如这个说法是指，民主制度就没有希望了，极权国家就一定会胜利。那我觉得当然不是的。

还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关于“罗斯”词根的来源，一种可能性是来自维京人，所谓的划着船的人和队伍，以及相关的军事政治社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说，罗斯这个词的起源，从30年代，俄罗斯发生那种所谓的对诺曼起源说的批判以来，就已经有很多种观点。其实一直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说，罗斯指的是一个地名，而这个地名到底在哪里？有人说有一个叫罗斯河，这个河在西德维纳河附近。有的说，这个所谓的罗斯河，是在芬兰。还有就是说，罗斯就像你讲的那样，自己的划着船的人，什么什么。关于罗斯的词根来源有很多，一直都是存在的争议的，不过罗斯人最早是指的北欧人，不是指的斯拉夫人。这是多数人的观点。当然后来，格列科夫试图推翻这种观点。现在我觉得也并不见得就完

全解决了，还是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它是北欧起源的。关于维京人的供给和贸易经济发展模式，你怎么看待？如果远在外地的土皇帝不愿意公平交易，那就攻击他，强迫开放贸易是否也有合理性？

秦答：我觉得这个说法更多的其实讲的是近代的英国，什么这些国家。至于维京人，说实在的维京人，他的对外征服从西边整个欧洲大陆一直到西西里、马耳他，东边也是这样。我觉得很难说公平贸易它就不攻击。这个是野蛮时代草原人、海盗，甚至农业文明其实它都有这种。就是野蛮时代规则还是很不发达的嘛。维京海盗是有经商的传统、也有供给的传统，但是这两个东西，如果仅仅从逻辑上讲，抢劫和交换，从逻辑上来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而且理论上讲，抢劫，那就是否定交换的；交换，那就是否定抢劫的。其实我觉得这两种东西的并存，无非就是在一个文明不发达的状态下，既有文明的因素，也有野蛮的因素，如此而已，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比如说，如果我是那个不交易的，我只是畜牧的，那我就不攻击嘛，那蒙古人他不就是攻击的嘛。

下一位朋友说，他说，美国芝加哥大学有一个教授提出，我的感觉是这个教授是非常仇恨中国的，而且基本上属于一个西方的右翼，或者甚至是相当右的右翼。他提出的观点是，中国才是美国现在和未来最重要的对手，应该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俄罗斯已经不是美国的对手，对欧洲也没有威胁，北约完全可以抵抗俄，所以不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找麻烦，这会分散对付中国的精力。正是因为北约和美国想拉乌克兰，想在乌克兰搞西方民主，才导致了二战后形成的政治格局变得不平衡，所以俄有充分的理由在乌克兰问题上对抗北约和俄国，美国在乌克兰不应该再纠缠，乌克兰不是核心利益，这会把俄国推向中国一边。（而且），不要把乌克兰或其他国家理想化，不要想着他们会变成美国一样的民主国家。即使变成了民主，也可能和美国对着干。这个人自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其实就是国际政治中所谓的保守主义者了。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中国和俄国对美国的威胁是中国社会本身结构性的结果，不是某个领导人的问题，即使换了别人，其他任何人下台还是会一样对抗美国。

秦言：我觉得像这样的说法，其实等于是完全否认了所谓的冷战这种概念的存在。这个几乎就是我曾经批评过的、那个叫做修昔底德陷阱的那种说法，它整个把国际社会就看成什么老大老二老三之间的那种尔虞我诈。总而言之，反正是老二就要杀掉老大，老大压杀掉老二，不管民主还是自由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只要有民族国家，国家之间就会有矛盾，这的确是一个事实。即使是民主国家，同样的民主国家之间，他也会有矛盾。美国和欧洲，美国和西欧，美国和日本，日本和西欧都有。但是这种矛盾，和我们通常讲的冷战就是不同制度之间的较量，我觉得这都是存在的，你不能说哪个就不存在。同样制度的、像民主国家之间的

那种矛盾，肯定和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关于所谓的民主和平论，虽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个定律，但是如果就概率而言的话，我觉得显然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就是民主国家怕死人了嘛。所以拿老百姓的命去做豪赌，在民主国家来讲，它就是比较难的呀。但一个民主国家和另一个极权国家（比较），那当然就不一样了；那如果两个都是极权国家，那当然就更不一样了。他这样的意思并不是主流，现在美国政治观点中最多的是民主理想主义。

他到中国和俄国访问，发现在这两个国家的学者和领导人中（能够）找到共鸣。中国人和德国人很信奉现实主义，所以美国政府在国际政治政策方面非常愚蠢，很不现实。现实是和中国的竞争很迫切。

秦言：像他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其实在美国几乎是主流。因为现在认为中国的对西方的威胁比俄国大，应该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其实西方我觉得并不是想纠缠俄国，但是俄国一直在纠缠。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中，俄罗斯是处于攻势的。西方其实并不想招惹他，但是他一直不断。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跟普京从2008年以来的一再试探，好像都是屡试不爽有关。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当然是有责任的。你说西方的国际政治方面的政治政策非常愚蠢。我也同意。但是这个愚蠢，我并不认为像他讲的那样。民主理想主义如果能够贯彻到底，其实也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它往往是贯彻不到底的。这就是我经常讲的那个事，就是如果你有一点不民主，他就批评得很厉害。那你听起来好像是理想主义。但是如果你真的变成希特勒，他就反而不管了。因为希特勒你惹了，要发生战争的，当然就会考虑，这个的确是问题。但是不是什么民主理想主义的问题。

还有一个朋友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而且他写得很长。他说，民族问题表面上是生物学概念，实际上是政治学概念，这不是常识嘛。好像没有什么人把民族问题看成是生物学概念的。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讲，斯拉夫人的父系，无论是东西、还是一般斯拉夫，这个共祖年龄不超过5000年，请教秦老师能否理解目前所谓的民族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政治选择的冲突，还只是披着民族矛盾的外衣？

秦答：大家如果看过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就会知道，其实民族问题从来都是一个想象、建构出来的一种身份。这个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想像出来的，想像出来就是说，不一定要有什么根据的，既不需要有生物学根据，也不需要有语言学根据，甚至都不一定需要有宗教的根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象？他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说生物学概念，那他说，这个共祖年龄不超过五千年，意思是说东西拉夫人和其他人，或者说，在生物学上的遗传分手，在他看来是一个很晚近的事，不高于五千年，意思是说不是很悠久的。其实在我看

来，五千年就够悠久的了。现在的很多民族冲突所定义的民族，其实都不超过几十年，像南斯拉夫的穆斯林，现在叫波斯尼亚人，以前我们把它叫波黑穆斯林。铁托造出来的一个民族将穆斯林族，那不就是才几十年吗？现在的民族定义经常都是变来变去，经常是在不断地演变的。这里我要讲了，民族和宗教这种身份，因为一旦想象出来了以后，他就很难理性地化解，也不好计量。你经济问题是可以计量的。我就认定了炎黄子孙要比你高，而且炎黄子孙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根本我也不需要去考虑。是不是有炎帝、黄帝，我也根本不需要去考虑。你只要想象那就行了，像这样的事啊，我觉得，的确它带有相当程度的非理性色彩。非理性本身就是人性中很难避免的一面。有人说，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也有人说，人是一种非理性的动物，其实在两种背景都有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理性能够占到上风。占在上风就有一个现实政治选择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我其实还是希望，如果人们需要有不同的群体的话，这个不同的群体中会有博弈的话，阶级的博弈，或者说是关于经济利益的博弈，相对而言是比较有利于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的。这种博弈，虽然不会消灭其他方面的那种差距，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左右的多元、阶级政治的多元，能够充分展开的话，它的确是有助于那个环节，或者掩盖其他类型的身份政治的。

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具体。他说，我提到过哥萨克的历史上，就是乌克兰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没有实现的趋势，就是加入波兰、立陶宛二元王国，建成立一个波兰立陶宛罗塞尼亚三元联邦。他说，但是历史上，乌克兰好像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发生冲突，如果真的形成共主联邦会不会更糟？我这里讲的是构成乌克兰主体的那些哥萨克人，他们跟周边所有的都曾经发生过冲突。

秦答：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他跟立陶宛本身倒是---立陶宛独立以后，好像并没有发生波兰和立陶宛的冲突，当然，这指的是大冲突了。比如说，在现在的立陶宛首都就是维尔纽斯，历史上它叫做维尔诺。实际上，维尔诺并不是一个立陶宛的城市，而是一个波兰人的城市，波兰人和犹太人。历史上的维尔诺，一直到二战前，一直到30年代，都是波兰人和犹太人居多，立陶宛人其实是很少的。当时的立陶宛的首都是卡纳斯，波兰语叫科夫诺，也不是维尔纽斯。当然对维尔诺，这个事情是有矛盾。但是你讲的那种发展到战争，那并没有发生过。历史上乌克兰和波兰是多次发生过冲突，所谓的波兰立陶宛二元王国，其实主要还是波兰嘛。波兰曾经是乌克兰的主人，就像俄罗斯也曾经是乌克兰的另一块地方的主人一样，主人和他的那个征服者之间都是有冲突的嘛。不过这个三元联邦的设想、恰恰是指这三个元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波兰和立陶宛当初就是平等的，再加上个罗塞尼亚，按照当时的设想也是平等的。如果能够实现，当然就不会更糟。就是历史上，他们是有冲

突的，是有强者欺负弱者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有人提出要平等相待。如果真的能够平等相待，怎么会更糟呢？你只能说他不会形成，如果真的形成共主联邦、会不会更糟，这个问题不存在。你只能提的问题是，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共主联邦？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很悲观，你会说，这样的共主三元平等的联邦是不会形成的，你不能说形成了会更糟。当然这对于没有的事，我们也不必去整这个事儿。

下一个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对乌克兰建国的时候的保证。

再下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总是很简单。说北约为什么不积极拉乌克兰入盟呢，有什么为难之处和战略方面的考量吗？

秦答：当然，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其实，北约就是不想惹俄罗斯，所以不积极拉乌克兰入盟。但是你说，要北约做出保证，说他永远不接受乌克兰。那是对北约的侮辱。那北约当然是不会答应的。为什么不积极拉乌克兰入盟，就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嘛。既然俄罗斯坚决反对，俄罗斯如果不对乌克兰进行侵略，我觉得北约的确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乌克兰拉进来，有意去惹怒俄罗斯，北约没有这个必要。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

问：乌克兰大饥荒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共产主义的功劳---当然，他都加了引号--多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压迫乌克兰。

秦答：这个后面其实会提到，我就不回答了。

问：为什么在列宁式联邦中，对加盟国不利的，会被加盟国记到俄罗斯的头上，而对该民族有利的，该民族会认为是某个作出决策的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不能代表苏共。

秦答：其实这是我的话，我说，不能代表俄罗斯人，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因为民族关系，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对我好了，我认为是应该的，你对我不好，我就认为是那个...如果你真的是民主国家，当然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民主国家不管好与不好，都是整个民族的决策，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单独决策。但是你是专制的国家，那当然就会有两种设想了。俄罗斯欺负我，是俄国皇帝欺负我呢，还是全体俄罗斯人欺负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两种设想，而且这两种设想，设想人都是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想法来决定的。但是如果是民主国家，那当然我就只能认为，你对我不好，那是你民主表决的结果；你对我好，也是你民主表决的结果。那就不会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

问：纵观苏俄、苏联历史，苏联领导人是不是经常借某主义的旗号，行大国沙文主义之实，这是不是一种对沙皇大斯拉夫主义的继承？

秦答：我觉得在苏联初期，就是我讲的那三大社会主义民族占的比重很大，那领导人大部分都是这种人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说，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有一种理想主义，就是要建

立一个超越所有民族的、但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这种理想主义，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和马克思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讲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是针对农民的。马克思都没有这种想法的。这个当然是非常危险，本身就非常危险，不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危险，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后来，像这三大民族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给清除了嘛，清除了，后来变成俄罗斯，又回归以前的，包括今天的普京，其实他从来不说他是苏共的继承者，他一直是说是沙皇的继承者了。

问：我们今天重提全球政治一体化不应太落后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避免过去第几国际、世界革命的窠臼，又避免像俄罗斯批判托派一样、转为斯大林式的民族主义？

秦答：我觉得什么政治一体化，可能太遥远，从来也没有人提过。但是在国际交往中应该还是一个逐渐，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卢旺达大屠杀以后，在联合国就表决了那个P2P决议嘛，中国也是投了赞成票的，也就是说，那如果发生大屠杀，国际上是应该干预的。这个我觉得都是开始，我觉得这个是个方向，所以它是不是会导致政治一体化，我觉得这个可能太遥远。

最后一个问题。就说，我讲到东欧华约集团崩溃以后，一些原来的执政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但是，这些社会民主党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还有很大的区别，往往有一种威权的味道，比如什么米洛舍维奇之类。（秦老师怎么看？）

秦答：这两种情况都有的，其实大部分的、由共产党改建的社会民主党，比如说，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现在他已经叫左翼党了，还有匈牙利社会党。这些党其实已经变得和西方的社会党没什么区别。我觉得比如说匈牙利，匈牙利现在也有民主倒退的危险，但是这个民主倒退，不是来自左派、是来自右派的，来自欧尔班所代表的所谓的亲民盟。匈牙利社会党，就是原来的执政党改建的，其实他现在是扮演的一个亲西欧、亲西方和亲民主的角色。那和西方的社会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至于塞尔维亚的社会党，米洛舍维奇的社会党，在米洛舍维奇时期是没有人把它当社会党的。但是，后米洛舍维奇时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塞尔维亚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的塞尔维亚没有了米洛舍维奇的社会党，他也不是民主的障碍了。现在在塞尔维亚，坚持那种大塞尔维亚扩张主义的已经主要不是社会党了，社会党基本上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东西。但是还有一些极右派。现在，整个在欧洲而言，我觉得更常见的是那个主张极权的。主张改变现有民主制度的，往往是那些极右的党。这是指的，在现在的欧洲、新欧洲了。

当时（提问者）也提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他说保尔有理想、有热血、热爱学习、作战勇猛，从剿灭白匪开始，保尔就几乎就一直活跃在作战一线。但是他仕途始终

不顺，最后落得很悲惨。我相信人存在的任何时候，都找不到像保尔这样的傻瓜。这样一本书备受推崇的原因是什么？我想知道秦老师怎样评价保尔和保尔少年时代的偶像加里波？

秦答：这里我要讲，保尔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当时的确影响很大的，包括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很多人并不像你想的那样，认为保尔是傻瓜，还是当把他当作偶像的。不过我要跟你说，在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剧变以后，大量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是以自传体写的，也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明确地讲，这是他的自传，这是他的经历。人们也相信他，这个就是他的经历，他当年跟彼得留拉打过仗，参加过苏波战争，当过契卡（契卡，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俄文的音译。是前苏联的一个情报组织，于1917年创立。契卡的主要职能就包括逮捕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并负责管理监狱、搜查、逮捕、拘禁。契卡1954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著名的克格勃），砍过木头、去为基辅的燃料危机修过铁路什么等等，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但是现在人们根据史料已经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奥斯特洛夫斯基生于1904年，大家想想，十月革命的时候，他才13岁。俄乌发生战争--这里我要讲，我们以前把和彼得留拉的冲突叫做苏联内战，其实乌克兰独立以后就没有人这么讲了。独立以后，人们把它叫苏乌战争，就是苏俄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当然，那个时候苏俄打了好几年的仗，有一些大概是属于内战，比如说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战争，因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都号称俄国的嘛，俄国的所谓的白卫势力。但是乌克兰就不一样，彼得留拉他根本不认为他是俄国人，而且他的确也建立了另外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现在已经被国际社会承认了，那你怎么还能叫内战呢。所以他们都把它叫苏乌战争，就像现在在顿巴斯产生的俄乌战争是一样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根据现在人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档案和各种材料的分析，整个故事都是瞎编出来的。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在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只有15岁，十月革命的时候，他只有13岁，他根本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人们现在发现了他1924年在共青团的活动中写了一份自传，里头清清楚楚地讲了他在1920年以前的那个生活和工作。它里头讲到，他在1922年以前一直是在干活，没有参加政治。他1922年加入了共青团，但是很快由于斑疹伤寒就住院了，住院以后，当时的共青团动不动就要搞审查，后来审查没有通过，他就等于是给退团了。退团以后，他1923年他再重新加入。所以实际上他后来的那些病，并不是因为他打了仗，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打过仗，就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并不是因为他为革命做了那些事情，然后就落下一身的残疾。最后他当然是一个和疾病作斗争很顽强的一个人，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以后，还坚持写作，成了一个作家。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说，他是和疾病作斗争的一个人，但是他写的小说基本上就是小说，和他本人的那个经历，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什么当过

骑兵啦，什么跟彼得留拉作过战了，这些都是没有的事儿。至于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这种理想会有很大的感染力？这个就涉及到共产主义曾经在一个时期，的确是很有魅力。这个就多了，我们这就不用谈了。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真相，大家如果去了解一下，倒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在乌克兰是没有人把它当做一回事好了。我们这个问题太多了，我们下面的问题就都略过去了。

------------------------------问答阶段结束，讲座正式开始-----------------------------

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这个话题。这里我要讲，在苏联时期--上一节课已经讲了---苏联时期的乌克兰经历了非常深重的灾难，但是也得到了一些好处。基本上讲，在苏联时期所谓的灾难，主要有以下这几个，也是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个就是，苏联时期拼命地杀人，大肃反搞得很厉害。在这个问题上，乌克兰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乌克兰--我前面已经讲过，乌克兰从1918年建立苏维埃政权、到1949年的三十一年内，基本上统治者都不是乌克兰人。乌克兰的第一书记始终都是...前面的这十几年都是波兰人和犹太人。这个波兰人和犹太人去镇压乌克兰人，显得比俄罗斯人很厉害。这个道理我觉得也很简单，因为他们背叛了他们自己的祖国，比如说像柯秀尔这样的人，他们去投靠苏俄，他们往往会做得比苏俄人还要极端。而且大家知道历史上，犹太人也经常去做这种官，和乌克兰人发生冲突的这些事，但是跟其他国家相比，乌克兰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后来，我们讲整个苏联发生了一个这些所谓的国际主义者，后来又被大俄罗斯主义者给掀下去了。所有的这些人，比如说犹太人，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是犹太人。早年的像捷尔任斯基、拉科夫斯基，包括我现在讲的柯秀尔，他们是波兰人，还有奥尔忠尼启则，这些人是格鲁吉亚人。这些人后来都被整肃了，当然也有没有被整肃的，但是，被整数的比例要比俄罗斯人要多好多，所以等于是这些人做了恶以后、最后又轮到这些人本身又被整，而且这些人被整得也是非常惨的，因为现在我们讲的那个大肃反中，有一些最悲惨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典型就是柯秀尔了。我前面已经讲过，柯秀尔是第一个在乌克兰长期执政的。他从1928年一直执政到1938年，整整在乌克兰执政的十年。在内战时期，他短期几个月、有过两任，但是都很短。但是，1928年到1938年，那什么坏事都发生在这里头了。大饥荒、大肃反都发生，这个时候柯秀尔做了无数的恶。以至于前几年，大概在十年以前，乌克兰队法院专门就这个大饥荒问题做了一个审判，说柯秀尔是犯有罪责的，有所谓的种族灭绝罪。柯秀尔最后的下场是极其悲惨。1938年在肃反运动的末期--他在肃反运动的时候，整死了很多人。但是到1938年---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说他是反革命间谍。我们知道波兰人被整得很惨，不仅为苏联服务的那些波兰人，后来基本上都给干掉了，就连逃到苏联去流亡的波兰共产党人基本上也给杀光了

。后来波兰共产党还被斯大林给解散了，说波兰共产党整个就是间谍组成的。柯秀尔当时也被抓起来。因为柯秀尔他整人的时候都是屈打成招，然后说你有罪，然后就把你枪毙。他也知道，这个罪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时他不重证据、就重口供，有了口供，他就把你杀了，他自己也干这个。所以他就坚决不承认，严刑拷打也不承认。结果后来，克格勃就把他的16岁的女儿抓来，在他的面前就强奸了她女儿。说你如果不承认，我就把你女儿给折腾死。柯秀尔看到她16岁的女儿，当着他的面被强奸，他就崩溃了，最后就承认了。承认以后，结果就非常悲惨，他自己被枪毙了，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三个兄弟和他的妻子也被枪毙了。他那个16岁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就卧轨自杀了，等于他们全家都死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弄死了那么多人，最后也是一个报应。不过这个事情，在整个苏联，像这么悲惨的事，应该说也是不多见的。

刚才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是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一个大争论，就是乌克兰大饥荒死了很多人，非常悲惨，这是谁都承认的。而且，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3年大饥荒80周年，曾经访问乌克兰，跟亚努科维奇一起，在大饥荒纪念像下面献花，做了严厉地谴责大饥荒的罪行。我们知道，梅德韦杰夫是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是被颜色革命推翻了的亲俄的乌克兰总统。但是**他们对大饥荒、对乌克兰带来的灾难都是没有什么质疑的，这个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有人试图否认这个东西。**但是在俄国，从普京到俄共、到乌克兰人，没有人否定这个东西，他们真正的争议只是在，这个问题是体制的罪恶。是斯大林主义对苏联人的迫害还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迫害，这个问题其实当然早就有的。其中有一个根据就是说，乌克兰死的人比较多。2013年，当时乌克兰的一批专家，做了一个对整个苏联的大饥荒的一个研究。按照这个研究，说乌克兰人在这场大饥荒中死了391万人，俄罗斯死了326万人，哈萨克斯坦死了125万人，整个苏联全境死了800万人。根据这个数字，乌克兰人死的比俄罗斯多，但是多得并不太多，因为俄罗斯的人口要比乌克兰高得多。所以如果就死亡比例而言，大饥荒人口损失最惨的其实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在大饥荒中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二，也就是说死了1/5还要多的人口，尤其是哈萨克人，我在关于哈萨克这一次演讲中提到，就是哈萨克他战后一段时间，哈萨克人在整个国家中占的比重只有三十几，是整个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最低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哈萨克人在战前的那几十年内死亡率非常高。哈萨克人口损失了22.42%，乌克兰损失了12.92%，将近13%，俄罗斯损失了3.17%，整个苏联平均损失了5.42%，就是20个人死了1个。乌克兰等于是100个人死了13个，乌克兰当然是比俄罗斯死人比例要多。这些人就说，这是人口灭绝，实际上是有意对乌克兰人这样。而且在我前面讲到的柯秀尔，他在大饥荒前夜，他曾经传达了斯大林的一个指示。这个也是现在经常被提到

的。斯大林的这番话在档案中是查得到的，但是这番话的确是非常让人毛骨悚然。他这段话是这么说着。他说，农民们采取了新战术，他们拒绝收获粮食，想让麦子烂在地里。让饥荒扼杀苏维埃政府，但敌人估计错了，我们将向他们展示什么是饥荒，你们的任务是制止富农破坏收获，把最后一粒粮食收进来，并立即交到交粮处。农民没有在干活，他们指望靠藏在地窖里的旧粮为生，我们必须强迫他们打开那些地窖，讲得简单点就是，他认为农民在怠工，不愿意干活，他们把粮食藏起来了，我们就要挖地三尺，把他们最后一粒粮食都要抢走。这个话讲得非常之恶毒，而且其中有一句话，叫我们将向他们展示什么是饥荒。那意思是说，农民想让我们挨饿，就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饥荒，几乎就是我们就有意把他们饿死。这个话当然是非常难听，不管是柯秀尔，还是斯大林，这个是在1930年夏季召开的粮食征购积极分子会议上传达的指示。这个当然是很邪恶，不过这句话本身也没有说，他只是针对乌克兰人的。实际上，**当时的苏联的大饥荒跟中国是一样的，主要是发生在农村，而且是发生在粮食产区，因为当时的那个高征购嘛，就是把农民的口粮就征完了。城市是没怎么饿死人的**，甚至种经济作物的那些农村也没（怎么饿死人），种经济作物比如说，种棉花的那些地方的农民，他也是由国家供应粮食的。也就是说，**种粮的农民，国家把粮食都抢走，让他们饿死，然后把粮食用来配给那些有粮本的人，有国家粮食供应指标的那些人。**因此造成农民饿死就特别惨。但是俄罗斯人当然不同意说这是针对乌克兰的。他们说，乌克兰饿死人的确是比俄罗斯要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乌克兰是粮食主产区嘛，俄罗斯当然也有粮食主产区，比如说，伏尔加河中下游库班地区和西西伯利亚。这些地方饿死人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俄罗斯有大量的地方是非黑土地带，是工业区，所以那些地方饿死人就少。乌克兰的工业区饿死人也少，比如顿巴斯，大家知道最近闹独立的顿涅茨克，顿涅茨克州周边饿死人都非常的多，因为乌克兰东部是粮食主产区。但是顿涅茨克州本身是一个钢铁、煤炭重工业的基地，大部分的人都是搞重工业的，顿涅茨克本身饿死的人并不多。顿涅茨克的居民中大部分是俄罗斯人，所以现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就说，你看你们没有饿死，就是因为你们是俄罗斯人。所以俄罗斯人就是要饿死我们乌克兰。可是俄罗斯人说，顿涅茨克之所以饿死人少，是因为他们是工业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俄罗斯人的地方，在顿涅茨克周围的那几个州，包括同样最近也是要独立的卢甘斯克，饿死人就很多。尽管卢甘斯克也是俄罗斯人比较多的地方。其实在我看来，乌克兰在大饥荒中的确是非常悲惨，在整个苏联，他的悲惨程度仅次于哈萨克，哈萨克当然比他更悲惨了。但是这个悲惨的原因，在我看来，我认为俄罗斯那些学者说的是对的。国际上很多人也的确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就是这是斯大林主义的罪恶，是斯大林主义，对俄国各族人民犯下的罪，不仅仅是针对乌克兰，只是因为乌克兰

在黑土地带占的比重很大。乌克兰的粮食主产区占的比重大，所以他当然受到的损害也是比较大。但是，这是不是由于执行的那些人像柯秀尔那样，他本身就是一些对乌克兰人有成见的。这个当然是见仁见智了。除了这两件事情以外，乌克兰当时还出现了很多，比如说，还有一件事就是，现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经常讲的就是，二战末期，在西乌克兰地区发生的那些灾难，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在苏乌战争以后，大概有四分之一，归了波兰的那些地方大饥荒的时候就没有受影响，这些地方基本上不存在饿死人的问题。但是在二战初期，大家知道就有所谓的苏联和德国第四次瓜分波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原来是属于波兰的，结果就被苏联占领了。而这些地方，乌克兰人的反抗是特别强烈的。这些地方--乌克兰历史上不管反波兰，还是反俄罗斯--都是最激进、最顽强的地方。那个时候，西乌克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抵抗运动就特别发达，被镇压的也特别惨。这个西乌克兰人的反应、激烈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讲一件事。就是苏联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所谓的卫国战争中，死掉的最高级别的军官是三个大将，其中一个巴甫洛夫大将是被斯大林枪毙的，因为战争初期打了败仗。打了败仗，斯大林就让他背锅、把他给枪毙了。还有一位不知道是死在哪个战场上，好像是病死的。第三个就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瓦杜金大将，这个瓦杜金大将是唯一在作战中死的大将。他是怎么死的呢？不是被德国人打死的，就是被西乌克兰的游击队打死的，所以西乌克兰人真的是很厉害，他打死了二战中苏联红军军阶最高的大将，它同时还打死了当时波兰共产党--苏联占领了波兰以后，1944年，波兰产生了共产党的政府，波兰共产党政府也面临着西乌克兰那些民族主义者的反抗。波兰共产党政府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西贝尔切夫斯基大将，也是一个大将---也是被乌克兰人打死的。今天波兰的首都有一条大街。此外，在社会主义时代一直叫元帅大街，后来就改成团结工会大街，这个所谓的元帅大街全称就是西维尔切夫斯基元帅大街，西维尔切夫斯基他死的时候是大将，死了以后被追升为元帅。西乌克兰人真的是很厉害。乌克兰的大将和俄罗斯的大将都被他击毙了。你可以想象，反过来讲，当时的乌克兰，当然主要是苏联了，对西乌克兰的镇压力度有多高。那的确是可以说是杀人如麻。以后，苏联政府又不断地在讲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的事。乌克兰民族主义从来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我前面提到，在1949年以前，只有曼努伊尔斯基一个人，执政了大概一年，除了曼努伊尔斯基以外，他的13个人、十六任总书记都是其他民族的。但是，1949年以后就是乌克兰人执政了。1949年以后，梅利尼科夫、基里琴科两任乌克兰人当的第一书记都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到了第三任就是谢列斯特，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又出现问题了。谢列斯特是一个乌克兰人，而且他是按照苏联的意识形态，他对乌克兰人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里头就提到乌克兰人在历史上，对苏联的贡献包括抵抗

法国人、抵抗瑞典人、抵抗波兰人，抵抗德国人，乃至搞建设搞什么。其实，这些抵抗都是苏联教科书称赞的事。也就是说，他完全是按照教科书的那个标准来歌颂乌克兰人的，只不过他对乌克兰人的评价很高，认为乌克兰人做这些事贡献很大。结果就因为这一本书，他就被撤了职，而且就开始进行批判他的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个事情实在是很没有道理的。结果使得以谢列斯特为代表的一大批乌克兰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此都耿耿于怀。乌克兰独立的时候，谢列斯特当时还没死，谢列斯特当时还写了一本书，对这个事情表示抗议。也是说，不把乌克兰当人，就是等于是找着茬来整他们。还有一件事就是乌克兰人经常提到的，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戈尔巴乔夫曾经讲过说，导致苏联的解体的原因，第一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第二才是他搞的那场改革，就是有一些处理民族关系处理得有些缺陷。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确是、你很难想象，在乌克兰人心目中是什么？因为第一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那的确是很厉害，比我们现在讲日本的福岛不知道厉害多少，因为电站爆炸当时就死了57个人，就是当场死得。后来整个过程，因为放射性污染导致白血病、导致癌症，最少的一种说法，后来有4000个人因为这些东西死了，最多的有说死了20万的。当然这是很惨重。而且更重要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什么地方建不好，他就在基辅附近。据说这个核电站当时要建在基辅西郊25公里的地方，后来说乌克兰科学院所反对，结果就建在了离基辅不到100公里的地方。出现这个事，基辅的人一个个都恨得要死要死。这场核爆炸的释放了相当于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四百倍的核辐射当量。对整个欧洲，当然对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影响就更大了。当时大家都咬牙切齿，认为苏联把一个东西搞到我们这里，然后发生大的灾难。这个事情马上就使得很多人要求独立，要求离开苏联。但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讲，在这个时期，乌克兰人在苏联时期也有几个占便宜的地方。第一就是，在整个乌克兰的历史上，包括当年的哥萨克，苏联时期是唯一实现了乌克兰统一的，就是第一次实现了乌克兰统一的。因为大家知道，在历史上乌克兰，一个是它是没有真正独立过，在1918年以前没有真正独立过。另外一个，即使他被别人统治，它也是分别被几个，大部分的乌克兰被俄罗斯统治，少部分被波兰，还有一部分是被奥匈帝国，还有一部分在罗马尼亚。大家知道，也是因为斯大林向西扩张，先后占领了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比萨拉比亚，占领了属于捷克斯洛伐的罗塞尼亚。这些地方基本上已经把乌克兰人所有居住的地方都搞到乌克兰这个国家手里，所以现在的乌克兰是包括了所有的乌克兰人为主的那些地方的。其中有些地方是无论沙皇俄国，还是此前的苏联都从来没有占领过的。就是乌克兰居住的，但是历史上从来是归（别人）...比如说罗塞尼亚，它是归奥匈帝国的，历史上一直就没有跟乌克兰其他地方合起来过。在苏联时期，实现了乌克兰的统一，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讲的工业化。不仅完成了工业化，而且它的

工业化水平是超过俄罗斯。尤其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工业化也不能说就是苏联的功劳。沙俄时代，顿巴斯就已经是最重要的工业区。但是在苏联时期，不管怎么说，工业化成就还是很大的。第三，就是乌克兰虽然认为它被俄罗斯人欺负，但是在整个苏联的范围内，乌克兰算是斯拉夫大家庭的老二，对其他民族而言，它还是有优势的。这是所有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特点。大家知道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那个统治民族，它往往都要找一个助手。这个助手往往是被他统治比较早的人，在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金，就是女真人，他统治汉人，他就相对抬举契丹人，到了后来的蒙古人统治中国，相对而言，又比较抬举女真人，大家知道，女真人当时被叫做汉人，南宋的人被叫做南人，南人就是南方的人了。南方的人地位是低于汉人的。大家知道，日本在满洲国也是一样，当时东北，日本人是第一等的，第二等的是高丽人，是朝鲜人。清朝也是一样，清朝当时抬举蒙古人，大家知道曾格林沁。所以在苏联时期，和其他民族相比，它是仅次于俄罗斯的，也算是地位比较高的。**第四，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克里米亚了。克里米亚，我前面讲过，是赫鲁晓夫在1964年割给乌克兰的。但是这的确就是有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现在的乌克兰人对这些好处，他们是不会感谢俄罗斯人的。他们认为，这些东西，要么就是理所当然的，要么就是赫鲁晓夫本人把克里米亚割给我们，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他并没有经过俄罗斯人的投票，这并不代表俄罗斯人的善意。这就是赫鲁晓夫的个体行为。但是，既然割给了他们，当然那就是国际法承认的那个领土了。其实你要说乌克兰人，他当然也知道，克里米亚是1964年才割让的。现在的克里米亚乌克兰人很少，俄罗斯人很多，而且一直有一些离心的情绪。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克里米亚原来就是一个州，一个省，但是，乌克兰独立以后，就在那里设立了一个自治共和国，就像当年的苏联设立的那些加盟共和国一样。乌克兰独立以后，实际上还是给了克里米亚相当的自治权的。但是这个事情，是我在其他场合讲的一个苏联式联邦的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苏联式的联邦全部解体了，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解体的和平不和平的问题，就像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苏联这种，因为这种联邦体制，我曾经专门论述过，就是假设说：这种联邦各民族要一律平等，所以他有意在抬举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比如说，那个少数民族语言当时他们都是提倡使用了。有的甚至没有，都造出来的。唱歌跳舞这些都是鼓励的，但是，他们认为所有的民族的平等，就体现在所有的民族都要搞无产，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一直解决不了的。到了苏联晚期，实际上，乌克兰的独立，实际上已经是共识了。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也不管是乌克兰的任何一个地方，包括现在好像是要分离的亲俄的地方，包括克里米亚，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还有克里米亚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公投的时候，都已多数通过了独立。尤其是乌东的这两个地方。主张独立的都超过80%，克

里米亚是50%多，将近60%，那个时候是大势所趋的。但是在独立的过程中，以及独立以后的转型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恐怕还得再安排一次、专门讲独立以后的事。现在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从危机到战争：乌克兰恩仇记（四）》

秦晖 2022.2.2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讲座开始了，形势真是发展得比大家预想得快。今天普京已经向乌克兰全面动手了，而且他也的确是蓄谋已久。美国在多少天以前就已经讲他要打。很多人都不信，甚至中国还有很多人说，这是美国在制造紧张空气。现在我觉得普京已经是结束了这场争论。目前的这场危机显示了普京想当希特勒第二了。再加上美国和西方的绥靖政策，我觉得这些年来也是越来越厉害，这个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情，二战的时候，他们已经吃过一次亏。我一直在前几年就说，现在世界越来越像30年代。具体到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已经越来越像1939年了。为什么这个历史还会重演？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绥靖主义是一个我们值得研究的事。当然是下一个问题了。

我们还是先来谈谈乌克兰话题。因为我们前三次的演讲进度都太慢。一个原因是，大家提的问题很多。提的问题很多，当然是一个好事。表示大家都在想这些事，但是提的问题多了，如果要回答、就非常占时间，所以我今天就先不回答了，就直接讲完，而且我现在就倒过来讲吧，就是从今天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来倒推一下事情的渊源。然后，如果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把大家的提问归纳，另外找时间发。

大家知道，就这三天以前，疑问大概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普京在2月21号的晚上发表了那篇杀气腾腾的演讲。这场演讲，他当时给出的一个具体的新的东西就是承认--乌东地区两个分离的所谓国家--承认他们独立，马上就引起联合国、西方各国认为他是向国际社会宣战。但是我要讲，这个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宣战了。因为比承认独立更严重的公开吞并在2014年就已经。但是，这个演讲其实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对中国人挺有意思的，分析普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倒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文本。这个演讲除了暴露出普京的战争狂人的角色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是，很多中国人可能都难以理解的，就是这篇演讲的主题，可以说叫新沙皇大骂列宁主义。我们可以讲，这个2月21号的长篇电视讲话是带有宣言性质的。近一个月，一直讥笑西方渲染危机严重性是危言耸听，像这样的舆论场其实已经被打了脸。但是更打脸的，我觉得还是这一篇宣言的所谓的反列宁主义的内容。对全世界而言，大概他不是一个什么很惊人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长篇宣言呢，我看了有人译的中文本，长达1.3万字，其中一开始有3000多字，完全是用来痛斥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建立的苏维埃联盟体制，把它当作当前危机的起点和根基。**普京一开始就说，让我们从现代乌克兰完全由俄罗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主

义俄罗斯创造的事实开始。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立即开始的。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以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对俄罗斯本身进行了毁灭。通过肢解它自己的部分历史领土--请注意，后来他又多次讲了所谓的历史领土，也就是说，普京大有要收回沙皇的所有地盘的雄心了--通过肢解它自己的部分历史领土，当然没有人向生活在那里的数百万人征询任何意见，尤其是1954年，赫鲁晓夫由于某种原因从俄罗斯手中夺走了克里米亚，还把它送给了乌克兰。这个事情，其实他在1914年就说过一次了。列宁向非俄的民族主义者，列宁称之为独立人士，提供了优惠。列宁主义，本质上正是这些邦联式国家结构的思想和关于民族自决权直至分离的口号，它构成了苏联国家地位的基础。首先在1922年被载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后来在列宁去世以后又载入1924年的苏联宪法。普京认为，列宁的这些做法是为了满足前帝国边缘地区无限增长的民族主义野心，将庞大的往往不相关的领土转移到，新形成的、往往是任意形成的行政单位--加盟共和国上，并且赠给最热心的民族主义者，以前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各共和国无条件脱离统一国家的权力。这种完全无法理解的疯狂行为的原因在于，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为此，他们不顾一切、不惜牺牲俄国，满足德国在布列斯特和约中提出的屈辱条件。即使那个时候，德国已经处在最困难的军事经济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德国战败已经是定局了，但是列宁仍然要这么出卖俄国。这是为了满足国内民族主义者的任何要求，任何愿望。普京因此得出结论说，从俄罗斯及其人民的历史命运的角度看，列宁主义的建国原则不仅是一个错误，正如他们承认的，而且比错误更严重、更糟糕。苏联解体就是这么造成的。它的教训就是这种主义和原则，无论在某个特定时期看起来多么有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或不能成为国家建国的基础。讲了简单点就是，列宁主义，不管再好听、再诱惑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用它来建立国家的。在普京看来，乌克兰问题就是这样造成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导致了苏维埃乌克兰的出现，它可以被合理地称为弗拉基米尔列宁乌克兰。根据列宁对顿巴斯的严厉指示，顿巴斯简直是被强制塞给了乌克兰。列宁以后，如果按照普京的说法，红色恐怖迅速过渡到斯大林独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是所谓的联盟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宣言。各加盟共和国没有任何主权权利，但是，普京并不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并没有彻底根除列宁主义。斯大林没有重新考虑所宣称的列宁主义原则。显然，他认为，一切都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运作，根本就没有必要在语言上做什么修改。共产党人似乎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但是，造假、偷换概念、操纵公共意识和欺骗的代价是很高的，到了危机来临时，苏共领导层又没有在经济方面以及对政治制度和国家结构方面，进行逐步的深思熟虑的审慎的改造，而是局限于赤裸裸关于恢复民族自

决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他说，苏联的改革之所以糟糕，就是因为他还是要恢复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民族主义精英的野心，正是在他们自己的党内培养出来的，而且感谢上帝。这种保持权力和国家本身的工具，像国家恐怖、像斯大林似的独裁，都把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但是他们忘记了时移世易，斯大林体制终于崩溃了。臭名昭著的党的领导作用也像尘雾一样，在他们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其实就是现在前苏联地区一切问题的核心，甚至在苏联解体的两年以前，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说，现在的乌克兰问题，包括所有这些国家的独立，都不是所谓的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包括，而且首先是乌克兰的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自吹为赢得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普京说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这个统一国家的崩溃，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由社会主义联盟中央领导层在不同时期--所谓不同时期，它实际上是从十月革命一直讲到了1991年---在不同时期，在国家建设经济和民族政策方面犯下的历史性、战略性的错误造成的。他的这个演讲，对苏联体制，从十月革命几乎一直骂到1991年。他的尖锐不下于任何自由化分子，而且有趣的是，尽管它实际上是否定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至少在民主化方面，在亲西方方面，他是完全倒过来了。**但是他还是留了面子，没有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名。被他点名痛骂的是谁呢？是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尤其是列宁和列宁主义被多次点名痛骂，其实这也是普京一贯风格**。这些年来，普京谈到俄罗斯的重大问题，总是那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大致就是：**沙俄帝国本来是很好的，共产党把事情搞坏了，而西方搞局把事情搞得更糟，只有我才能把这两者的坏事都清理掉，恢复沙皇的光荣。**最近几乎每一次事情，他都是这样讲的。2014年他宣布吞并克里米亚的3.18讲话，就是先骂了一通苏共，说苏共把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抢走，送给了乌克兰，然后才开始骂乌克兰的。后来在顿巴斯问题上，他也是先指责列宁把顿巴斯割给乌克兰。他这次又讲了一通，说，顿巴斯是列宁强制塞给乌克兰的，然后才是乌克兰如何不好。只是这一次，他洋洋洒洒骂得特别系统、特别场畅快。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很多朋友说，普京是个极左的或者什么，我觉得是非常不靠谱的。其实我们不能说：普京对苏联体制的指责，乃至对这一体制导致苏联解体以及解体以后一系列危机的批评，没有它的道理。我过去曾经在好几个场合都提到，关于所谓的列宁式联邦，的确是造成国家解体的一个原因。列宁式联邦的体制，就是所谓的党领导下的自由结合，就是专政体制下的民族平等。这种列宁式联邦造成国家解体，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有人认为，我的说法与普京刚才的那些分析有很多重合之处。有一位朋友，他在看完普京宏论以后立即给我发了微信，当然是调侃的微信了。他说，秦老师，普京昨天的讲话是不是你夫妇给起草的，用了好大的篇幅来批判列宁式联邦，这当然不是像我，像金雁和我们绝大多数朋友们，包括现代文明的左派或者右派赞成普京的理由。道理

很简单，如果希特勒从坟墓中跳出来，大骂斯大林，没有哪一个自由派会为之鼓掌的。当然，现在就把普京比作希特勒，或许是有争论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说，普京的这些说法当然是他的心里话，但是他在近期，日益出现反西方的立场的同时，也提高了反共的调子，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俄共本来在普京登记的第一个十年，由于俄罗斯人对前苏联体制的厌恶，也由于在叶利钦以后，应该说普京登记的第一个十年，它解决转型危机还是做了一些事的。那个时候俄国的经济也在好转。在这种情况下，俄共本来在普京登基的第一个十年里头，已经变成了一个日益衰弱的老人党。但是在最近的5年内，由于普京的倒行逆施，俄罗斯经济不断恶化，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在自由派被重点打压的情况下，俄共作为最大反对党，其实是有了相当的进展。2016年与2021年两次大选相比，他的得票率从13%升到了19% ，19%其实并不算很高。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俄共时候也在与普京争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大旗。而普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卧榻之下，那不能允许他人酣睡的。所以最近这些年，普京攻击列宁卖国的调子，那就高起来，实际上也是为了打压俄共。其实不说别的地方，就是在最近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这两个地方发生了乌俄战争中--乌东地区本来是极左和极右这两股分离势力，原来是共同反对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共产党的首领叫做里托维诺夫。他曾经是所谓的顿涅茨克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他曾经是市议会主席。这个里头有很多那种极左的分子。但是不久，普京就把所谓的顿共给打了下去，到了2016年，包括里托维诺夫全部的顿共成员都被剥夺了议会席位。显然，极权者是不可能容共的。普京不仅需要一场对外的歇斯底里来转移他的内政问题，其实他也需要阻止其他歇斯底里者借机得分。所以他现在就特别要强调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注意到，普京在大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同时，没有一个字批评沙俄的民族压迫和帝国扩张，而且字里行间明显地表现出他对帝俄遗产的向往，以及对他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毁掉这些遗产的愤恨。这就使我们想到，当年毛泽东反苏的时候，给苏共扣过一顶新沙皇的著名帽子。其实应该说，苏联当然是搞霸权主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也欺负很多国家，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它比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至少从意识形态看，新沙皇这顶帽子未必很合适。但是普京大帝现在正在急不可待地拿起这顶帽子往头上扣，这对于那些把普京幻想为不忘初心的新布尔什维克，或者在苏共“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垮台以后，把普京看成是涌现的新时代的粉红男儿，这种幼稚无知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嘲讽。

普京的政策，不仅在地缘政治上有害于邻国。乌克兰是邻国，我们当然也是他的邻国，有害于世界和平。而且在意识形态上，都可能是给这些人的一记耳光。说好的理论自信呢，苏共“更无一个是男儿”，在普京破口大骂列宁主义之时，我们这边的男儿又在哪里呢？

我觉得普京2月21号这个文本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但是这篇宣言引起国际上强烈的反应，当然主要并不是因为他花了3000多字来骂列宁主义。他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应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是在宏观上，他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他的报复，他要清算布尔什维克的卖国行为，恢复帝俄的，请注意不是苏联的。所以有人说，普京要恢复苏联，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普京已经明确讲了，他认为苏联是一个卖国的体质。他要恢复的是沙俄、不是苏联。要恢复帝俄的地缘政治遗产。当然对于苏联势力超出帝俄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华沙条约组织曾经包括了一些从来没有被帝俄征服过的那些国家，比如捷克、东德，对于这些苏联势力超出帝俄的那些部分，普京并没有明确的说，他就不想要。但是对于苏联时期，在他看来是有损于帝俄的地缘政治的改变。比如按照他的说法，是**疯狂划定的苏联时期加盟共和国的边界，他是不打算尊重的**。我觉得这是他头一次明确讲了。他说，所谓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都是苏联和布尔什维克疯狂的、而近乎疯狂的随意划定的，就导致了所有的这一切恶果，尤其是他说，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绝大多数乌克兰人不可能不感到脖子上发凉。当然这不仅仅限于原来曾经是帝俄组成部分，后来被列宁革命非常粗暴地抛弃了的历史领土，这个是普京的说法了。原来是帝俄的组成部分，后来被列宁的革命非常粗暴地抛弃了的历史领土，不仅包括前苏联，除了俄罗斯以外的其余14个加盟共和国，今天都是独立国家，甚至还包括前苏联之外的波兰，芬兰等这些国家。就这样，谁还能说这些国家希望加入欧盟，希望加入北约，是所谓的西方的挑拨呢？是所谓西方在引诱他们呢？恰恰相反，最近这几天的事例，其实恰恰证明了：其实西方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挑拨这些...而是迟迟对这些国家的担心不做出回应。就是我们所谓的绥靖主义。这个绥靖主义已经成为我们专门需要研究的一个话题。这个宣言就公开说，前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都是疯狂捏造出来的。它造成了现在的这些灾难，甚至连乌克兰现在的状况，按照普京的说法，乌克兰领导人说，他们对于乌克兰独立有功。普京说，最立了大功的，其实不是他们、而是列宁。

但是如果要谈到具体的措施，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而是迟迟对这些国家的担心不做出回应好，就是我们所谓的谁进主义绥靖主义已经成为我们专门需要研究的一个话题。宣言就公开，就说，前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都是疯狂捏造出来的，它造成了现在的这些灾难。甚至连乌克兰现在的状况，按照普京的说法。像乌克兰领导人说，他们对于乌克兰独立有功，普京说，最立了大功的，其实不是他们，而是列宁。但是如果要谈到具体的措施，我觉得国际社会也是反映得很不到位的，因为如果表面上看，这个宣言本身并没有多少惊人的内容，至少惊人的程度并没有我们原来预想的那么大。国外这些天一直在谈论乌俄是不是会开战，难道他们不知道2014年以来，战争实际上一直在乌克兰东部进行吗？从2014年至今的两个明斯

克协议（分别在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签订）和无数的停火，其实都没有能够真正的执行，而且至少在2014年8月，所谓顿巴斯民兵突然反攻，乌军得手以来---这里我要讲，2014年4月，乌东开始闹独立，然后乌克兰制止这个事情。应该说最初的时候，乌克兰的确是要对付的就是所谓的民兵，而且在对付民兵方面，乌克兰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在7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基本上已经把这片地区大部分都已经收回来，而且已经把边界都差不多封锁了。但是就在这年的八月，顿巴斯的民兵突然间一夜之间就变得很强大，而且很快就反攻得手。那当然就是俄罗斯军队参与的。从那个时候以来，亲俄武装一直就是进攻方。尽管有了两次的明斯克协议，但是2015年的杰巴利采沃战役，一直在那里打，而且每次都是他们进攻的。亲俄武装一直是进攻方，而且所谓的亲俄武装里头有重装备的正规军参战，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普京以前所谓的否认，也只是说，这些俄罗斯军人都是志愿者，不是政府派出来的。当然，2月21号的这个宣言说，他现在正式派出了所谓的维和部队。但是谁都知道，在军国主义体制下，所谓的志愿军和政府军究竟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知道，所谓的志愿军，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俄国的一个非常庞大的所谓的安保公司叫做瓦格纳集团。而瓦格纳集团其实就是俄国国防部在经营的，这是谁都知道的。其实我觉得西方很多人也是假装没有看见。俄国国防部经营的所谓的安保公司，所谓的瓦格纳集团又是什么角色，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嘛。所以只要俄罗斯的所谓维和部队没有发起大规模攻势。普京的这个宣言的政治意义就仍然大于军事意义。当然果不其然。三天以后，所谓维和部队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就仅仅就宣言而言，他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共和国的独立。这在普京来讲，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甚至都不是最严重的一次。此前，他已经承认了两个俄罗斯军队制造的共和国的独立，就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并且和另外两个类似的共和国，一个就是阿塞拜疆境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后来已经改叫阿尔察赫了。还有一个就是摩尔多瓦边境内的叫做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俄罗斯也一直是这两个共和国的后台，它跟这两个共和国保持着，类似于2.21之前俄罗斯和乌东这两个所谓的国之间的，那种所谓的特殊关系，什么叫特殊关系就是没有正式承认，但是实际上还是支持的。这四个政治实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像普京这次讲的那样，他是不把所谓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当一回事的。这个都是按照普京的说法，这都是疯狂的列宁随便划出来的。这四个政治实体的共同特征就是俄罗斯或者俄罗斯支持的一方，像纳卡并不是俄罗斯支持的，而是亚美尼亚支持的，但是亚美尼亚的背后就是俄罗斯了。俄罗斯或者俄罗斯支持的一方以武力改变苏联时期的行政边界，也就是加盟共和国边界，实际上也就是苏联解体时期所有的后苏联国家都承诺认可的国界，从而把某个国际公认主权国家的部分领土公然肢解出来，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国家。

这里我要讲，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在我们国内很多朋友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双重标准。我们经常有人讲，我们群里头也有朋友曾经讲。说西方和俄罗斯都在搞双重标准。其实，应该说双重标准这个问题是的确存在的。我下文提到的，现在我们通行的一些国际规则，或者叫做国际法，它的不同规则中间的确是有矛盾之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国际规则中有不干涉内政这一条。但是同时又经常会有人道主义干预，比如说，为了制止大屠杀要出兵，有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的说法。又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国际规则中有确保每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的说法，但是同时现在的国际法又承认民族自决，意思就是说，被压迫的民族有权利独立。应该说这是美国和苏联都在鼓吹的东西，而且严格地说，美国是鼓吹在前的。你既然要领土完整，你当然就不能允许独立。但是你民族自决就有可能导致独立。这两个东西听起来好像都是按国际法的原则，就当然会导致所谓的双重标准问题。我前面讲的俄罗斯在这之前做的四个案例，就是对阿布哈兹、南奥塞梯承认独立，对德涅斯特河沿岸和纳卡虽然没有承认他独立，但实际上是支持他们闹得。普京在2.21宣言中又创造了两个案例，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都是承认这些原来在一个加盟共和国，后来独立的国家内部的一个地方。他们要独立，俄罗斯说，这是属于民族自决。这些案例，其实它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主动挑起破坏加盟共和国的边界。但是，这六个案例中，其实有的还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问题，应该说的确是，有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纳卡这个问题，最初主动改变边界的是亚美尼亚。但是，亚美尼亚的国力实际上是比阿塞拜疆是要小很多的，所以也就导致了亚美尼亚一直是要依靠俄罗斯。而且纳卡问题，实际上是在苏联后期就不断地在出事。就是因为纳卡是亚美尼亚人的地盘，但是属于阿塞拜疆，在苏联时期，阿塞拜疆就镇压那里的亚美尼亚人。那已经是在苏联时期就多次发生过流血事件的了。如果仅仅就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两个民族而言，那当然是亚美尼亚是弱势，阿塞拜疆是强势的。你当然也可以说，亚美尼亚虽然是在独立以后，他是挑事的一方，但他并不是强势的一方。前年2020年，纳卡再度发生大规模战争。这一次就是阿塞拜疆主动发起全面进攻的。俄罗斯它本来是自己建立的一个集体，就是所谓的集安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简称集安组织。该组织的前身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性质属于区域性军事同盟。主要成员国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这个很有意思了，这个集安组织上一次就曾经出兵过哈萨克，也曾经引起过舆论的关注。我们在旅行过程中也曾经讲过一次。一个是集安组织，一个是上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是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这是俄罗斯都参加了的两个组织。中国总是一厢情愿

地认为，上合组织应该是作用更大一些，但是实际上俄罗斯一旦涉及到他自己利益的时候，从来就不没有去管什么上合组织，而非常重视的就是他自己当盟主的集安组织，就是一些前苏联国家在俄罗斯的号召下建立起来的一个以俄罗斯为盟主的一个集体组织，在两个月以前的哈萨克事件中，这个组织就曾经出兵过哈萨克。但是，集安组织的章程里头并没有规定：在结盟的这些国家内部出了问题，就可以动用集安组织来进行干预的。他从来没有这一条，但它却有一条：集安组织的成员国，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出现外敌的入侵，集安组织必须集体出兵来保护国家。哈萨克并没有哪一个国家从外部对他进行侵略，俄罗斯当时说有外部势力，这个外部势力是什么，谁也说不出来。而且当时俄罗斯国内的左派，包括俄共在内，都一口咬定，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外部的，就是哈萨克无产阶级的反抗，因为它是反腐败的嘛，而且哈萨克的工人，当然主要是石油工人，也的确油田的盈利很大，但是他们的待遇很差。他仍然出兵了哈萨克。可真正符合集安组织条例的就是纳卡问题。因为大家知道，2020年的纳卡战争是阿塞拜疆进攻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当然背后也有人啦，主要就是土耳其。阿塞拜疆并不是集安组织的成员，但亚美尼亚是。亚美尼亚是集安组织中俄罗斯作为盟主的盟国。按照集安组织的章程，普京是应该出兵去帮助亚美尼亚的。但是普京在这个时候，他不顾自己作为集安组织盟主，对盟国亚美尼亚的协约义务，坐视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的主动进攻下一败涂地。因为他当时是想跟土耳其做做交易，所以他根本就不把小兄弟亚美尼亚的苦难放在眼里头。普京是个极度自私的人，实际上他是为了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是很好的嘛。他为拉拢土耳其出卖了亚美尼亚。但是，在其余的五个案例中，只有纳卡是不和俄罗斯接壤的。纳卡问题，主要的当事方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当然了，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亚美尼亚的，最后他又出卖了亚美尼亚。除了这个的其他五个案例中，包括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还有乌克兰的顿聂茨克和卢甘斯克。在这五个案例中，俄罗斯都扮演了以强凌弱，主动越界侵略的角色，而且一个比一个明显，一个比一个厉害。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普京原来是很谨慎的。从2008年，他第一次在格鲁吉亚动武以来，动得一次比一次大，就是因为西方一直绥靖，所以才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看看历史，至少从2008年以来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尽管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体量和重要性都大于此前的--我前面讲的--那四个案例，就是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沿岸和纳卡。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都是重工业区，而且人口都比较多，就经济上的重要性和整个国家的体量比这四个很小的地方要大不少，但是如果就规则而言，其实就俄罗斯自己制定的那种规则而言，这其实就是正常行为，他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

，在这之前，俄罗斯其实已经有过更加过分的行为，也就是说，比他自己定的正常行为还要过分的一种行为，这就是2014年直接出兵吞并克里米亚。

这里我要讲，至今为止，在我们前几次的我讲座中，有很多朋友提出说克里米亚和科索沃构成一种所谓的双重标准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种。这里要讲，克里米亚不仅不同于科索沃，而且不同于我刚才讲的六个案例，就是一个前加盟共和国、现在的独立国家内部的一块地方要闹分离，结果俄罗斯承认他们独立。这个是我前面讲的，包括普京在2月21号承认的那两个所谓的共和国，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它也还首先是这两个国家内部的一些人---不管俄罗斯有没有人混进去---表面上还是这两个国家要求独立的。但是，普京在2月21号也只是承认了他独立而已。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就不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2月24号，大家知道，那就远远不是样子了。它实际上是要灭掉乌克兰了。在这之前的克里米亚就已经不是了，所以实际上在2014年普京做的事情，就已经超过了他在2月21号做的。但是这几年来，西方或者说国际社会一直就不管，你不管、就难免他2月21号以后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反应。然后就来了2月24号、就今天、更出格的那些事。我这里先要告诉大家的是，2014年直接出兵吞并克里米亚，不是像上述的六个案例那样支持克里米亚独立，而是直接吞并。不是像上述六个案例那样所谓的干涉内政，支持亲俄派打击亲西方派，而是普京直接指令俄罗斯公民--请注意是俄罗斯公民，不是俄罗斯族的乌克兰公民--指令属俄派，所谓属俄，就是主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还不是什么亲俄派。我们知道，乌克兰长期以来有人一直说，它主要的问题是亲俄派和亲欧派，要求入欧的和要求亲俄的。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讲，乌克兰的问题主要是亲俄和亲欧两派的争论，在整个乌克兰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在克里米亚不是样子的。在克里米亚从来都是亲俄派占主流的。亲欧派势力很小。但是克里米亚被颠覆了的政府是什么政府呢，不是什么亲西方的政府，就是亲俄的政府，亲俄的政府被谁颠覆的呢？不是被亲西方的人颠覆的，而是被一批俄罗斯人主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所谓属俄派--不是亲俄，而是归属俄罗斯的--武力推翻了乌克兰克里米亚的亲俄派，不是推翻了亲西方派。换句话讲，在普京派出的俄籍蒙面武装人员的枪口面前，无论是亲俄派还是亲西派，其实都是被剥夺了权利的。如果说在阿布哈兹问题上，俄罗斯还能拿科索沃来说事，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双重标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其实早就只有一重标准了。如果要比较，我觉得只有苏台德可以相比。今天有人说，乌克兰事情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慕尼黑事件，其实真正的慕尼黑事件是在2014年就已经发生了。今天的乌克兰这个事情，如果再不加以制止，那就等于是，跟希特勒吞并波兰是差不多的事了。其实我们不要说什么2.21的宣言，如果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俄罗斯可以为所欲为，那就不要讨论什么顿巴斯的问题了。果然就

在2.11讲话仅仅三天以后，在西方大惊小怪地喊叫俄罗斯承认乌东两地独立是犯了大忌的时候，俄罗斯紧接着就做出了真正突破克里米亚规则的事。今天发生的事儿，那就是超过克里米亚了。21号的宣言还没有超过这个东西，因为21号的宣言只是承认独立而已，还没有公然吞并，但是今天，他就做出了真正突破克里米亚规则的事--直接向包括哈尔科夫、基辅、奥德萨在内的乌克兰全境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才是应了1938年（的情况）。苏台德不会是终点，应该说，事态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们应该讲，乌克兰人的不争气和西方一直以来的绥靖主义传统是难辞其咎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本来也是要打算讲一下在乌克兰内部，它为什么把问题搞得难以收拾。但是乌克兰人所有这一切错误，与俄罗斯普京政府方面的蛮横侵略是无法相比的。这就像当年捷克在处理苏台德问题上，也不是全无指责的。苏台德问题真的是很有点像克里米亚问题，因为那里也是德国人居多。而且德国人的确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下，他们的确也是觉得有些问题。最后他们闹事的时候，捷克也的确是动用武力去镇压了。但是苏台德出现的这些事情是不能用来给希特勒辩解的，在乌克兰问题上其实也一样。这里我倒并不是有些天真地硬扣所谓的国际法上的条文，我并不认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干涉乌克兰，因为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干涉是很多的，包括中国，你不说别的，就是我们最近登的这两篇文章讲的都是缅甸的，因为彭家声先生的去世，我登了两篇。从这两篇文章中，你就可以看得出，中国怎么可能不干涉缅甸境内发生的事呢。我这里倒不是说，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干涉乌克兰。尽管现代国际法和国际政治规则中的确有互相抵触和矛盾之处，既讲民族自决、又讲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既讲不干涉内政，又讲对大屠杀、对种族清洗等人道灾难国际社会不能坐视不管，对涉及核扩散等严重问题的内政，也有国际干预（逻辑）的成立，这些规则上的矛盾，确实造成了一些国家间的行为，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说，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事，被干涉的就说，你不能干涉我的内政，干涉的国家就说，我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或者说，一方面说我要捍卫我的领土完整，另一方面说，我要支持民族自决。这些规则上的矛盾，确实造成了一些国家间的行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仅法理上正当与否存在着争议，道义评价也有一定的模糊区间，当事各方为自己利益，从这些相互矛盾的原则中各取所需，就形成所谓双重标准的问题。这是明显存在的。期间也的确存在着霸权和不公正现象得以出现的空间，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这绝不是说今天的国际政治可以完全变成弱肉强食、没理可讲。的确，由于我刚才讲的那个原因，内政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外部才有理由干预，如今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事。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大致的概念。比如说，当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教训不是不该干预，而是干预得太晚太弱；当年红色高棉的大屠杀。越南趁机在苏联支持下出兵柬埔

寨把它推翻。虽然越南的这个做法也有称霸印度支那的（意图），并且受到批评。当时中国、美国和很多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都是反对越南出兵柬埔寨的。但是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国际社会只要求越南撤军，并不要求恢复红色高棉血腥政权，不要说别人，连西哈努克都不要求。大家知道，越南出兵柬埔寨的时候，他逃出金边。红色高棉要求他到联大去发言，为红色高棉讲话。他在联大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言，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说过。他一开始的确是作为红色高棉的代表，因为就红色高棉派他去的嘛。作为红色高棉的代表，把越南大骂了一通，说越南这么侵略是违反国际法的，但是他讲完了以后，马上就话题一转。他说我发表了这刚才跟那篇讲话，我对红色高棉的义务就尽了，是他们派来的，我当然就要这样讲的，而且越南也的确是侵略。他说，但是现在我要讲，红色高棉不是什么好东西，把红色高棉弄得很尴尬。接着他就在那里控诉红色高棉，所以包括西哈努克当时的态度就是越南应该退兵，但是国际社会应该出来恢复柬埔寨的秩序，不能让红色高棉再回来。当然，越南也不能长期占领柬埔寨，柬埔寨应该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摆脱红色高棉，同时越南人也要撤军。也就是说，当年红色高棉大屠杀，越南出兵柬埔寨、灭掉红色高棉。虽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称霸，而且受到批评，但是国际社会只要求越南撤军，并不要求恢复红色高棉血腥政权。后来还成立了联柬机构（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是在1992-93年期间设置的以指挥在柬埔寨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机构。这也是联合国第一次接手管理一个独立的国家，组织和运行选举（而不是监督或观察）。1993年9月，随着柬埔寨王国宪法的颁布和新政府的组成，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的任务结束），与越南支持下实际统治柬埔寨的韩桑林、洪森政权合作组织多党选举，推动柬埔寨建立了民主政治乃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屠杀的罪犯。当时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和日本都支持和参与了联柬机构和国际法庭的行动。这些现在都已经不再有争议。克里米亚如果也发生了像卢旺达、柬埔寨当年那样的事儿，国际社会无疑都会支持干预。当然，最好是国际一致以联合国这一类的机制来进行。但是，假如俄罗斯以他在该地有特殊关切为理由，要自己单干，国际社会或许会有争议，就像当年越南出兵一样，但是也不会太激烈的反对。也就是说在卢旺达、柬埔寨这种背景下，这个所谓的双重标准的空间其实还是很小的，因为的确是需要干预。但是，与卢旺达、柬埔寨当年那种上百万人死难、人口损失高达几分之一的大恐怖相比，当年科索沃的悲剧的惨烈程度就要小很多，但是它的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应该说，从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之交，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上台以来，他就废弃了铁托的政策。铁托的政策其实和苏联的联盟--所谓的民族平等一样---这种政策的确是有毛病的。讲得简单一点，这种政策，它一方面讲民族平等，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发言权，但是另一方面，他绝不讲左右平等，也不讲阶级平等，他要强调无

产阶级专政，要强调左派要镇压右派，结果这种镇压就给每一个民族都造成的灾难。但是这种体制它又不允许你为阶级来维权，比如说为左派或者右派来维权，你地主阶级是不能说话的，右派也是不能说话的，但是民族可以说话，所有这些被镇压的这些民族都要把这些事情都归到民族矛盾去。乌克兰人被镇压，就说是俄罗斯人镇压的。同时你又在所谓的民族平等的理由下规定，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单方面、你只要自己就要决定了就可以自决，就可以退盟的。那你当然在只有族群多元、没有左右多元的情况下，你不民主则已、一民主，国家就要解体，这是这种体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解决问题，你像捷克和斯洛伐克，他就解决了。他通过城镇所有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就和平的解决了问题。但是米洛舍维奇就不一样，米洛舍维奇用大塞尔维亚的专制来废除了铁托的政策，撕毁南联邦宪法，取消科索沃自治，摧毁了铁托体制下的科索沃共盟政权。请注意，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摧毁的并不是什么阿族的分裂主义的政权，那个时候阿族还根本就没有分裂主义，米洛舍维奇首先摧毁的是南斯拉夫共盟在科索沃的政权。这个政权被米洛舍维奇认为是铁托的主张，对阿族太温和、太迁就，所以他干脆就把共盟的政权给摧毁了，甚至把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那几个头都给抓起来了，我觉得就有点像，就我后面就要讲的，就有点像普京在克里米亚，他不是抓亲欧派，它不是抓亲西方的，而是武力推翻当时的亲俄派，就像米洛舍维奇推翻了共盟政府一样的。米洛舍维奇摧毁了铁托体制下的科索沃共盟政权，请注意它推翻的是共盟及共产党的政权，不是什么阿族分离主义的政权，并且代以极少数塞族人的军事统治，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造成的持续的流血冲突。1989年2月，塞尔维亚开枪打死了22名示威者，阿族说死了几倍。官方说打死了22个，几个月以后就再次发生，又有27名被（杀），而阿族说死了上千人，以后这一类的新闻几乎是每个月都发生。然后到了90年代，就变成真正的战争。1997年11月，科索沃解放军第一次与塞尔维亚部队交火。1998年2月，根据我国记者--我这里听的都是我们中国的记者，尤其是环球时报的。记者这些记者，总部是西方造谣吧。1998年2月，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游击队发动了野蛮的反攻，在这场冲突中，无数平民和儿童也被杀害。1999年2月，塞尔维亚正规机械化部队大举扫荡科索沃。西方所称的种族清洗达到高潮，196万人口的科索沃据说有80万阿族人被驱逐，数万人死亡。尽管事态平息以后的实证调查表明，当时的某些报道有夸大的成分的。但是死亡数万也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80万人被驱逐，好像后来还是有争论。如果我相信环球时报不是亲西方媒体、也不会造谣的话，我们就看看当时的报纸的记者随南联盟军队的采访。这里我要讲，这篇采访没有署名，我怀疑可能就是胡锡进写的。因为胡锡进当年，他就是在环球时报派驻南联盟的，而且也是南联盟的内战，使它变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胡锡进在1989年，曾经是民主斗士的

，因为他是学塞尔维亚语的，这个倒是实际情况，他当时就是在塞尔维亚做记者，前南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对于他后来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当时环球时报有一篇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他其中就提到，他在科索沃看到成片的阿族村庄被重炮轰平。他曾经问南方人员，这是为什么？报道写道，南人民军坦诚地答道，是南斯拉夫军队用炮轰的，清剿科索沃解放军不可能没有平民损失。阿族武装分子躲在老百姓的房子里，不用炮轰，他们死也不出来。这篇报道说，所谓的科索沃解放军只是没有战斗力这几个恐怖分子。但是就为了这几个恐怖分子，塞尔维亚军队就向居民区进行焦土轰炸。这样的悲剧，即使在支持塞尔维亚的当时的俄罗斯舆论中，也是受到抨击的。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就明言：米洛舍维奇推行的是我们不能认同的政策。但是，米洛舍维奇的疯狂中最终引发了国际干预，也就是北约对南斯拉夫自3月24开始的轰炸。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米洛舍维奇的屈服和科索沃地区实际脱离塞尔维亚，在1999年6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1244号决议下成立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特派团。这个联合国科索沃临时机构，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柬埔寨联柬机构一样，它都是一个外部的托管、进行过渡期的治理。在这以后，就是在1999年以后，联合国和欧盟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族之间进行了长达九年的斡旋，2006年起，撮合双方进行关于科索沃最终地位的谈判。虽然取得一些技术性的进展，但是作为调解人的联合国自身，也因为俄罗斯的不妥协不能达成一致。联合国调解特使阿赫蒂萨里连续四次修改草案，试图消除俄罗斯的担心，都遭到俄方的拒绝。但是俄方却没有提出自己的草案。阿赫蒂萨里的使命终于失败，已经形成的血海鸿沟难以弥合。塞阿双方已经无法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情况下，2008年科索沃终于在联合国监督下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并且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了108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承认，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等许多国际组织。2010年海牙国际法院裁决科索沃的独立，不违反国际法，对科索沃独立有切肤之痛的塞尔维亚，虽然直到今天也没有承认科索沃的独立，但是它也与科索沃和欧盟达成了布鲁塞尔协议，双方同意把科索沃当作欧洲一体化范围内的一个单独实体开展正常往来。现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是可以正常往来的，但是，科索沃北部的北米特罗维察室等四个塞族城镇，这四个城镇都是塞族人的，他不承认独立，仍然宣称自己是科索沃—梅托西亚自治省，并且在行政事务上自行其是。但是，现在他与科索沃的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相安无事，而且在刑事调查等很多方面还保持了合作。显然曾经你死我活的科索沃斗争各方，如今已经事实和解，而形式上的复合则寄希望于欧洲一体化能够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都包容进来。这个也是很多国家希望入欧的一个原因。当然现在如果入欧是越来越渺茫了。你们从科索沃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平心而论，科索沃受到干预前，它是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和流

血程度，但是这个流血程度应该说比卢旺达和柬埔寨都低，也没有像索马里等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那么严重。这里有没有双重标准，我觉得可能是有的。比如说，科索沃如果位于非洲，可能就像索马里那样被忽视，或者如果不是完全被忽视，至少也没有被很认真地对待。如果因此指责国际社会，或者具体指责欧美搞双重标准，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比如说，对索马里发生的事，你为什么就不干预。当然，美国说他干预了，但是掉了一架黑鹰直升机，死了一些人，美国就放弃了。但是你在科索沃你就一直没有放弃呀。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呢？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欧美干预科索沃的道义理由就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显然不能说只是幌子，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理解：何以当年坚决反对越战，不久前还反对海湾战争的不少欧洲左派，比如哈贝马斯这些人。他们曾经反对越战，反对出兵伊拉克，但是他们当时都非常积极地支持干预科索沃。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说美国在海湾动武是为了石油，但是在没有石油的科索沃动武，而且是为所谓非西方文化的穆斯林阿族人动武，那是在保护弱者，所以他也是支持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基于利益的地缘政治考虑应该也不能排除，所以像科索沃这样的干预，说科索沃从88年一直到99年、十一年的动乱的确也死了很多的人。但是，米洛舍维奇不能跟红色高棉相比，这应该是肯定的。米洛舍维奇造成的这种应该不应该干预呢？这个当然是可以讨论的，而克里米亚呢，我们知道，普京就是张口闭口以科索沃为例，来抨击西方的双重标准的。并且，他声称自己是按照同样的逻辑来对待克里米亚的。我们这里也有些朋友说，普京这次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是一个高招。但是就是普京自己，不是别人，也不是西方，就是普京自己在2014年3月18号国家杜马演讲，就宣布吞并克里米亚的演讲。他就在演讲中明确提到了科索沃和克里米亚的一个关键的不同。普京自己讲，科索沃受干预前，冲突过程中，有大量的人员死伤。而克里米亚--按普京自己的说法则是--从始至终，没有发生一起武装冲突，也没有人员伤亡。不过普京他跟逻辑与众不同，如果按照普京的逻辑，这恰恰证明了俄罗斯干预的对。因为据说如果俄罗斯不干预，克里米亚也可能会发生流血冲突。普京为此振振有词地抨击西方说，拿伤亡作为独立的理由，是不是西方国家希望，任何矛盾都导致人员伤亡，然后才有资格获得解决。

我要说，普京这样的说辞，恰恰比任何西方的诽谤、都更有力地证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强词夺理、为所欲为，完全没有任何现实的理由。我们看到普京只要以未来可能会流血为借口就可以动用武力强行肢解一个国家。其实这就像借口一个人的手，未来可能会举刀砍人，就提前掰断他的手。借口一对夫妻未来可能会发生家庭暴力，就事先强行拆散他们一样。如果这样的理由成立，那天底下还有什么样的侵略和征服是没有理由的呢？一个地方什么事都没有，你可以说未来可能会如何如何，那我就要出兵把你吞并。当然，这里的确存在着一

个度的问题，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如今，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屠杀的反思，主流的看法是干预得太迟。而科索沃的屠杀没有达到卢旺达的程度就被干预了，这算是太早还是太迟呢，这恐怕是有争议的。如今按照普京的口气，西方在科索沃的干预似乎也是太迟，就是他讲的，导致人员伤亡以后才解决，证明西方不道义。假如普京真的这样想，我觉得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但是人们没有忘记，当初正是由于俄罗斯一再阻挠，使国际社会对科索沃事态的有效干预一直就没有办法进行。俄罗斯当时似乎是认为科索沃流血不够多，没有资格获得解决吗。而现在普京怎么又变成主张滴血未流的时候，就要使出铁腕、提前防患于未然了呢。

普京批评西方双重标准，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比如说，西方为什么在科索沃就干预，为什么在索马里就没有干预。或者说干预是浅尝辄止。但是普京自己倒是只有一重标准，普京自己导师不讲双重标准，他既不讲领土完整，也不讲民族自决。他只有一重标准，那就是看他自己高兴不高兴。普京一高兴，大量人员死伤也可以不受干预；如果他不高兴了，滴血未流也可以强行干预，不就是这样吗。普京做事唯一的标准就是他高兴。只要他想干预，滴血未流，只要他反对干预，流血成河也不准干预，古代的皇帝都说“朕即国家”。平心而论，如今普京的俄罗斯国内虽然说是民主倒退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至少像俄共那样的反对党还可以活动。但是他在国外就像搞“朕即国际”，我的主张就是国际的标准。我想干预就可以干预，我不想干预就不可以干预，我想干预，平白无故我就可以干预，如果我不想干预、那即使发生了卢旺达是的悲剧，我也不准干预，这种我觉得就是普京一重标准了，这个标准就是“朕即国际”。显然，由于国际事务没有国内事务中那种真正的公权力下的警察，而古往今来的世界警察都难免是有私心的。这里我要讲，有时所谓的无私，其实也不过是以君主之私取代国民利益之私而已。经常有一些皇帝说，我对你进行无私援助。所谓无私援助，就是我们的国民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比如说大量的撒钱给你，比如说让我们国民流血去为根本对我们的国民没有什么帮助的一个事情出兵，就是为了满足皇上的面子，或者说某个外国人拍了皇上几句马屁，然后这个人不管怎么杀中国人，中国都支持她。像这样一种--我们说是，我们说是无私的，的确是无私的，因为这种干预对本国的老百姓并没有好处。但是，实际上你看看所谓的无私，无非就是以君主之私，背着国民进行私相授受，来取代国民利益之私而已。其实，我这里要讲国际道义，应该说是一个趋势，也不能说就没有。但是，除了国际道义以外，因为现在世界上毕竟还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嘛，毕竟还没有一个世界性的公权力嘛。你要有某些国家来代行东西，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从国际道义出发的。他们可能都要考虑本国的利益，只不过区别在于：专制国家很可能所谓的国家利益就是，比如说你杀多少中

国老百姓，他也不去管，但是你一对皇上不敬了，他就要管了。比如说，红色高棉杀了多少华人，甚至杀了多少中共党员，我们都好像他当朋友的。因为他拍皇上的马屁、拍我们皇上的马屁拍得很好。你说东西是不是无私的？你要说它完全无私，大概也是很难的。因此由若干这样的世界，不要说一个世界警察不能做到样样公平，就是由若干这样的世界警察组成的警察局，比如说联合国安理会，也未必就会事事都主持公道。

但是，现代国际社会和文明人类之不同于纯粹弱肉强食的丛林，就在于这种私心是要有底线的。你可以有一定的私心，但是你不能无底线。双重标准，也许是一种国际政治中无可奈何的现实。但是，双重的空间应该是有限的，科索沃那样的情况该不该干预，可能因为双重标准很难有绝对的是非。但是对于卢旺达、红色高棉那种尸山血海还不干预，那就是冷酷无情，惨无人道。而任何矛盾的好像还滴血未流，就像克里米亚一样，任何矛盾还滴血未流时就提前干预，那就是“朕即国际”横行霸道了。这一点是非应该还是有的。因此我要讲，克里米亚是又一个科索沃吗？当然不是，无论对于1999年西方干预科索沃的动机和效果有多少非议，在基本事实上，它与2014年的克里米亚都完全是两回事。我前面已经讲过，对流血成河的科索沃进行干预，不同于对滴血未流的克里米亚进行吞并，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科索沃干预以后，国际社会的斡旋还持续了九年之久，实在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才出现了科索沃独立。而克里米亚在俄军支持下的蒙面人政变以后，普京急不可待，属俄公决一再提前，政变以后仅二十多天就制造了兼并克里米亚的既成事实，这和科索沃是一样的吗？再者，科索沃的独立延续至今，尽管占科索沃人口90%的阿族人中一直有大阿尔巴尼亚的主张。这里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独立对不对，这是个很有争议的事情。但是一国吞并另一国的领土，那是没有争议的、绝对违反国际法的。所以你就会看到，科索沃，他尽管90%的人口都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且无论是科索沃还是阿尔巴尼亚，一直有大阿尔巴尼亚的主张，就是科索沃应该和阿尔巴尼亚合并，合并到阿尔巴尼亚里头去。但是科索沃并没有被阿尔巴尼亚兼并，国际上也不允许阿尔巴尼亚去兼并科索沃。理论上讲，今后自主的科索沃阿族会不会永远不选择与阿尔巴尼亚合并。或者说，凡事皆有可能。它是不是会选择重归塞尔维亚，乃至在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中，塞尔维亚、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都共同成为欧洲联邦中的主体，那都是凡事皆有可能的。而且事实上，后一种可能也曾经是三方的努力方向。但是，克里米亚的独立只有一天，就与塞瓦斯托波尔一起被吞并入俄罗斯，并且今天的俄罗斯与当年的苏联不同，他已经取消了独立共和国自由基合成的联盟规则。这就是普京大骂的苏联的规则。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是可以退出的，这并不违反苏联宪法。所以当年在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谁都不持非议的。

克里米亚与塞瓦斯托波尔一起被俄罗斯吞并，而且今天的俄罗斯还取消了所谓的自由结合成的联盟规则，是许进不许出的。这就是说，不仅今后占克里米亚人口58%的俄族克里米亚人不再有选择权，42%的非俄族乃至连俄方枪口下这次公投也未同意入俄的20%左右的人口，包括没有投票的和反对的，也没有选择权。应该指出，一国之内部分地区要求独立，这种所谓的自决权能否成立，或者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成立，这是争议很大的。通常人们都认为，当然有些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是特别放得开，像英国和加拿大似乎，什么苏格兰、什么魁北克，好像投票能够赞成独立的人居多数，好像都可以独立。当年爱尔兰就是这样办的。但是我觉得能够开通到这种程度的恐怕还很少，其实我也不赞成这么开通。如果原来就没有统一，也就罢了，但如果已经统一了，你一部分人，哪怕是多数人，你宣布独立也侵犯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另外一部分人一下子就违背他们意愿不再有他们的公民权了，或者说，其他联邦主体的公民都进到你这个地方、都需要办签证了，就都丧失了自由进出的权力了。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门槛是必须要高的。通常都认为，除非先有约定，比如说列宁式的联邦宪法就有这样的规定：联邦成员都可以自觉退出，其他联邦主体管不着。我只要想退出、我就可以退出。苏联宪法、捷克宪法、捷克斯洛伐克宪法和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宪法，按照列宁主义都有这样的规定，当然，它同时又有一党专政的规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所以你不听话，我在党内就把你干掉了。在这种背景下，那个它当然也是假的了。但是你一旦这个东西弄假成真，一旦党的控制能力消失，这里我要讲，党的控制能力消失都不一定是民主化，你即使不是民主化，党内斗争发展起来也是很麻烦的。国家瓦解是这是大概率的事情。

我这里要讲，一国之内部分地区要求独立，这种所谓的自决权能否成立或者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成立，是争议极大的。通常认为除非事先有过约定，像列宁式联邦条例。列宁式的联邦，它章程就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没有这种事先的规定，这种自决权是不能称轻易成立的。因为如果轻易成立，那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非常不稳定。而且会出现那种，凡是富裕的地方都要想独立，把那些穷的同胞都甩开。比如说，中国上海最富，上海能不能独立呢，广东能不能独立呢，这都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广东独立了，那珠三角还想甩掉韶关、清远来独立呢，所以我觉得当然是要有门槛的。但是自决权与国家之间的领土夺取，在国际法上仍然有巨大的区别。如果说自决权不能够轻易成立，领土夺取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领土完整原则，对此具有绝对的否定效果。2010年，海牙国际法院就科索沃独立的问题的裁决文件中称：国际社会对殖民地之外的自决权及补救性分离存在的巨大的分歧，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独立、什么时候才能够不独立。在本案中没有必要讨论自决权和补救性分离权，因为已经是很长

时间的事实了，而且他特别强调，因为这里头不存在着领土兼并，无论在联合国宪章还是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领土完整原则只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如果合并了科索沃，那就侵犯的领土完整。但是科索沃宣布独立，本身不违反领土完整原则，因为这是民族自决。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乌东的这两个地方他要独立，这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但是克里米亚就不一样了。克里米亚不是他要独立，而是你俄罗斯就把它吞并了。那就像阿尔巴尼亚吞并科索沃一样，那能怎么能行得通呢？科索沃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儿。所以说克里米亚就是另一个科索沃，还说他是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完全是胡说的。换言之，自决权原则意味着一国之内在某些人可以要求独立，而领土完整原则意味着一国不可以兼并原属他国的领土。两条原则是各有各的适用范围的。其实不仅是这份裁决的解释，也是国际政治中迄今一般的理解。尽管这并不能完全解决两个原则的冲突，比如人们可以问，如果一部分人可以先行使自决权脱离原来的国家独立，然后在行使独立以后拥有的主权要求加入另一个国家，总的结果仍然是另一国家占有了原属该国的土地。但是，最起码这得有个时间差吧。可以说，科索沃阿族之所以只能独立，而不能宣布加入阿尔巴尼亚。前苏联境内迄今出现的民族冲突，导致的分离政体，比如要求脱离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族人建立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要求脱离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要求--其实是俄罗斯军队从格鲁吉亚中割裂出来的，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动武以后夺取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这两地也只是说他们要独立，所有的这六个案例都是只说要独立。而没有在法理上加入俄罗斯，都是基于这个考虑。

但是，这次克里米亚入俄，尽管也经历了不到一天的独立。但是他搞的全民公决的选项上根本就没有独立这一条，实际上就是直接归并于俄罗斯。显然即便考虑双重标准的现实，这样的做法也是太明显。克里米亚像阿布哈兹那样独立，当然是带引号的独立，因为阿布哈兹实际上也还是俄罗斯控制的，独立只是名义的。让克里米亚像阿布哈兹一样独立，并不会对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有丝毫的妨碍，独立一段时间，等外界习惯既成事实以后，再由克里米亚人行使主权要求加入俄罗斯，也比现在这样的直接兼并要好看一点。俄罗斯为什么急不可耐呢？我认为一是普京其实自知理短，希望一不做二不休，趁乌克兰乱局未定，西方又措手不及，赶紧把事情做绝，以免夜长梦多、日久生变。第二个我还怀疑普京这样做，其实就是为了拉中国入寇。因为中国基于他的本国的情况，是很难同意一个别的国家这一部分独立的，因为他自己可能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着藏独、疆独、台独什么各种各样的独的问题，所以你中国对所谓的独都是很敏感的。普京他当时就是想把中国拉近他的圈套里头来。你中国不是忌讳独立而希望回归嘛，我就搞一个克里米亚回归，看你支持不支持

呢。但是无论如何，普京这样一步到位地兼并克里米亚比策动独立，对国际法的冲突更大，即便有双重标准和国际法诸原则自相矛盾的现实，这样做也的确是需要极大的魄力。不过这种魄力是不是值得称道，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而且我这里要讲，你即使独立，也不能侵犯人权的。科索沃独立至今，米特罗维察等地的塞族实际上仍然坚持另外的选择。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梅托西亚自治省，尽管既不被科索沃曾承认，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却也没有受到镇压，还一直保持着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的状态。这实际上还是体现了今天科索沃的多元化和相对宽容，可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能有这样的宽容吗？克里米亚非俄族的比例要比科索沃非阿族的比例高得多。在克里米亚，属俄派搞政变之前，克里米亚的亲欧派虽然占优势，但是乌克兰的广场运动，街头政治中的亲俄、亲欧还是旗鼓相当的。政变以后，亲欧派完全销声匿迹，连亲俄不属俄者也没有了生存的余地。在政变以后，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后，不仅亲西方的被消灭了。连亲俄、仅仅是亲俄而不主张属俄的，就是亚努科维奇那样的人，在克里米亚都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了。所以我觉得，克里米亚的事态与当年的科索沃，就它的独立而言，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当然，如果要说有可比，倒也不是完全不能比一下。那倒不是两个独立的类似，这两个独立根本就不类似，克里米亚就根本没独立。而是指，普京在克里米亚与当初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的作为，的确是有点类似。尽管普京号称扶植的是当地的多数民族，就是俄罗斯族。而米洛舍维奇恰恰是要镇压多数民族，就是阿尔巴尼亚族。想得简单点，就是普京首先干掉了亲俄派，而不是亲西方派，换上更坏的一些人。米洛舍维奇首先干掉了共产党，首先干掉了共盟政府，换上了一些赤裸裸的塞尔维亚极端主义者，然后才把阿族人逼成所谓的独立分子。米洛斯甚为其当年实际上首先推翻了科索沃的亲塞政权，用属塞的塞族人政权取代了亲塞的阿族共产党人。请注意，不是主张独立的阿族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权，从而完全断绝了亲塞、亲阿两派妥协的可能。而2014年春，克里米亚首先发生的也是属俄势力，引俄军为后盾，推翻亲俄政权的政变，这是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

我前面已经讲过，把乌克兰内部问题看作是亲俄属俄两派的冲突，那还是可以的。但是在2014年2月下旬，就是俄罗斯吞并以前，克里米亚也的确出现了亲欧亲俄两派的斗争，只是要比基辅要温和得多，因为在克里米亚弱势的亲欧派不可能发动像基辅那样有声势的抗议，而主流的亲俄民众也没有表现出支持亚努科维奇的强烈情绪。所以就像普京说的，这里滴血未流，而且也没有发生地方政权的更迭，普京把基辅发生的事情说成是政变的同时，他自己就在克里米亚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武装政变，亲俄政权也被终结，但是夺权者却不是什么亲欧派。夺权的人是属俄派，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忠于亚努科维奇的人，不是忠于亚努科维

奇、要帮他夺回基辅政权的人，而是忠于普京的人。如果说基辅发生的是大规模街头抗争，导致议会动议什么什么等等，而在克里米亚一开始就是蒙面人武装上场，而且完全只有属俄派一方，如果不直接说是俄罗斯一方的话，只有这一方的蒙面人，没有另一方的蒙面人。这就是普京讲的，克里米亚什么事都没发生。克里米亚发生的不是亲俄亲欧两派斗争、而后者取胜，而是终于普京的人推翻了亲俄的人，老板甩掉了代理人直接登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我们环球时报的报道，这个报道是用欣赏的笔调说的--在克里米亚的首府辛菲罗波尔，一群穿着迷彩服，戴着面罩，身上没有任何标识的武装人员，突然出现在克里米亚政府大楼周围，他们迅速闯入大楼，并将红白蓝的俄罗斯三色旗插到楼顶。这伙蒙面组装分子就这样占领了克里米亚议会和政府大楼，逼迫议会改选，并且赶走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总理莫吉廖夫，莫吉廖夫是什么人，莫吉廖夫是亲西方吗，根本就不是。这个被武装入侵者推翻的克里米亚政府可不是什亲欧的政府。恰恰相反，当地议会82%的议员来自被基辅亲欧民众推翻的前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政党，也就是乌克兰亲俄派的阵中地区的。实际上，克里米亚政权是亚努科维奇这个亲俄的前乌克兰总统最强大的地方基础，地区党一直牢牢控制的当地议会和政府，而莫吉廖夫更是亚努科维奇的铁杆亲信，他曾经当过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内务部长、警察少将，不久前才被亚努科维奇从中央空降到克里米亚来掌控这块亲俄派老基地。这个警察市长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克里米亚的军警应该为地区党服务，就是为亲俄派服务。但是即使这样，普京还不满，用属俄派把亲俄派给赶走了。现在，普京需要的是属俄派，而在亲欧派一向不占主流的克里米亚，亲俄派就是要求俄语和乌克兰语平等，保持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但是并不赞成加入俄罗斯的。这一部分人势力雄厚。那么要求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人有多少呢？这些人在乌克兰的自由政治中是可以浮出水面的。在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只有亲俄派，但是没有属俄派的。即使亚努科维奇也没有说，乌克兰应该加入俄罗斯，但是克里米亚的确有这些人。有多少呢？有3%左右，这是他们公开搞调查的。当然，我实事求是地讲，从亲俄到属俄，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亲俄亲欧的矛盾、乌克兰东部和西部的矛盾，如果不断发展，亲俄居民的诉求，从单向维权升级为全面自治，联邦化独立乃至归属俄国都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

但是，普京要的并不是这样的选择。普京要的就是出动军队一口把克里米亚吃掉。也许在我刚才讲的其他几个地方，实际上是军事吞并，但是，形式上好像还像民族自决。**尽管民族自决和主权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这两个原则有众所周知的矛盾，各方根据自身利益、搞双重标准在所难免**，但是，双重标准总还好歹的占住一头吧，也就是说，你要么讲民族自决

，要么讲领土完整。你靠蒙面人暴力推翻了民选亲俄政权、来制造属俄的既成事实，这当然既破坏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难道还能成为当地人们、哪怕是俄罗斯族克里米亚人的民族自决吗？ 塞瓦斯托波尔发生的那就更极端了，当天有一伙俄罗斯人--请注意，这里讲的是俄罗斯的公民，不是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当天有一伙俄罗斯人围攻该市的地区党领导人、亲俄派市长弗拉基米尔·亚楚巴，这个人也是亲俄派，是属于被推翻的亚努科维奇他们这一伙人，原来也是普京的代理人，但是这个时候代理人已经不够。亚楚巴当时是敦促民众保持冷静，不要屈服于挑衅，要保持乌克兰的统一，结果当场就被赶下台。这群人甚至都没有找本地的俄罗斯统一党，而是直接推举了一个外国人，就是俄罗斯国籍的阿列克谢·恰雷，把他捧为人民市长。这个老兄是什么人呢？这个老兄就是黑海舰队司令的孙子，原来一直世界军方关系经商的，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的一个倒爷、倒爷儿子。作为俄罗斯公民，他从来没有涉足乌克兰城市的政坛，可是在蒙面人的鼓噪下，此前连市议会都没有进过的公民，竟然一下子就（成了）直辖市之一的市长。我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这里要讲的是，所有刚才讲的克里米亚的这个事就是、不是什么支持独立，然后他承认独立，而是公然出动军队兼并别国的一块领土，像这样的事情在2014年就发生了。但是，国际社会一直没有能力来制止。今天发生的乌克兰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不奇怪了。这个事情最终要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当然只能拭目以待。不过这里我要讲，乌克兰，也许你很容易占领，但是你真正要治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是非常难的。我们不要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苏联和当时它的卫星国共产党波兰共同等于是征服了乌克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波兰的共产党政权，还是苏联的红军，都损失了他们的在整个二战期间军阶最高的指挥员。我前面曾经讲过，苏联卫国战争中死的三个大将，一个是病死的，一个是被斯大林枪毙的，才有一个就是死在乌克兰西部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金大将，他就是被乌克兰游击队打死的，还有就是波兰共产党的国防部长西维尔切夫斯基大将，也是乌克兰人击毙的。这个事情该怎么收场我不讲了。但是，这里我要讲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无论在乌克兰方面，还是在西方都有值得反思的一面。这个我们以后再找时间讲吧。我们今天的讲课就到此结束。谢谢。